

晚明百
家小品

冰
雪
攜



上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四種 —

吳下嬾仙衛泳編評

晚明
家小品

冰
雪
攜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華書局總發行



★ 編 者 略 歷 ★

本書選批者衛泳。明蘇州人。字永叔。別號「吳下癩仙」。與弟皆有文名。時稱雙珠。嘗仿馬總意林之體。探明人雜說二十五種。爲「枕中祕」一書。至所選「冰雪攜」一書。則悉爲饒有生趣之小品文。爲編者平日所愛好者。派別則公安景陵兼收並集。文字則一如冰雪之晶溶透徹。每篇末附有小評。短雋幽默。如畫龍點睛。更覺生趣盎然。

序

琅圍霞外。亦貯青要玄定之文。鸞嶺流西。猶傳貝母。鴿王之笈。莫不扇靈風於金的。秉絕炤于玉耶。釋滯玄絃之彈。新暉染練之袂。於是懸爲蕊佩。潔比璫華。雖行伊鬱之區。致有清涼之用。矧乃肉人之憑暢。詎無塵界之啓灑者乎。諸若索丘連類。名垂于八九部錄。括囊目標于四七。固已畫在古疆。判爲恆睹。或淵冥而靡究。或潢洋而寡隅。祇滋蔓於紛綸。疇披根於翦柞。將求新杼之翫。端屬近英之裁。懶僊子夙號書淫。衆推服笥。詞同錦肆。心臭玉林。茂先三十乘。蒼朱墨以鑑奇。逸少九萬箋。疊銀鉤而詮妙。爾乃愆北戶之昏荒。拾香研北。嘉中林之遜邈。糝藻書中。指搗則紅紫成章。俛仰而丘陵生韻。處幽善廢。罔存悒悒之懷。含文守玄。姑弄詹詹之奏。遂旁綜乎散錦。先小貫其明珠。瑤思澹蕩。疑白月之半窗。綃淚瑩鮮。宛玄霜之一掬。嘉名用錫。避俗斯宜。當夫滔滔孟夏。莽莽凝

暄。眇。修。路。之。希。道。浩。曾。嗔。而。永。歎。懷。情。孔。默。棲。志。岱。娛。不。啻。三。冬。代。序。撫。爾。冰。磨。幾。令。九。夏。生。涼。濯。其。熱。魄。聽。無。喧。乎。齊。女。揮。可。輟。于。黍。民。迨。乎。蜻。蛚。上。堂。蟋。蟀。居。壁。初。弛。乘。棧。之。役。弗。替。采。蕭。之。憂。於。焉。傲。我。梅。魂。狎。茲。蘭。素。天。寒。袖。薄。弔。遲。暮。之。美。人。地。老。雲。屯。泣。窮。途。之。狂。客。聊。復。資。其。短。曲。錢。彼。淪。陰。庶。幾。少。豁。煩。寃。彌。深。冷。汰。矣。嗟。乎。鮞。潛。有。命。鵬。運。何。時。感。桃。李。之。慳。年。慰。筠。簞。之。羨。節。前。圖。未。改。昭。質。寧。虧。且。也。蛾。蛾。之。斧。莫。施。厚。厚。之。斗。難。執。少。賤。旣。奢。其。鄙。事。老。大。胡。庸。乎。壯。心。惟。此。卷。之。自。攜。待。其。人。而。持。贈。所。謂。結。言。如。貫。永。矢。弗。過。也。倘。曰。蜘蛛。之。務。不。逮。蠶。綸。虎。豹。之。邠。終。均。雉。祿。安。得。妨。夫。暇。豫。狗。此。叢。殘。者。乎。請。陳。答。戲。之。篇。願。續。解。嘲。之。說。

崇禎昭陽協洽二之日友弟金俊明書於春草閒房

序

弘治間。程篁墩先生嘗撰國朝文衡一百卷。是時去國初未遙。風氣渾朴。典謨之篇。固已大備。自茲以後。文治日隆。操觚之流。言滿天下。然採葺藝事。博存衆家。卒未有如先生者。是蓋有難焉。國統初建。文氣尙龐。道德一而風俗同。故百餘年間。醞懿典醇。無詭錯淫濫之習。以多其岐趨。所守者一道。所遵者一說而已。其言易于采擇。正嘉以後。流品揉雜。分派于空同。而濫觴于王李。崑山毗陵。晉江吳興諸家。又起而排且擊之。彼此交攻。執若強敵。非有深識之士。誰其正之。余嘗欲取正嘉以來。迄于崇禎諸家。纂次臚列。備一代之典文。以續先生文衡之後。而架鮮遺書。識復眇時。斤斤乎未能也。衛子永叔爰自萬曆以後。迄于啓禎之末。爲文凡若干卷。自郊廟大章。與夫朝廷述作。照碑版而輝四裔者。姑一切勿論。特取其言尤小者。遴數百篇。以行于世。塗酌義專。又無訾于掛漏之

病曰吾識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云爾。譬諸觀溟海者。苦無津涯。而臨清流。則易以瀏覽。陟喬岳者。彌望無極。而視拳石。或足以寄暢。衛子之志。亦猶是也。於戲萬曆之季。文之靡曼極矣。世尙夸詭。士無實學。科舉之業勝。而古意浸衰。晏安之毒深。而材智短。然名卿碩彥。高文大章。雜見于尺幅之中。蓋猶爲可觀者。洵衛子之善述也夫。

同里社盟弟葉襄聖野題于采山堂

小引

余性不因熱。殆與寒近。寒氣之凝。爲冰與雪。中潔外瑩。有似乎士君子之行。山谷云。有大節者必不俗人也。人而不俗者。得乎冰雪之氣者也。苟文而得乎冰雪之氣。亦豈俗文也哉。余之攜是卷也。聊以避俗而已。客見之。輒然請曰。是火宅中一貼清涼散也。昔王位居太白山。每汲取溪冰。煮建茗供賓客。紙牕竹屋中。何可少此卷置几上。相與玄對以傲党家粗人。鐵脚道人赤脚走雪中。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不若攜此卷朗吟數葉。便有寒香沁人肺腑。冷飛白詞。終未免俗。因題曰冰雪攜。出以共俗外人賞之。

蘭心道人漫書于寶翰樓

提 要

蓋自著作代起。多耳目數見之書。迨乎稗野
雜興。悉荒唐志怪之說。割句徒誇乎剪彩。
類事祇拾其碎金。未若是卷。洵可自攜。人
取近代名家。發中郎帳中之祕。篇選古文小
品。搜坡公海外之奇。推陳出新。開風雅之
鼓吹。昭英略蕪。作俗耳之箴砭。本坊獲此
琬琰。登之梨棗。誠菡林之鴻寶。而詞苑之
瑤笈也。

閩門張懋先記

晚明百
家小品
冰雪攜目錄

上冊

序……………一

園史序

名園咏序

寒松館游覽詩序

蜀中名勝記序

臥遊編序

游喚序

洞庭遊記序

彭蠡游笈序

陳繼儒

王思任

顧起元

鍾惺

陳繼儒

陳繼儒

文震孟

管正傳

荷篠言序

山房斧藻序

天符笈序

文字藥序

賦選序

玉函序

廣韻藻敘

雷何思太史集序

古大夫集序

芙蓉莊詩序

邵幼青詩序

高攀龍

湯賓尹

陳士奇

葉秉敬

陳山毓

陳元素

金俊明

鍾惺

繆昌期

陳繼儒

錢謙益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攜目錄

萬茂先詩序

譚元春

張異卿時義序

萬時華

咏秋詩序

陳鍾璵

修筆公征別錄序

陳際泰

送張濱仲併文序

楊廷樞

石頭庵集序

傅新德

古桃花源社序

劉敷仁

寂學上人詩序

陳組綬

麗京威鳳堂集序

陸培

宛轉歌敘

董斯張

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絳樹音序

卓人月

梅譜序

王思任

憐才篇序

黎遂球

山中味譜序

陳組綬

陳小韞詩序

鄭之玄

廣種蘭書序

黎遂球

西子菡序

萬時華

浙忠錄序

曹勳

推秦記序

方應祥

遜國忠紀序

楊廷樞

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忠孝別傳序

吳震元

方外司馬雜劇序

陳弘緒

七幅菴自序

傅汝舟

新西廂序

卓人月

爲僧募米之匡廬序

艾南英

也足亭記

陶望齡

蘭臺居士瘞田序

張溥

媚樵亭記

王思任

智囊序

馮夢龍

玉版居記

黃汝亨

命者舊自序

陳梁

硯北樓記

袁中道

印史序

沈承

江峰閣記

陳函輝

魚目笑自序

姚宗典

領珠亭記

梁雲構

文石軒宮詞小序

宋實穎

花捧閣記

朱徽

種霞語影序

筠科友

兔柴記

董其昌

記

八一

春風樓記

曹學佺

杵慈堂記

王章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烏有園記

劉士龍

五岳園記

焦竑

偶園記

康苑生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攝目錄

酉陽山房記

陳弘緒

觀瓢記

王思任

過釣臺

沈中柱

淨業寺觀水記

王心一

上天竺藏經閣記

李陳玉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遊十崙絕頂洞天記

周之夔

耦園松樹記

韓詩

遊崑記

姚希孟

題簑記

楊廷樞

黃山記

凌炯

戲神清源師廟記

湯顯祖

遊虎丘記

錢應金

聚五齋卮仙記

陳元素

夢遊玄洲記

王衡

遇仙記

劉道貞

化鷲國記

陳仁錫

青玉舫暑避記

闕士琦

彭澤艤舟記

鄒元標

左手篆文記

陳萬言

彭蠡遊記

山居鬪鷄記

袁宏道

虎丘玲瓏棧記

黎遂球

靈兔塚記

黃汝亨

江外河功紀成記

陳函輝

琉璃盞雙紅魚記

黎遂球

關試策記

徐肇榮

瑞石賦

潘一桂

汾湖石記

閨女葉小鸞

松奏九闕小賦

萬燦

賦引題辭

跋語……一五七

竹聲六響小賦

萬燦

梅咏十七章小賦

萬燦

書雲臺賦

黃道周

垂絲海棠賦

夏允彝

壯懷賦

黃尊素

秋海棠賦

葉襄

靜賦

華淑

摘花賦

吳從先

七夕賦

陳山毓

幽草賦

彭賓

感秋賦

吳伯胤

蠟梅花賦

賀裳

秋霖賦

葉襄

冰吟賦

金俊明

雪賦

錢棻

香鶴賦

卓人月

茅簷賦

魏學伊

臥賦

文德翼

犀麈賦

夏樹芳

別淚賦

張明弼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攜目錄

眉嫵賦

曹宗璠

讀醉香室集題辭

陳元素

顧仲方山水歌引

董其昌

唾心集跋

文翔鳳

蓮社高賢傳小引

李應昇

文姬歸漢圖跋

薛案

墨兵小引

徐汧

虞美人花詞跋

錢棻

譚叟詩引

譚元春

書雪照詩首

葉燦

招隱篇引

魏學伊

題李長蘅畫冊

文震孟

贈鶴引

詹兆恆

題畫冊

李流芳

放生池種竹木疏引

陳函輝

題畫

曾異撰

化造白衣大士像引

吳國琦

書李山人畫冊

李陳玉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跋盆蘭卷

李流芳

女才子集分四部小引

卓人月

書沈約傳後

李清

碧雲篇題辭

魏大中

讀高士傳書後

文德翼

煙波畫船題辭

李之椿

書韓信彭越英布傳後

姚宗昌

遯影後語

卓人月

下冊

書啓牋擬檄碑贊……一

再答田肖玉

郝敬

東吳伯霖先生

徐日久

與高孩之書

鍾惺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周順昌

答袁述之書

譚元春

答金正希

譚元春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與徐念孺

萬時華

與吳衆香書

陳弘緒

答梅惠連書

陳弘緒

答張謫宿書

陳弘緒

與黃東厓太史書

陳鍾璵

與曾弗人書

陳鍾璵

辭友稱山人書

薛岡

徵奏疏館課啓

陳震生

山居謝客啓

聞啓祥

西湖船會啓

聞啓祥

請侯廣成督學游廬山啓

黃端伯

傭書賣藥啓

章美

與梅花牋

黃元會

擬山巨源答稽叔夜絕交書

陳子龍

擬漢王嬙漢闕別書

翁吉燾

孔方與疏裁絕交書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戲為授懿氏制辭

東平祈雨表章

戲彈天孫封事

游山檄

代翟善討王莽檄

諭珠躑躅檄

皇城島忠義祠碑

吳綺墓碑

黃葉堆碑文

香猪贊

古梅贊

陸起元

劉城

徐孚遠

陳函輝

錢棻

張汝霖

錢棻

卓人月

姜曰廣

徐彬臣

錢默

袁中道

朱益采

瘞鷄銘

傳

黃山人小傳

醉叟傳

一瓢道士傳

兔母傳

甘焦傳

故琴心

阿顛傳

舟人傳

易曦侯傳

萬孝子傳

魏學伊

六七

朱國禎

袁宏道

袁中道

李清

文德翼

曹宗璠

黎遂球

張光緯

陳弘緒

陳弘緒

斷園先生傳

腐侯傳

華淑

楊文驄

弔岳武穆文

告梓潼文

吳從先

楊廷樞

記

九一

夢記

李應昇

罵蟹文

關坐關文

夏樹芳

紀遊

陳仁錫

驅松廳文

董廣

拔劍集紀

傅汝舟

訕蜂文

徐季遠

蕉幃十寢紀

傅汝舟

彈炎州刺史文

葉襄

紀蘭

金俊明

祭桃影文

俞琬繪

太華游紀

朱鷺

哭楊維節文

管正傳

遊洞庭述略

吳承科

自狀文

楊廷楨

文

一〇六

中秋酌月文

梁雲構

祭湘夫人文

徐媛

詞……………一二七

花神泣風詞 黃元會

辭……………一二八

哀烈士辭 黃淳耀

祝織女 閔媛楊 徹

歌……………一三一

宣廟寘漆器歌 金聲

疏……………一三二

募結淨廬疏 韓敬

募裝佛疏 倪元璐

募建觀音閣疏 陳弘緒

頌……………一三六

炒豆及腐頌 鄭以偉

偈……………一三七

寒夜擁爐見餅梅冰凍而枯因戲

作下火偈 范允臨

說……………一三九

息機說 張鼐

進士說 張溥

英雄氣短說

周 銓

李道學說

湯廷璉

素人藏書說

闕士琦

二杖說

譚元春

松柏說

卓人月

觀演戲說

鄒迪光

女山人說

譚元春

幻女說

黎遂球

議

一五六

西音社議

韓 詩

松議

文德翼

論

一五九

五忠女論

李 清

六妖姊妹論

李 清

倪雲林畫論

吳從先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 煜

評

一六八

牡丹記評

閨媛黃淑素

辨

一七〇

子卿娶胡婦辨

祝以璠

解

一七二

西子逐鴟夷解

薛 擘

雜著……………一七三

- | | |
|--------|-----|
| 土偶對 | 李光縉 |
| 拳喻 | 趙南星 |
| 輞川述 | 馬世奇 |
| 山庭迴移 | 黃道周 |
| 書遊山豪爽語 | 袁中道 |
| 書鄧生讀書事 | 傅鼎臣 |
| 蒲團上語 | 何偉然 |
| 作客苦樂 | 陳元素 |
| 登雪浪閣偶書 | 曾文鏡 |
| 艾園志遊 | 梁雲樞 |
| 釋諷 | 張世偉 |

- | | |
|-----|-----|
| 情癡 | 潘之恆 |
| 尤命 | 曾文鏡 |
| 花蝶夢 | 曹宗璠 |
| 學廉嘲 | 曹宗璠 |
| 星驪謠 | 薛 案 |
| 畫答 | 陳 梁 |

晚明百
家小品
冰雪攜上卷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序

園史序

陳繼儒

余嘗謂園有四難。曰佳山水難。老樹難。位置難。安名難。復有三易。曰豪易。奪久易。荒主人不文易。俗。今江南多名園。余每過輒寓目焉。已復再游。或花明草暗。而園主無暇至。卽至掉臂如郵傳歸矣。或狹小前人制度。夏輒而新之。園不及新。而其人骨且腐矣。或轉眼而售他姓。非大榜署門。則堅鑄扃戶矣。或砍木作白仆石爲礎。摧棟敗垣。如水旱逃亡屋矣。卽使榱桷維新。松菊如故。而擁是園者爲酒肉儉父。一草一木一字一句。使見者噓而欲嘔。掩鼻蒙面而不能須臾留也。夫有之以爲恨。詎若亡之以爲快乎。吾友費無學。天下才子也。其先文憲公有鼉采園。太僕公有甲秀園。已君復自闢曰涉園。君出入三園中。饒有湖山。

竹木之勝。而又性不耐苛碎。體不工獻酬。擺簪裾。遯名譽。先別妻子。次辭親友。嘗爲文以見志。其中畜建康朱琴。黃魯直風字硯。湘纍荷尊。蒼玉斗各一。而三教之書聚焉。居恆著述甚富。前無古人。間以其暇爲韻人韻事歌咏品題。漫興而續書之。遂成一家園史。大抵言志類蕭大園。誠子類徐勉。逍遙磅礴。文采雋逸。能寫其意中之味。與方外之樂。卽陸天隨之幽居。羅景綸之霍林。皆未始有也。吾昔與王元美游。弇州園公執酒四顧。詠靈運詩云。中爲天地物。今爲鄙夫。有余戲問曰。輞川何在。蓋園不難難于園主人。主人不難難于此園中有四部稿耳。公樂甚。浮余大白。今吾于園史亦云。雖然。以無學之品。當置之木天一席地。而乃使如椽之筆。退而修園史。以寄傲。亦足悲已。知我者稀。無學且祕之。苟非文士。寧許窺園。不得許輕窺園史。

懶仙云。大地一蘆蘆也。古今來本無常主。吾願芒鞋竹杖。到處逍遙。隨緣自足。門前尺地。拳山勺水。安得私爲常有哉。玩此不覺灑然。

名園咏序

王思任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訛。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搗水邀山。相之以動潛。旺之以館檄。主人以爲己有。而狂士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甘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血。爲閩市。爲棘園。爲斜陽荒草。狐嘯蛇嘯之區。爲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壘中之園。濁其獨擅者在花。礲礪中之園。粗其借秀者在木。菽蘆中之園。平其取蒨者在竹。與水而禽石珍瑤脰飛氈裹。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冶。家畫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鬪寶。潼關人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目神倦訖。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千古之盛矣。吾友劉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下無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興雲。老鼎泣魅。宿帖奇書。病琴瘦雀。種種韻絕。興則一棹挂壺。無人徑往。辟疆

濠濮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有獎無譏。逢慨助慷。每于名勝會心處。輒爲之。償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肋留味。或擊節于腰膂之衝。或賞神于黃牡之外。於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母亦息壤之大盜也。與哉。予力不能園。而園之意已備。上自雲烟下及園溷。皆有成竹於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潑墨耳。五楹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於瓦墮中也。以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懶仙云。洛陽名園之盛衰。爲天下治亂之所係。士大夫當承平時。怡情山水。適意花木。一旦滄桑忽變。禾黍生悲。欲長爲抱甕灌畦之叟得乎。余遊越頗覽名勝。今不知其風景何如也。能無憑而弔之。

寒松館游覽詩序

顧起元

余生平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蕭條散誕。頗自謂有寢處丘澤間儀。而恆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乏玄度濟勝之具。間有登頓。往往望崖而返。一也。性懶耽臥。居恆手一編。自哦短簷下。積然而廢。裹糧蠟屐。撰策載酒之紛紛。

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爲風雨所妒。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興乖盡矣。鮮能從。與爲之更駕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七載。而牛首棲霞。往日攀陟之跡。猶在夢寐間也。余之於山水。情寄雖深。而綠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於時飛雨乍歇。涼颼徐動。綠蕉翳天。青桐礙日。几席衣袂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憶篋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命童子錄爲一篇。以代揮麈。間取而諷之。俯仰之間。旣已爲陳迹。可爲太息矣。至當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目。間則又爲之榮爾而獨笑。以爲足之所踐。未有以過之。夫余旣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岳有五游。其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卽又不能閉戶學古先生。作少文鼓琴發聲。令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之爪。指自咤以爲能臥游。山靈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客見諒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何如哉。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高樓飛觀。以望遙山之寸碧。且綴拾剩水殘石。以供几席間之游眺。而

山居之縑流羽客。乃走城市如鶩。矻矻亡休時。浸假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冥雲漱石。吾知其必自視以爲岑寂。寥戾。褰裳彈冠而思去之矣。爭趣其所不足。而薄厭其所有餘。是恆物之大情也。心有天游。則朝市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既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懶仙云。興酣落筆。詩成笑傲。深得山水之趣。

蜀中名勝記序

鍾惺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有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道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

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弈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事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閣。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頤珮云。寫出山水文章互相映發。如宗少文臥遊圖。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懶仙云。吳萊嘗謂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縱能文亦兒女子語。能始胸羅山水之勝。惟季重蒼撮筆端。文章能事盡矣。

臥遊編序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笻。與一鞞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于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于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電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狻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鶴鷗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

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于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尙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壺。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懶僊云。李鄴侯子應襲爵。謝不敢當。但乞告身一道。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扎。余謂此勅須前生從玉皇案前乞得。若一爲上天所吝。則塵勞忙碌。既不克涉水登山。亦難消受臥遊清福。

游喚序

陳繼儒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鴈宕諸山時。儒時壯。

時。噴。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踏。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遊。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則。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遊。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懶仙云。羊太傅造峴山。嘗嘆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登臨者。湮沒不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遊此。政自不肯生前作夢夢人也。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孟長茲游有四快。而天之宜風日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游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

衣衲侶。游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于烟迷徑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救援。此猶足以徵人心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游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穀。皆未嘗汎石公龍渚之棹。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耳。其他游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卽弇州之文。亦似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縹緲莫釐。爭高競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游者。遂可無言絕響。不必先結一記遊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恆與幽人。畸士相親。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潛而流遠。今聞詢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柳州遺蹟。按圖索之。殊不相當。獨以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于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况洞庭靈奇。夙標震且。惟護之以風濤。怖之以陰阻。卽具逸情遠性者。亦未能時時酬對。一朝爲耦。相得益彰。山靈愷豫。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擯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烟繞。門前寸步。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游。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茲游記。固深快之。而亦深妬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游。而茲已游。他日雖游而已。不必記游也。

懶仙云。日尋山水之勝。而不得山水之趣。是遊方之內而未遊方之外者也。湛持先生胸中自有丘壑。會心處政不在遠。

彭蠡游笈序

管正傳

昔人有云。君病中莫得移心法。否。予謂此法殆通于詩。推衾送抱。玄對山水。見山思靜。見水思動。性情所之。因復相還。山水之變。乃復默移于吾心。而不覺也。此其味非他人所得而知。其不知之。則游也。爲浪士矣。雖復倣體製辭。比物搆句。辟之聲者。效人爲歌。聲雖美。無以自樂。予同人張幼青。固深于詩者。自錢江汎衢浦。陟子陵之臺。乃入于彭蠡。歷南浦。涉文江。而過予于琴水之間。出所爲詩示予。若干篇。題曰彭蠡游笈。彭蠡志游也。獨稱彭蠡者。列星分野。山川表之。山川惟大者得稱主也。幼青胸中模山范水。其詩得以有彭蠡。非因彭蠡而有詩也。是故游不必一彭蠡也。而彭蠡遇焉。卽其詩不必一彭蠡也。而彭蠡無弗遇焉。則總辭焉。而曰此彭蠡之詩可也。故夫渾渾泡泡。天波續連。漱吸萬古。牢籠百態。擘陽侯使分流。役封姨使交馳。彭蠡有之。幼青之詩有之也。玄龜負石。

滲然百丈。上有印文。皆古篆字。青泥未損。封識依然。金板玉簡之遺也。蕙苾之
子所刻鏤也。彭蠡有之。幼青之詩有之。巖巖二孤落落五老常積雲霞。雕錦縛
于萬仞之上。曜靈散綵。赫似絳天。彭蠡有之。幼青之詩有之也。康郎之下。激沸
馳騰。氣若奔馬。放佛忠魂。音乖常在。炎炁燒其骨。魚鱉食其肉。寧遂不能爲聲
哉。彭蠡有之。幼青之詩具有之。幼青有胸中之彭蠡。而彭蠡有自狀之詩。穎濱
所稱一部奇書。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非善游若幼青。曷遇諸夫山
川能移人情而善游者。乃復移山水之情。以歸于詩。得此意也。以讀幼青之詩。
衢浦巖灘。文江南浦。皆得以一彭蠡收之。則總辭焉。而曰此彭蠡之詩。豈不可
也。雖然。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如彭蠡者。未可以策數善游如幼青。遵
此以往。并吞囊括于胸中。吾竊懼山川不復能保有其壯麗奇怪而強半爲幼
青移以歸也。茲游也。幼青其不免爲山川所忌尤哉。

曇隱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元心胸吞筆攬。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鉤
韶鳴。壯麗奇怪。意溢情滿。殆自道其所得耶。

荷蓀言序

高攀龍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桂對峙。屹如兩山。枝下虬拂地。樹中各可布席。坐數十客。葉密護之。如幄。花發時。聳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間有此奇。蓋世無其儷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蓀言示不佞。旨哉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雋也。第無技卽有高韻。一丘一壑。不佞嘗以自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不佞。當用于世。未可以丘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當天下事。未忍以丘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如此。而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迨後坐雙桂間。香一爐。茗一杯。酒一樽。書一卷。出門而雲烟帆鳥。變態于七十二峰。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旨。于是者宜其有荷蓀之心哉。

懶仙云。大豪傑作出世語。寄慨良深。

山房斧藻序

湯賓尹

詹君問石有所善。余無且隱人也。而長於聲詩。所居詒穀山房。晉送往復。多四。

方風雅之士。問石官饒州。日夕不忘歸。曰：吾有石耳山，可隱。里人余無且輩可友也。予道饒，數勸諫之子腹世略，何忍蚤自匿爲序？其將隱，述一書極道此意。尋予渡彭蠡，上匡廬山，幽奇越絕之致，身世無抵行臥數日。爲風泉雲壑所戀，不忍捨去。亟以一函報問石曰：風物美好，子不移歸隱者是也。石耳山與詒穀山房何樣？廬山可老，行與子講三分之業矣。人生席佳山水，枕股書籍，時得一二韻人來文復酒狎，領江山真天地間極樂快事。前爲問石諫者，豪傑之士直欲其發憤所爲，未許以彼易此也。然予性拙絕，所逢名勝，獨能以兩脚跟強博旦夕之玩，輒自詫曰：吾園吾池，吾亭吾榭，若復選勝理椽，卜期命爵，懶拙未能爾，而詒穀主人以其不試之藝，部勒亭臺，徵逐花鳥，聚賞之以友朋，永傳之以詩歌，於此中直有深造，敢介詹君聊一請業入山，亦須作少料理，當不如遊者之草草也。

懶仙云：廟堂苦。隱山林。山林苦。則復隱之廟堂。故東方生避世金馬門。盧藏用亦爲隨駕隱士。出處政不必作兩截觀也。

天符笈序

陳士奇

原夫藻玉敷瓊。囊籥均中。原之菽推陳出焰。鑽鑿遠天上之榆。是以文極頂以扶疎。則攀窮人境。筆斬生爲枚肆。斯剪奪化工。然而不托產材區。沃液窮夫化。枳不蚤剖靈蒂。輪困溢其漚槐。卽接柯承跗。猶言削楮。雖比紅儷白。竟隳偷蟠。求其領未領之英蕤。生無生之胎果。曠天分而不恃。縱橫執彼三冬。遺羣藉以遐塞。荷離高其百尺。則直指人翁馮公。其人也。公足篆成文。胸珠有悟。李百藥之徵籍。稻人詫神童。賈嘉隱之對配。松咸稱宿慧。兼以據梧志篤。編柳功深。衍見著聞。暄以六龍迴標之霞嶂。根辭核義。潤以五犀鎮堰之渙瀾。爰是潭化馬龍。負圖胸次。龜封鐘磬。戛韻喉間。隨意摛成。咸滲茶以扶質。恁機綴就。儘垂條而口口。賦以貌物。一縱一橫。組分旖旎也。詩以言志。或長或短。綺合芊眠也。歡弧桑而悵繫。釐情種異緒。滴滴乎晨露之引新桐也。弁懸草而鉢曇華。思芽各致。鞞鞞乎春翹之發寒木也。正言而博浪之誤椎。與桑秣八百者。返忠魂於聚窟。誹言而漁陽之狂搗。與芋蘿吳越者。蠲俠念於帝休。斯則才程伎以課無幾。萌希蘖。意匠契而貴有側。挺旁生。考作賦之十年。紀炳靈夫四子。長卿蔚若君平。儻如太玄含章。子淵秀發。試使絜洪蔽畝。比聳轟雲。彼相踏墨蹊。猶東門之

如肺。此徑截詞流。則西來之一葦。况夫著書起於窮愁。奇文老於歷落。不滌器不奏上林。不卜簾不知支石。候門頌作。乃訪碧雞。執戟嘲來。空吐紫鳳。而公飄纓茗歲。珥筆楓宸。有凱穆之嚙。喈無風塵。以撼頓。以彼中山之文木。理感紋橫。視此員崙之畢蘇。饑療勞釋。其不可並株。而談聖散。同莖而稱泥露也。明矣。若夫心之與言。如木叩音。文之與政。猶枝亞影。刪心中之鈎棘。故復爾撰綴。廉傷而愛必捐。鏟政上之蔓藤。故爽然節披。勢餘而辭已盡。公側陞彈蕉。屈軼含風。霜之凜。按部鋤莠。平路傳山嶽之搖。玉趾金鹽。但分一把。芟玄芑已。轉蔭三時。則又略拂思維。已茂萬季之樹。平批仁壽。能開頃刻之花者乎。方今續牙未童。鶚音再逞。既難柔其食甚。自當絕以破桐。幸嚮沃乎皇華。共思刈莞。想輪扶夫大雅。載詠采薇。乃下膠而及蔦蘿。復中虛以惠模楷。准諸郡乘。顏曰天符。豈第篆鳥書蟲。造文留薤穗之跡。行將驅鱷。兇虎辟惡。徵桃荇之祥。下走荔譜。味親榕陰。綠偶幸鈍。樗之塗立。取辱成風。飄隕籜其園。遐終虞掃迹。對薈葡而讚佛。未薰聞見之香。起蘋末以籟天。自激刁調之響焉爾。

人翁云。台江榕山上有天符。葉紋如篆。劉真人僊跡。馬龍鐘磬。皆合江故事。

懶僂云。落筆成蝌蚪之篆。擲地作金石之聲。

文字藥序

葉秉敬

人有四百四病。一藥不能治一病。藥故多於病矣。然吾猶以爲藥少也。世有八萬四千煩惱。出於四百四病外。而無入萬四千藥。奈何。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曰。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藥又何多也。藥雖多。不能治煩惱。病煩惱無根。惟心所造。心所自造。還爲心病。心病須心自醫。豈是外藥可療。雖使收神農所嘗之草。善財徧觀之。藥用以治心。終是隔靴抓癢。古德有一偈云。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擬尋方藥。便把拳頭薦口搥。禪病爾耳。心病亦然。然則將聽其病耶。杖乘作七發。謂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而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解紛猶可解病。何難。然則文字之爲藥也的矣。一部十三經。二十一史。道德五千言。大藏五千四十八卷。何非文字。何非藥耶。爭奈世人又蚤作文字會了也。村夫俗子。見此茫茫。道是異方奇藥。嚇得通身汗下。不敢開口。反不如尋常俗醫。拈着一二味。村醫顛倒燥却脾胃。噫嘻。孰知村

藥之可治。村病也。又孰知村文字之可當村藥也。予自入覲事竣。回至涿鹿道中。坐在車茵。清閒無事。徧觀大地。是藥人不能採。因憑軾而作文字。藥意欲村夫之易了也。毋寧失之不文。或曰。子以是藥治天下耶。抑先以治汴中人耶。余曰。余先以治車中人。

懶仙云。蘇樂城嘗言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黃澹翁又言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余不解文字。聊借架上書以藥吾腐。不啻參苓丸也。若材俗諱疾忌醫。雖見好文字亦必作嘔。

賦選序

陳山毓

夫管絃絲而黃鐘闕響。下里屬而流徵鬱音。豈非易習者衆托。而難能者衆避乎。炎漢以還。篇什遞著。馳情古律。則姓字連章。蜚聲賦頌者。才可屈指而已。昔人稱賦者。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斯則據寫情性。罄竭風標。孰踰於此。而能者不作。作者不工。絕代奇音。寂寥嗣響。故夫騰譽藝林。嘔心篇章者。可寘斯與。余與自齠歲。載懷迄今。以爲已製未容。卽工。古人應可商榷。手自歷撰。靈

均而降。計若干首。竊嘗訟其本源。窮厥枝幹。條流梗概。有可敷陳。一曰裁。夫紺絳殊采。而概屬之色。夷洗殊律。而同協乎音。既由類統。難曰異門。古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夫詞非已作。春秋列國大夫之賦也。體由自製。鄭莊晉蒍之賦也。皆不歌而誦之義也。披閱三百。賦體未昌。然遵路之謠。兩肩之詠。厥緒亦萌。是賦者。權輿於衰周。而輝連於風雅。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賈傅傳云。楚賢臣。被讒作離騷賦。史遷亦云。懷沙之賦。是則屈子諸什皆賦也。而或者目連類比物爲賦。謳吟情事爲騷。奧自何人。殊暗厥旨。夫騷者憂也。又擾動也。試繹其義。是可以爲篇章之一目乎。斯蓋由來之蔽也。又頌者賦之別目。特其類四言詩者。分路揚鑣。不可一儔耳。九章有橘頌。子淵洞簫。孟堅曰頌。安仁藉田。臧書曰頌。昭明曰賦。是其共出一原。同歸一致者也。既達斯旨。則遣詞用心。略無定式。巧心妙手。彌可抒長。二曰軸。夫無心出岫。奇形成色。衆竅怒號。宮商自韻。斯則象無常本。聲無定曲者也。若乃方員分形。竹木異類。是乃萬物各儔。難以相干。猶五言之不可爲賦。序記之不可爲箴銘耳。胡爲後世辭人。疲精賦頌。輒乃前者造規。繼者蹈矩。互相規倣。無復新裁。不聞今日之風雲。卽是昔日之貌。竹

柏清響。下與蔓艸爭靡。剽竊固是卑凡。擬議亦是合轍。正須胸馳臆驚。不受他人驅策。自我抱玉。無取效眉。此自漢至今。不可多得。將是有待。豈曰無才。三曰氣。夫宄蚓哀吟。螭蛄長噪。率由氣至而鳴。或引之長也。作者氣一不至。正使玄黃粲爛。亦何足賞竊。以爲氣厚。故不匱。氣伸。故不住。氣旺。故不衰。氣貫。故無迹。作者之氣。正可引讀者之氣。而使不歇。自然行挾風雲。字灑珠玉。若乃氣一不至。則使讀之者。索然自盡。聲不能高。而氣不能揚。夫離騷連篇。豈曰蕪累。九歌半牘。非是促短篇。或一韻固自昌達。句或改韻。亦復汪洋。斯則氣由胸臆。不關篇章者也。他如相如獻弔。駿足馳阪。勢自千里。而倏然駐足。怒氣有餘。是亦微達斯妙者矣。四曰情。夫樂者揮危絃。而初未嘖眉。哀者撫宮音。而自然淚灑。故孟嘗之於邑。荆卿之低回。談者以爲音之感。蓋未矣。古人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作者要使文生於情。自然使讀之者。情生於文。詠離騷而涕漣。身非游澤畔也。誦天問而心激。目非親圖畫也。情感之也。若夫身無疾痛。強效呻吟。此如當烈風而談締絡。御朱明而咏含霜。耳雖可傾。身故不適。後世辭人。率皆類此。竊以爲胸無鬱結。不必抒詞。中有徘徊纒御楮墨。自然吐言逼真。中情妙達。

五曰神。夫靈均抽辭。江濱岑寂。子虛援毫。意思蕭散。皆是神思獨往。不以俗物纏心。故寓心萬代。遊神八方。咸神以靜。伸思由密。致故夫營營胸次。汲汲人間者。且不能窺情風景。鑽貌艸木。而况乎語時事。論懷抱哉。若乃平子練思十年。太冲濡毫一紀。斯僅博取充棟。漫錄圖記。雖云富才。祇是儲寶。非神之謂也。若夫孤畝麗山。黃鵠高舉。龍門百尺。溪谷曾波。斯並辭彩精拔。跌宕不羣。筆端有神。斯焉其次。若乃含筆腐毫。應詔成賦。遲速之判也。子虛奔星入軒。宛虹臨檻。三都稽必地圖。考必方紀。虛實之分也。或模山範水。字取連形。或清言逸句。悠然天挺。繇約之辨也。或卽目會境。象臆抽心。或蕪累相仍。穢雜無序。工拙之殊也。是則目寓斯存。累牘難盡者也。若乃達斯五秘。運以一心。然後酌古人之曠真。剪前哲之榛蕪。競短長于片言。校宮商于全牘。凝情屈宋。不數張左。下則枚馬。無取潘陸。巧因思濬。奇由情會。訐謨定命。雅致願存。楊柳依依。物色斯貴。靈均非乏。瓌奇長卿亦是。員麗竊嘗有志。未見其人云爾。

懶仙云。長卿之論賦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茲能提綱舉

要。作賦金針。通人共曉。

玉函序

陳元素

今欲設客。不豫儲名酒。方物。惟旨。惟時。惟皆。臨辰始典。鷓鴣提鷓。夷適市。此大
危事。縱不煩適市。出其度。閤濁醪。脫粟去毛。折項之具。客必不歡。主人辭無以
羞。嗑言若哇。又如商遠。吳越以舟。燕趙以馬。所歷某水某山。某夷某險。某產某
所。良齊紈越布。耶谿之鋌。胡之管。不一一諳。而貿貿焉。將奚適。且奚市。而返
夫業舉者。亦有豫儲矣。古事是也。亦有一一必豫諳矣。祖宗朝垂制立法。而後
囚之。或益損變通者。是已。雖然。博於古。辯於今。勢不得苛求於炎。炎赫赫。工經
義之士。何者。工經義已幾。焦守靈之液。噴含明之烟。而復蒐墳獵索。稽文乞獻。
必夫人而蘇子瞻。夫人而用修元美。而後可不取資。吾友衛翼明。玉函之刻。玉
函者。何業舉家。所究詰。三才七略之材。而因事徵物。循物原始。詰名疏義。分部
列族。若遊大官庖。無珍不蓄。若披輿地志。無僻不載。徵徒媾世之津梁。抑亦殖
學之林藪也。同社顧宣美氏。與不佞從傍商訂。小有裁割。要以爲翼明佐饗而

翼明不目有也。一曰先子。再曰先子。蓋是書實出水部崇之先生手創云。先生十八舉賢書。三十八成進士。研窮經術二十餘年。意在經世。而竟不大顯。乃以詒子若孫。吾觀翼明自弱冠以來。伊吾則父書。丹黃則及書。劖劖則父書。師友送難則父書。課子則父書。手澤常新。心光逾炳。余與宣美每歎服前輩業舉功。力宜用神仙家積精烝之法。轉八瓊。存七元。白日羽翰。丹臺姓名。所以慙其可必。或謂翼明何不祕帳中。自擅良弓冶。世世而以公人間爲夫冠籜巾荷。稱坎離黃白。誣岡詭怪。不示人。若東華南岳。琅簡蕊書。固願得人而傳。且恐傳而弗習。寧有石髓玉膏。青精飯。素麟脯。僅僅望一家之腹者哉。

懶仙云。先生著作甚富。尙祕名山。余從孝寬索得數義。如瓊漿麟脯得未曾有。是篇尤余家寶也。

廣韻藻敘

金俊明

夫伯牙善操。非籀鐘不能發其音。夜來誠工。舍神鍼無所施其巧。是以良匠必度於山木。妙手亦資乎爨材。矧高卑旣陳。則耳目攸寓。或騰文在地。或吹籟自

天鸞。啣鳳。嘯發異唱。于奇姿。虎炳豹蔚。舒變文于雄采。蠟然蛩戛。猶有琴箏之聲。題彼疊飛。且呈綺縠之絢。人文風制。何獨異茲。故在蘭搖玉振之儔。恆有桂縵金鏘之作。裁絳湛翠。刻篆流丹。佳對與逸韻欣逢。雅事並彫章。叶調因握珠而善富。亦建祿以高訾。譬諸黻珽。緝纒有。其服者著。其容鐘鼓。瑟控美其音者。妍其飾。彼夸靡鮮。蘊固狗委而忘。惇若抱質遺文。亦崇條而謝。尊自非整領芳言。逍遙妙思。曷克摩空。走譽擲地。翔英者乎。方子南明氏。吾鄉之幼璐。同社之主表也。門擬太丘。架餘宛委。詞高蘭雪。志眇松霞。文殘展暇。彈蕉尋菊之篇。鏤管。塞新駭。綠紛紅之字。祕潛抽夫。獨繭麗。每軼於連烟。蒨枕無虛。瓠搗不偶。慨陰氏韻府。寬收乎淺庸。惜楊子韻藻。未詳其奧。異爰廣蒐。鮫臚諸峭。蒨獨存。腋白若列。髹彤固藝。海之瑤鋪。亦詞流之錦節矣。嗟乎。自湫學迷。蓬勃堂汎。芥以空荒。爲隱秀。謂淹該其罕。靈然而和。儻絳驂。陋慚卉犬。聲磨句束。挈鉗而屢。空思。涸原枯轅。釜而韜輪。或者緝繹。靡主沓。沸徒勞。雖繫百車。有同木屑。何如討被。精騎接我。要刪相依。韋之所從。惟妙麗。今攸屬。可使銅鳴錦地。璆動綰宮。命香草于山川。秀風馥世。薦華菁于楮墨。惠采榮書。激響則清雲爲。卑浚波而浩。

翠。莫。際。固。以。納。慶。身。文。既。靈。詞。步。豈。托。屏。隱。之。狐。穴。漫。來。客。誚。乎。獺。祭。也。哉。

懶仙云。有韻必有藻。兩儀萬品。莫不皆然。孝章發宏論於短篇。包蘊深厚。詞致之美。又其餘事。劉彥和雕龍不足方駕也。

雷何思太史集序

鍾惺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驚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軟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己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住。而留之。使不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

懶仙云。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作者之手腕精神。從數行中寫得生動。如是乃可序詩文。勿輕着穢佛頭也。

古大夫集序

繆昌期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餓溝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緩歎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沉擬曲換。以托於幽憂瘁况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千里外。而顛頽公車。惋憤時事。舉目睫之低回。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咏。何異於北征咏懷。補襪貸穀。詎殊於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悉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於咏嘆嘯歌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澹。白帝之嵯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沉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東峽。哀猿叫狖。

相。答。而。成。響。也。耶。悲。夫。子。美。當。羯。胡。播。逆。之。秋。蓬。飄。無。主。卽。讓。西。之。閣。東。屯。之。堂。亦。悄。恍。寄。焉。耳。大。夫。夔。產。也。石。峭。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旣。儼。然。臨。長。五。湖。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婆。娑。山。郡。以。其。間。上。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聞。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緩。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也。大。夫。自。題。其。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懶仙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文章友朋非二事也。薄于友朋者。必不深于文章。兩者正于流離窮餓之際。倍見情性。此序流離感慨。足以風矣。

芙蓉莊詩序

陳繼儒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遊。如。獐。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狀。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

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莊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鴈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適。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醉且醒。日混村童莊客之中。而神遊于時局。菟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以爲限。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欲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莊。飲李公窪樽。臥皎狀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懶仙云。時人著詩作羔鴈。大都一仕籍而已。憶世廟時有金陵詩人。于元日有懷分宜詩一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至臘月晦日。未必懷及我輩。此語可爲詩社

一疏。

邵幼青詩序

錢謙益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憩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霏霏。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霽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間。颯拉有聲。展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梁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春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憩文殊院。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蓮華峰。以白烟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裝點物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鬪葉。其于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游。薊村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襪。杳然塵壑之

外于斯地也。穿烟嵐。穴雲氣。扶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吾之遇二邵于斯也。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松花如燾。得二詩人于薌村藥谷之間。夫然後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割剝爲能事也。海內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

懶仙云。序詩而其人之性情。之形狀。之衣冠笑語。如面如畫。天趣溢發。筆飛墨舞。

萬茂先詩序

譚元春

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人稱其至性深淳。篤實而有先。深思好學。不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爲一區。而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蹟且爲吾輩同調。及予過蠡浮貢舟。未息櫂。遇一黃冠。問此中人士。黃冠卽應聲曰。萬先生。萬先生。予心知其爲茂先也。怪之。何其名至是。其後延接友朋。所稱茂先者。亦謂其與吾輩調。

同。而。人。地。之。美。如。予。家。居。十。年。所。聞。者。但。益。以。獎。來。學。抑。薄。俗。卽。繙。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韻。必。令。其。聞。于。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如。是。則。尤。文。士。所。難。也。予。觀。茂。先。良。然。而。獨。所。謂。同。調。者。茂。先。不。受。予。亦。不。爲。茂。先。受。之。蓋。吾。輩。論。詩。止。有。同。志。原。無。同。調。客。因。問。曰。志。與。調。若。是。殊。乎。予。曰。非。但。殊。而。已。也。調。者。志。之。仇。也。有。志。之。士。原。本。初。古。審。己。度。物。清。而。壯。壯。而。密。常。以。內。行。醇。備。中。堅。外。秀。發。爲。自。不。猶。人。之。言。而。其。途。無。所。不。經。則。試。取。古。人。之。詩。而。盡。讀。之。志。無。人。不。同。調。無。人。同。陶。淡。謝。麗。其。佳。處。不。同。無。輕。白。俗。其。累。處。亦。不。同。譬。如。人。相。知。貴。知。其。所。不。足。因。而。濟。之。豈。在。衣。履。同。笑。哭。同。哉。夫。茂。先。之。詩。如。鐘。鼓。聲。中。報。曉。如。大。江。海。中。扁。舟。泛。泛。又。如。冠。進。賢。不。俗。之。人。又。如。數。十。百。人。持。斧。開。山。聲。振。州。郡。而。其。實。則。幽。人。山。行。也。此。豈。吾。輩。聲。調。所。有。哉。而。至。其。原。本。古。音。審。度。物。我。之。志。茂。先。無。纖。毫。不。與。予。同。則。何。也。所。謂。志。也。然。則。十。年。稱。茂。先。不。容。口。者。恐。亦。不。能。與。黃。冠。之。稱。爭。其。深。淺。矣。

懶仙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惟其異也。所以爲真同。推之可得其旨。

咏秋詩序

陳鍾璜

巖羽卿論詩。主一悟字。悟之爲言。淵洞孤適。不守故常者也。今世詩人。刻畫字句。求其工肖。如做李張題。則必稱別彼家故實。排場汲汲。惟恐其人之不似。而吾所作詩之意。泛而無歸也。余笑謂此夫。以咏物之體。爲懷人之詩也。抑神于咏物者。其妙不在是。詩人喜苛論。在他家。或有誹詞。至少陵。則無不頂禮者。今讀其苦竹。蒹葭。孤雁。病馬。諸五言律。所咏在一物。而筆起墨止。不盡于一物。蓋胸中有故。不能暗滯。借題發之。前後左右。離離合合。聽其意之所往。不欲遽收。而面貌音字。實不足限之也。余友黃可發。一日而咏秋詩三十首。寄托有在。運用不同。披其帙。如探一岫。壑測其指。如演一爻象。蓋得少陵之意。而清變之真。卓然有以自立於冥窅寂達之中。此全乎悟力也。而予因廣而質之。古詩十九首。元氣包裹。不在一人一時一事。而要其軀。大約是懷人之辭。爾使今詩人讀之。見其無彼家故實也。則一以爲蕩。一以爲霧。而以視之。深靜淵朗之解。讀詩者。其所贈答酬送之人。爲李爲張。顛頰聲咳。不愾然。如有聞。肅然如有見。乎。可發日升降古人。其必然予言也夫。

懶仙云。說詩之病。大約無者鑿之使有。韻者實之使呆。如少陵每飯不忘君。感憤時

事。固是天植至性。一經宋人箋釋。謂字字句句。風刺軍國。遂有詩史之目。當日興會所到。悠然有得。竟墮經生刻畫苦海矣。不解讀詩。又高解作詩哉。

送張演仲併文序

楊廷樞

余與演仲別十有五年。今夏來吳。相見益懽。各道別後事。兩入之心。所云歷患難而不移。貞永久而彌固者也。演仲謂余。方璫燄熾興。東南有變。吳中義士爲周忠介公擊殺騎尉。幾致黨錮之禍。余越在江右。遙知子必不免。果然。蓋演仲之信余如此。演仲寓武丘。不三日。卽過從會穀米湧貴。民情鼎沸。余爲梓里。綢繆勞苦。月餘不見演仲。一日正念及之。而演仲適至。謂余曰。吾卽不日在子左右。而子之動靜起居。吾必察之。子于救荒。可謂辛苦備嘗矣。蓋演仲旣信余。而尤必事事調余。不肯輕怒余也。如此。夫惟相察之殷。而相望之篤。是以千里之外。而斷千里之內。有一人一事焉。知必某也。數十載之前。而斷數十載之後。有一人一事焉。知必某也。演仲能信余。而余亦能信演仲者。以此。演仲信宿余家。糲飯布衾。食無兼味。寢無垂席。弗怪也。余不知演仲是客。演仲亦不知余是主。

焯兒方十歲。學弄柔翰。演仲嘉之。輒亦題贈。演仲牽其裾不令去。相狎如家人。云。演仲將行。余邀過丙舍。時桂林叢開。灑酒爲別。演仲慷慨言曰。吾與子離十有五年。吾且漸壯。而子髮種種矣。此行也。苟不自致青雲。奮功業以顯名于當世者。吾不復見子。余聞其言而壯之。曰。子行矣。勉之。子得志後。毋忘斯日。乘車戴笠。相逢相揖。青泉白石。實聞子言。乃書其語以送演仲。并代演仲古今文序。

懶仙云。真肝膽。真氣誼。寫得淋漓婉摯。

古桃花源社序

劉敷仁

余向閱圖經。亦知邵陵之陽。爲古武陵地。竊慕尙焉。因思盧侯二生。奉始皇命之海上。神仙迺獨棄去。偕匿邵陵。安知昔之避秦人。非卽此乎。顧予低徊之而未著其說。以告同人。如蓼嶽之顯於昭代也。車子孝思以弓冶之餘。知名當世。十有五年。頃新銳之氣。如泉吐。如月生。與其友人王介公。劉澹生。玉穉。潛輩。相切摩。暨門內之芝蘭玉樹。皆爲名士。力倡文社。而古桃花源之名。始顯于天下。且從春雨中。命一僕過洞庭。懷以示予。予讀之起舞。且思山川之號。其聽命于

高流者亦多矣。如屈子行吟。未知何處。而今皆爲屈子之滄浪。凡滄浪所經。不得而爭也。赤壁之戰。相傳白雉以下。而蘇子賦于齊安。齊安遂安然有之。又况高霞之旁。澗水之上。古桃花洞。實儼踞其間也哉。雖然。車子未嘗區區與枉山朗水爭。此一片仙源之今古也。特以左朗水而右高霞。諸子不受耳。然予更有服焉。昔花源中人。自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今四子五經之書。巋然秦火之後。固也。而諸子且降心而爲二京。且降心而爲六朝。抑何其飲天漿。遇石髓。而肯遊于五都之中也。蓋今聖天子在上。卽有盧侯二生。亦曰我出而仕。諸子之意。殆深於尊王。而湛然近道矣。譚陋如余。願繼子驥。又問津焉。

懶仙云。古來名山水。必以人傳。余因知遍地有桃源。但不得避秦人耳。

麗京威鳳堂集序

陸培

序之冠弁文章。首函載籍。譬之人面。然習讀之家。未覽著述。文序先之。刺謁之事。未及張弓挾矢。導而前者面貌也。今天下成學治古文制藝者。欲廣布風流。傳宣方國。執非附青雲之士。不可走東帛。問序賢公卿。暨閱覽博物君子。聲施

有籍計良善。培遊海內久。舟車所屆。投書相屬。縱覽厥概。率有二端。譎鄙之子。發憤著書。告成事中。未必有耳。顧乃鉅公碩老。一言函之。文有足多者。此書增重。重于九鼎。序良之效也。客且豪士。書成數萬。一出一入。百金之價也。然使豎儒弊手。臂文序。跨列其上。目及恨之意。此子才誰前驅。擇若曹陸陸者。直胡盧火。且無留耳。乃者非成書罪。序者戮之。潘岳貌美。張載貌寢。然其人不甚相遠也。才直均。衡石左右。無相難者。人之優蔽。不甚相絕。然見岳者。人投釵果。見載則家具瓦礫。何也。潘岳故貌美。張載故貌寢。不知其心。視其面。譬之文序。然今天下爲序者甚矣。酷持技淺薄。安見舉足輕重。濡毫不下。抑絕賢豪間。使不得伸。文率蔽短。效老嫗啾啾者。三無足道者。伯子麗京。交滿天下。朝問序者五人。暮問序者十人。意麗京苦倦勤。又且矜貴。麗京慨然曰。吾家士衡。傲不曉事。欲醬覆三都。橫使他姓士安。遂成左思之名。其標徽揚淑。如此。獎秀甄良。遂成日月。筆書墨記。積有篋笥。士君子燕飲所襄。尙欲廣通四座。左右合歡。遇賈人效商語。對玄士發清曲。使人得歡心而去。况在儒林之雋。欲附聲名于不朽者乎。龐士元之拔十失五。猶且爲之。謝玄暉屬書。穉圭亦云。何惜齒牙餘論。麗京筆

長言惠。仁者嘉進之心。未爲過濫也。方今大士長夜。天如中天。文章之貴。屬有所歸。諸問序。孰非得健者。不可猶之安息。國錢文皆效玉面。舊王死更圖新王。羣雄就殞。霸事已成。麗京雖欲西南向。其可得乎。

懶仙云。花神粲管。龍賓司墨。太乙燦黎叟。玉皇香案吏。奔走腕下。文心雄絕一時。

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人各有嗜。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爲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賞鑒家。書其可已已夫。且書之以爲寶也。剖玄黃之精。傳聖賢之體。造物亦若祕之。惜之。往往難聚而易散。是以一厄於秦火。再厄於楚漢。三厄於董卓。四厄於東晉。五厄於侯景。六厄於五季。七厄於靖康。八厄於元。其聚也。以帝王之威力。懸金授爵。惟恐不得。而西漢止三萬三千九十卷。魏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三千一十四卷。南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兼釋共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七萬餘卷。莫盛於隋。嘉則積至三十七萬卷。至開元僅八萬卷。有奇。宋崇文書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續目

增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若夫沉篤淵湛之士。家裏戶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之七乘。張華之三十車者。概不多見。難可知已。予友吳子符。遠酷嗜書。一日不手書一月不得。奇書則不樂藏。書多者至十萬卷。皆手自較讎。又喜借與人看。予嘗有書謝之曰。較來三豕正。快返一鷓虛。皆悖言也。雖然。予猶進焉。上古書用漆竹。中古易以縑帛。稠重易壞。故一失不可復得。周顯德中始有板行。而古文寥落甚矣。卽開元八萬餘卷。猶有今文三萬在其中。以準今日。可以類推。故今之藏書似富實貧。雖復萬卷不足敵千。何者。今文多而古文少也。今與符遠約。無誇卷帙之侈。以見古爲奇。有秘本急錄而傳之。得善本存副以廣之。不獨廣吾氣類之好。亦借以破鬼神之慳。非藝林一大勝事乎。予少卽有斯嗜。愧力不及。它日當構小書淫館。與貴閣相峙而居。有無互授。兩家子孫世世無恡。一洗千古借書三癡二惑。何減百城。所謂勿替引之矣。

嬾仙云。世亦有自附積書者。然不免聚薑之誼。豈便免俗。手自較讎。喜借人看。方不負此百城。

梅譜序

王思任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卑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天下未有不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腕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翻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弈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旣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雀髮給背。兩瞳子如碧照。而神甚王。方高川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

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爲刻之于姑孰宦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弈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懶仙云。唐巾馭言作梅花詩。斷斷非陶靖節王摩詰不可。二公竟不着筆。品與梅稱者。不在口手間也。豈獨咏梅。卽繪梅者亦必其有梅意。有梅骨。不比胭脂牡丹畫。雪湖之譜。莫作畫看。謔庵指出金鍼矣。

山中味譜序

陳組綬

清濁甘苦生死塵界人。了了而羶膩腥垢。滿腦肥腸。將盡生我者耶。智罔形脆。填入苦海。鋒氣鈍絕。終已不悟。哀哉。余遊武康耳貫一聲甚熟。過高峰亭。午叩關相對。山雲戶中出。芝眉軒軒爲來。照人乞曹溪。偈甫半。中懷冷然。退而服靜。於鳳凰山。剎剎無四鄰。星初日未。虎來觸牆。顧樂其清佳。不欲遽變。貫一念垂。不置踏丹黃木葉而下。慰我好音。則山中味譜也。種有十五。系以序。譜以詩。余

目所經。啜者纔四五耳。上人無乃豐若享受。此山中非有青鴛白馬。爲銀根車。錦泥幃騎。奴麗豎飛崑崙觴。歌草生盤石之事。但古雲千朵。隔絕重巖深。簣間飄颻不去。亦足以仰控青穹。下視白日矣。富媪治上人。供具種種。而上人禪喜之餘。咀香流韻。吹枯發榮。則高峰一衲地上。人與之共。今古余破洗鈍根。從上人數晨夕。不辜此遊。慶慰無量。

茗柯云。淡妙。亦千里蕁羹。未下鹽豉時也。

廣種蘭書序

黎遂球

蘭之香。其名於諸花。爲尤。古易傳如蘭。風賦秉蘭。芄蘭。春秋之君夢蘭而生。孔子家語稱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他如楚靈均有滋蘭之詞。韓公子著浴蘭之事。皆先秦而上也。然蘭今鮮有能識者。世之人率以蕙爲蘭。又或以玉蘭爲木蘭。夫蘭比君子。稱之失實。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抑余觀菊以靖節。梅以和靖。蓮以周元公。桃以劉郎。李以老子。芍藥以韓魏公。王岐公。荆公。陳秀公。四人。牡丹以李三郎。海棠以楊太真。石榴以張博望。侯是皆因人俱傳。獨蘭又鮮有能

相配者。世傳猗蘭之操。亦失真譜。豈蘭之爲品。乃反賤於羣花。語曰。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則爲君子者。亦知所以自處矣。若上巖次公。生於安石庭階。博雅多聞。乃能廣輯蘭品。彙爲是書。其時其地。與其物宜。無不畢列。持以索余爲序。予乃欣然信筆。一以告之。好栽培者。夫其賈者。而如是愛之矣。倘知其真者。可知。一以告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多感慨者。其庶幾信。雖蘭芳之幽。世鮮能辨。然則是書之傳。豈猶夫爲圃種樹之瑣事也夫。

疊隱云。蘭之種有九。而九之中。又有山澤二者之殊。澤中之蘭。陸機明之。山中之蘭。黃庭堅詳著其說。或者不察。詆庭堅爲非。宋學士所以有蘭辨。噫。世之貿貿而不知辨者。獨一蘭也夫。

浙忠錄序

曹勳

世人肯做極無恥之事。只是怕得一死。一死而天下無難事矣。乃有蠶蠶功名。熱心高位。幾幸國家旦夕無事。以貌爲良臣。而常若有東門黃犬之懼。噫。死又何難也。古有云。聖人無死地。及觀于作易之憂患。一進一退。知險知阻。唯聖人

刻刻可死。故唯聖人刻刻能生。然則死亦有道焉矣。張睢陽雖死。功不後于郭令公。陶元亮雖生。節何愧于晉處士。齊黃幸不為鼂錯。善成其名。鐵尙書不幸不得爲亞夫。非戰之罪。是詎可以成敗論天下士哉。近來稱浙大功如于如王。其經綸才識。定出正學之上。易地而處。則兩人能爲正學。正學不能爲兩人。斷可識也。使正學不死。則定官制更舊章。日弄柔翰以亡其社稷。依然一迂腐之學。究卽使擁戴新主。克展平昔。亦未必加于慤直之長孺。明經之玄成。而特以一死烈烈照映千古。然則死亦何負于人也哉。今人唯視死太難。因視生太易。假令未死以前。俛仰七尺。覺儘多難處。分難稱塞之事。反不如一死之爲直截了當。吾恐死正不難。難又正在不死也。愚夫愚婦着衣喫飯。無常未到。誰肯轉念及此。而聖人每每指之曰。罟獲曰。陷阱曰。幸而免。又何必待六脈既定。一棺戰身。然後爲死也。耶。嗚呼。未知死焉知生。與其日生日死。毋寧須臾死而千古生。仲芳之錄斯編也。其亦有憂患之心也夫。

懶仙云。事功氣節。皆自涵養中來。是實學也。如徒以虛名自居。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于世。才過人耳。志不足稱焉。能辨乎此。方知性命自有安立處。爲死者

特開生面。

遜國忠紀序

楊廷樞

臣在草莽。伏讀高皇帝時事。興學較育人材。正風俗。大哉王謨。蓋行之三十年。而忠臣義士。駢肩疊跡。自古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漢唐宋之已事。可睹已。孝惠蚤世。政出房闈。易置諸侯。王如反掌。岫疆廷諍。一安國侯耳。玄武門喋血。夜半歡斧。王魏朝射鈞。夕委贄。姦普傳會。金匱佐成。廷美德昭之死。悲夫。此皆創業貽謀不及一世二世者也。而艱難變故之時。忠義漸滅。國如無人焉。悲夫。明興革除日月之際。元孫遜荒。真人踐祚。不托天與人歸乎。乃諸臣爭首陽之節。趨死如飴。決脰屠腸。血肉狼藉。肢體斷續。妻孥親戚。皆反接貫五木。絜絜牽就。戮不少瞬。雖湛九族。靡悔。其從容絕命。間關從亡。卓犖可紀者甚衆。若堙沒不得稱者。又不可勝數也。顧遺事異蹟。遑遑復見于世。學士好稱之何哉。高皇帝手提八紘于彝倫泯莽之日。變醜養瘠。堯醜舜薰。不及百年。風移俗革。大聖人作。爲過化存神之妙如此。故以高皇帝之功。則易世之後。神器不當杌隉再安。以

高皇帝之德則非變出非恆士爭死義不足以見培養忠孝廉恥之報以高皇帝之智不難舍伯邑考立武舍脂立衍而不可失萬世立嫡之正文皇帝之仁不難赦斬祛之罪旌漆身吞炭之忠而無以見曠古臣子之烈故臣謂諸臣之忠高皇帝生之而文皇帝成之也生成之恩唯君唯父卽頌言無諱以明雨露霜雪之皆恩言之者爲罪乎嗟乎中山開平之流純德元勳前代未有固已宣昭於鑠矣要以礪世磨鈍扶天綱植人紀思育賢于菁莪咏食德于豐鎬如方練耿鐵之義又曷可少哉斯固有道君子之所欲揚扆也南都舊有忠節錄刻于太嘗而事久論愈定諸臣爲建文請編年爲諸忠請卹請祀先後爭上書而南禮曹臣周鏞特請易名且將進而請建文廟號焉于是搜輯衆聞補所未備凡若干卷曰遜國志紀藏之家塾以俟國史而孝廉臣楊廷樞爲之序

萊叟云。文信國對策。考官批云。古諺若龜鑑。忠肝如鉄石此序亦足當之。

曇隱云。遜國諸忠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是文與並千古。先生有手箋方練諸公傳。楮間生氣勃勃。真所稱道德填骨髓。忠義貫心肝者歟。

忠孝別傳序

吳震元

陳同父云。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從來忠臣孝子。與亂臣賊子。只爭此心。活不活耳。天生此忠孝種子。一粒粟。傳百千萬億。亦百千萬劫。生生滅滅。而不離其根。故日月星辰雷震風雨。皆天之忠臣義士。孝子順孫也。使天無忠孝之根。則數者方且操戈入室。以爭梵天帝釋之位。而三十六天之上。皆爲戰場。安能架漏過時也哉。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又搏五色土。引繩于泥中。舉以爲人。得黃土人富貴。得緇人貧賤。董子曰。五行莫貴于土。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五色莫貴于黃。天玄地黃。天地之性。亦忠孝也。貴賤者人也。忠孝之性。無貴賤一也。天全力養一地。地盡力以養橫。橫生盡以養縱。縱生盡以養一。丈夫皆一粒粟中所生。無二種也。則域中三大足矣。胡然四大。地水火風。山河大地。冥頑不靈。得火而變。火得風而幻化。莫測風自火出。則爲家人。家人者。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婦之謂。故火不傳于木。而傳于水。于金。于土。石。六經諸史。皆傳忠孝之風。輪也。則又安所取別傳者。而紀之。余不敢謂忠孝之性。不傳于貴人。而傳于賤人。也不傳于人道。而傳于鬼道也。不傳于同類。而傳于異類也。不傳于有情。而傳

于無情也。要以無情如草木土石且然。况有情乎。異類如鳥獸禽蟲且然。况同類乎。鬼道如鬼神妖怪且然。况人道乎。賤人如僕隸丐優盜賊夷狄且然。况貴人乎。余不知何者爲學道。何者爲成仙作佛。但知忠孝外無聖賢。無神仙。無菩薩。佛祖倒轉旗槍。就窠打劫。人人自有忠孝。無盡藏。取不禁。而用不竭。雷電鳴。龍蛇驚。雷雨作。草木折。只在風輪一喚醒耳。余亦不知何者爲天堂地獄。但知天上決無亂臣賊子。地下決無忠臣孝子。莫謂世衰道微。天氣薄而地氣亦薄。地氣薄而忠孝之性亦薄也。但得人人喚醒。光明洞達。不肯牽補度日。而爲半死半活之蟲。則予輯別傳意也。

萊友云。淨明忠孝。是仙佛種子。人但知慕仙佛。而甘爲半死半活之虫。何也。

七幅菴自序

傅汝舟

嘗讀傳見一父結巢自隱。當許由不受堯天下之讓。而洗耳。父且愛牛之口。而避其水。吁嗟乎。是非絕世之異客。而可語者乎。高宗夢說圖形。卜於巖。相捧以出。築基王室。木繩大業。造於夢醒。是治世之正客。而可語者。曹瞞建三重閣。召

賓命作鼓吏以辱衡。衡脫禪裸體。搯搗大罵。而瞞舌。擣不敢下。以一鼓聲。當良之。錘軻之。七也。是震世之烈客。而可語者。文君司馬。琴心挑走。徒四壁立。當墟滌器。狀近無賴。而神宇灑灑也。是脫世之俊客。而可語者。朱詹少貧。饑則吞紙。寒則抱犬以讀。卒成大儒。是待世之苦客。而可語者。一鵝籠耳。許彥負之。而書生來寄其中。已而一口吞吐。妖童豔女。金漿玉錯。不知從來。是戲世之怪客。而可語者。天龍和尚說禪。豎一指頭。示寂者。嘆一生受用不盡。是了世之解客。而可語者。吁嗟乎。頭顱不正。第一流。便自讓人。眼界若寬。不二門。無非由我。抱傳岩之鋤。好似枯禪。展天龍之手。堪作良弼。不擬古人之藏者。不挾今人之奇。則臥狗。嚙書。是英雄本色。不破時人之目者。不發高人之致。則伏巢。滌器。正豪傑家風。東魯心胸。自具潁水老巢。面孔不笑。漁陽若夫。或現窮漢相。或作宰官身。或爲破法狂生。或爲守律聖祖。其鵝籠中人。或有與能乎。我取七子圖。爲七幅。晤言一室。期翔千秋。將笑宗少文之臥遊者。山川以無客。而不靈矣。胡然生叩庵而請曰。子祖述仲尼者。而慕吟七幅。想主人別有說歟。予笑而不答。書一解。示之。胡然生倘然而廢然。喪厥懷來而出矣。俄而庵中如揖。如嬉。如踞。如臥。相。

許而莫逆者七幅客來尋主人也。

附解

仲尼千古稱人絕。夢斷姬公思夢說。尼山高並傅岩山。喪狗正臥巢由穴。朱生嚼破絕韋心。彌兒搗碑誅卯血。天龍和尚真個奇。指掌無言天我知。參禪不少摩登女。作聖豈廢當盧姬。一片鵝籠何處掛。小小書生堪入畫。假使唾出仲尼來。鵝聲當是滄浪話。七幅我知自千古。不是孔家自得數。又作歌曰。出來岩下老。歸去指頭禪。節烈聲聲脆。風流酒暈丹。寒狗依人夢。癩牛趁我髀。聊耽籠裏戲。七幅主人看。

曇隱云。散之爲七客。合來便是一人。千百億化身。只是一如來。可參不二了義。

嬾仙云。雲林每嘆世無人物可畫。有此七幅。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耳。

張異卿時義序

萬時華

夫今古文人。山水玄對。當其放意。取我心目。適彼性情。由是至文生焉。夫文非情。非真。非韵。非遠。非品。非貴。非境。非幽。嘗辟諸山水。崑壑送迎。煙日爭讓。晴雨。

去來文之情也。春山如黛，秋山如抹，晴波如練，烟波如織，文之韵也。樵徑欲斷，帆影若窮，愚子長年過而下位，飛獮騰豹，時引淒異之境也。泰山滄海，各負高深，以爲威儀文之品也。王永啓嘗言游西子湖，如對美人，若近若遠，妙使人親入武夷，對對古先生，久之亦使人憚而欲去。余嘗謂此老夙生具山水至性，乃能爲此語。然更以此譬諸文章之事，大都西湖之勝，以情以韵，然物之過於情與韵者，或爲靡，或爲纖，或爲佻，齊梁之新聲，徐魏之宮體，是也。武夷之勝，以品以境，然物之畸于品與境者，或爲孤，或爲僻，或爲冷，或爲儉，或爲遠，人島之瘦，郊之寒，是也。夫世有真能玄對于山水者，西子粧新蘇，陵淚濕，庾驅役于胥門，餘怒銀濤，萬疊雄心，猛意未可倅，降入九曲之幽，爽心骨殊絕，而蕩甸玉女之雲，延賞幔亭之月，又似仙氣超超，使人之十日坐臥不能去。若此者，之情之韵之品之境，無一不擅，而至文歸焉。吾將以張異卿當之，異卿吾黨奇士也。其人和旨可親，方巖可憚，而閑止之意，見之者如不能去，相其文亦然。向與羅席之讀書山中，已玄對于洪厓蕭嶺之間久矣。比躡三山，經武林，盡西湖，武夷之勝而歸。夫異卿能益山水，豈徒山水益人，試舉其文，使西子捧硯，曾孫按節，而

歌之。鼻聲當出金石。予固舉永啓言廣其意如此。蓋異卿乃不負西湖武夷之游矣。

嬾僊云。山水文章。筆端映發。看建康之雲。觀廣陵之濤。令人聘目快胸。

修筆公征別錄序

陳際泰

天下有奇鬼焉。刑殘之尸。以雙乳爲目。以肥臍爲口。執干戚而舞。物遭之未足不爲其所祟者矣。或訴之帝。帝使無夢天神征之。斷其手足于委羽之山。水土奠人民。育別國在雲夢之南。爲芋姓和氏之丘墳。所托處也。其后族裔散處。屬有天幸。其子孫類皆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性好聚玉。而不甚辨。贗者賞之。以真投之。迷焉而輒別其足。唯是議興征別之師。或曰。非彼罪也。有別鬼。揖其心而使之迷。彼好別人。是弗獲已也。有所奉焉。爾又安知受別者。不復有別鬼。自攝其心。而使之迷乎。弗迷狀。而別有別運焉。是亦別鬼之爲之也。征別之旗於彼乎。於此乎。未知其果安在也。筆侯已兩別矣。其所挾大者。天智天球。妥后氏之璜。小者。女珙。女環。寶氣揚矣。精神見于山川。設九嬪而親于廟行。有及焉。鬼雖

奇。何能爲。于是議罷別國之師。因不征也。

懶仙云。送窮鬼者。當先送此用鬼。

石頭庵集序

傅新德

譚禪者以悟爲則。詩亦然。比興錯雜。假物神變。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盪情思。言之者暢。而聞之者足以動。則三百篇尙矣。遞是以降。鴻舉豹蔚。而金石其聲。以自附於古之作者。代不乏人。然人獨稱淵明太白。右丞襄陽蘇州諸君子。其所自得。處玲瓏。透徹。絕無聲色臭味之習。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者。夫豈嘔血剗心。枯髻凋鬢。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辭者之所可同日語哉。此無他故。則所爲悟頭。別耳。碧峰寺蘊璞上人。醉心祖道。有年。胸中灑落。消搖。殊不知人間有所謂印組者。終日閉門宴坐。左右圖書。蕭然與世外隔。如避秦人然。問法者時來。瞻禮。茅庵席扉。香一縷。出竹林中。始知所處。間與同調。袁茗匡坐。相對。譚名理。能使深源掩口。支公却步。已稍進其詩數卷。力去雕飾。天然冲夷。太羹不和之味。流羨於齒舌間。相與吟咀久之。若置身於陶韋諸人之前。而厭世之工。

於藻者。余固知上人之洞於悟也。或曰淵明太白諸人之於詩。雖各有妙悟。至以拈華微笑。正法眼藏。勘之。其大致不出綺語耳。非真於性命分際有所窺徹也。上人而淵明太白。右丞襄陽蘇州也。則何以少林黃梅曹溪百丈瀉仰哉。曰陶韋諸人以詩禪者也。上人以禪詩者也。以禪詩者從外入。其致偏。以詩者從內出其力。雄見則同境。則懸矣。譬之雨。然落天宮則珍寶。落修羅則刀鎗。而落人間則雨。又譬之水。然諸天見爲琉璃。地獄見爲濃血。魚鱉見爲窟宅。而人間見爲水。何以故。所證異於中斯所觀變於外耳。故詩一也。詩人爲之。則綺詩矣。道人爲之。則妙偈矣。楞嚴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爲物轉。與轉物之別也。作詩者能不爲詩所轉。則何渠淵明諸人不爲少林諸宗乎。余之謂上人詩不礙禪。以此上人籍江夏。嘗游衡山。山故有石頭庵。頃自江夏來金陵。所居寺又近石頭城。則總而名其集曰石頭庵集。余讀石頭庵集。而祝融君山之奇。洞庭雲夢之秀。鍾阜大江之雄。天闕棲霞之觀。若盡收而入於子墨之府。上人妙明中所現山川名勝。殆爭流競秀。令人應接不暇矣。嘗戲謂上人。此中末後一句。謂何肯容學人同參否。上人听然而笑曰。去去。石頭路。

滑。

懶仙云。昔人以禪喻詩。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捧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吐。動觸天真。此則詩機禪理。一一證合。筆墨間有神動天解之妙。

寂學上人詩序

陳組綬

餘英極望。重峰峻嶺。壤割居半。冬行羣勝中。石髻枯青。草髮深緝。霜工費許。大力染千樹。楓曾作幾日。供一夕寒甚。單衾擁背。不作熱安臥。不得先鳥而起。視谿前樹。濯濯交枝。髡顛沒足。雖欲遲暮弄姿。無復着蒂處。蓋遊人自西子湖過者。如裘馬年少。錦帳流連。日費十萬錢。不足供夜遊一擲。無故犢禪。推髻作田舍生活。又如十五女郎。踏藉羅翠。展轉人懷。袖間量珠買曲。一顧爲恠。忽爾服縑素。戴籜冠。飯首瞿曇。荒稿索莫也。此中明山。複列迥絕聲塵。爲古德枯精證覺之所。其來已久。余息肩甫信宿。即遣小兜。問琳禪師。得道處。跌坐銅井古松拂雲。靈泉貯月。燕栖巖窟。天風颯然。又扶筑攀葛。直躋峰顛。晤某某兩上人。

道氣淵默。有琳師宗風。歸晚拈髭紀諸奇勝。都未拈示。一之日。將發棹歸。看斷橋衰柳。風剪雪獵。近作光怪何似。寂學上人。以一箇至。亦詩亦禪。有齊已休違之遺。余益復喜。謂此遊不負餘英靈秀之氣。衆山結之。衆山靈秀之氣。寂學諸上人發之。始知裘馬移情。豔冶進道。正是人入勝地。但未能飽飫風霜。與諸上人共此歲晚耳。

懶仙云。瑤草琪花。手觸便秀。口咀便香。風之而韻幽。雨之而光潤。不染人間烟火。

宛轉歌敘

董斯張

原夫八閩肇創。九變載作。歌穠桃。葉紫雲。駐而不飛。曲麗竹。枝綠塵。舞而難定。並馳丹鉛之巧。致寫翠樓之態。六代以遷。作者雲擾。躡壽陵之步。襲則非腴。乖阮隃之律。彥而無貴。繁聲輩作。予實病之。虎阜之陽。雀市之側。其中有畸士焉。氏胤彈劍。人憐懷璞。烏則五色投懷。花則千葩含穎。任城學海。扶風繡囊。一篇纔出。漢宮損其顛狂。片語畢投。楚后蠲其疾首。而風流盼倫。駘蕩亡檢。如遵桑

陌或袖金而致請。乍履狹邪。動停鞭而遙問。春風一曲。蘇州之腸。應亂高城。百
雉。太原之髻可裁。爰譜新聲。極摹別恨。餘情所致。亦復及人。長門請賦於文園。
衡山倩書於水部。冷然可聽。各種人懷。若乃傾城麗質。獻笑承歡。人前色授。把
玉腕而交憐。堂下目成。解羅衣而非勸。珍鬢微亂。宿處留嬌。眉墨未施。粧成還
等。晤黃姑於七夕。邀白帝於窮桑。吐含情而油素。餘香寫妖冶而采毫。掩色至
如送君遙渚。閉妾空幃。錦字鴻絨。瑤琴鶴弄。帳中蘇合。全銷雀尾之卷。篋外遊
絲。半織龍鬚之席。乃或新縑愛移。亡簪意斷。扇老秋風。泣齊紈之卷。篋外遊
井。驚翠羽之沉泥。邈後會而何期。迎前歡而已失。則有言言織恨。聲聲代啼。瀾
漫怨海。非木石之能填。鬱蠓愁城。豈雲梯之可破。下逮越人繡被之寵。王孫金
丸之壁。螻蟻葶於黃壤。鳳凰集於紫宮。靡不綴以麗辭。豔其幽悰者焉。試令婉
變小鬟。啓丹脣而逸響。便娟車。子按紅牙而理音。可使素鵠翔舞。玄駒傾聽。月
下裴徊。羈魂聞而破涕。尊前臚厲。剛腸翻爲繞指。真詞林之爛錦。文囿之片玉
也。僕本鄙人。素嘗斯術。載觀清顏。恆憐絕調。和之彌寡。賞音慙乎爨下。情之所
鍾。獨嗜踰乎昌歎。託彼梓人。播諸好事。雖使祖龍未死。不赴咸關之灰。記室載

生靡奪洛陽之價。

懶仙云。響遏行雲。調高白雪。

絳樹音序

卓人月

竊謂閨閣之才獨秀不數奇男聲音之道良深休誇啞色入肝脾而感頑豔無過一室之通。變庶物而亂靈祇。方信兩間之塞。夫詩與歌不遙。顧或長于手而短于口。舞與曲相應。亦或工于態而拙于喉。卽如柳絮傳于一言。機絲溢于千首。錢刀何用。傷離別于白頭。流水有情。託殷勤于紅葉。斯已徵其錦腑。奈未動乎朱唇。又若風裏初翹。喜玉龍之顛倒。鶯邊獨試。類霜鶴之羞慙。宛若鶯鶯乍來。梅下忽然逐鳳。幾入雲中。郎當之袖。雖長幼眇之音。不著。乃有琴飛綠萼之香。箏弄紅窗之影。鳳響已歸天上。亞之復得親聞。鷓絃俱學宮中。善本浪稱絕技。擊阮咸而居記室者。紅線撫短笛而降茵于者。綠珠人曰。律呂之精。俱堪不朽。然而絲竹之事。未入自然。惟是繞梁不散。傳逆旅之曼聲。啓櫃相逢。美才人之新囀。飛燕之後復呼。飛燕紅芙蓉。憤引禽來朝雲之側。更立朝雲綠鸚鵡。頗

知人意。庭中豔曲驚花朵。片片沾衣。垓下芳魂在草頭。枝枝應拍。百回鶯囀。寧辭一束之綾。數串驪珠。豈但千金之值。歌王渙之絕句。雙鬟以此稱奇。吟白學士長篇。弱女因而長價。河滿未終。九轉腸一時忽斷。柳綿又少。雙垂淚半。响難收。隔簾記伶客之腔。紅紅可方。黑黑擊節。唱稼軒之作。田田止共。錢錢至于。墟城仙嫗。觴天子而謠白雲。秦隴神姬。遇沈郎而歌瑤鏡。鬼如紫綬。翠綬。琅琅。楊柳之謳。妖若紅裳。綠裳。嫋嫋。春風之怨。抑且玉真捧髻。夢裏微聞。菩薩鬘。蘇小牽帷。醒來遙續。黃金縷。紛紛瑣瑣。莫罄青編。怪怪奇奇。無踰絳樹。蓋一時出口。而恍有兩音。始終不亂。兩人側耳。而各聞一調。思議無從。是以元人載在。瑯嬛會。比于黃華二牘。若夫魏帝誇其善舞。又配之宋臘清歌。妙矣。斯人寧止一端之擅美。癡哉我輩。忽向千古。而鍾情。願安得六六成行。戴金搖而擎玉拍。聊用取二三官調。乘班管而訂紅牙。試看句出。文人字字必有媚。媚。嬋娟之態。會須譜傳美女。聲聲不負風雲月露之章。分北分南。使燕趙越吳之麗。各騁專門。合南合北。見洪纖緩急之間。不宜偏勝。雖不能化一人之口。而作雙亦庶幾攝五方之音。以歸兩當。知鴈樓主者。有意推敲。不許下里巴人。無端倡和也。江南月

中人書于慈淵之嘖曲亭。

海岸云。齊梁豔曲。

嬾仙云。樹裏聞歌。枝中見舞。不知其爲筆爲墨。

憐才篇序

黎遂球

才與識與膽。三者相需而動。有才而無識。則輕受人憐。以至于比匪。說在乎荀文若之于魏武。有才識矣。而無膽。則不能蚤自引決。而仇疾我。卽說在乎蔡中郎之于董卓。孔北海有識有膽者也。而其才太疎。故卒爲魏武所困。而無所成。諸葛孔明有料事之識。不肯輕受人憐。然無知人之明。故不能援壯繆公。而當其北伐也。亦以無應而歸。故才者必欲其識。膽並至。不然皆不足以爲才。亦宜以不才終其天年。惟憐才之人亦然。不才者必不能憐才。說在乎葉公之好畫龍。畏真龍也。其無識則疑。疑則凶。終說在乎漢高之于韓信。才識具矣。而膽不足。則多畏。畏則忌。說在乎魏武之於北海。魏武有任事之膽。無任人之膽。亦其知人之識有餘。處己之識不足。漢高處己有餘。而知人不足者也。惟處己正。故

膽亦自足。卽不知人人亦樂爲之用。不害其爲事。此漢高之所以過于魏武也。項羽無才無識有膽矣。而志盈。足故不能用。范增孫仲謀有用人之膽。而無任事之膽。皆無志也。猶之乎無用人之膽也。劉玄德膽識俱正。能用人而才終不足。至于所行之事。與初心違。故其所用之才。亦止得三分之一。予嘗求之從古來。才固莫如周公。能憐才亦莫如周公。吐鋪握髮。其易見者也。使無識則不能任。呂召畢散。諸人相與伐殷。又負扆而臨之。各盡其用。無膽則夷齊箕子者。俱處之不得其道。故惟周公能憐才。其他皆否。然或者時地偶有可乘。足以相下。故事亦成。如司馬氏當三國之餘。唐李氏宋趙氏當分崩困憊之後。皆中才可濟。然合前數者論之。亦危之數也。末世無才。則往往求之于單詞片語。而其間小有才者。亦每學蟲聲獻偶。得以希人之憐。或又從而妬之。皆可恥笑。雖然。存而論之。亦足以見夫人之所爲。能不能也。予友朱叔子氏。試經濟于山林。所居禺峽。故黃帝子采藥讀書處。向頰沒於蛟螭荆棘。叔子獨能與曾季狂按舊籍。闢草萊。復洞天福地。諳凡古。今游人一事一言。悉窮索於斷碑殘簡中。此豈非具曠世之才者。今讀其所輯憐才篇。上自帝王卿相。以至於僧伎鬼卒。

無所不書。予爲之感歎。既而又欲因之以正告之天下。今天下需才急矣。乃相與塗鏘要結。所進者多非所宜用。其有氣類相召。樂育培植。則又輒以爲黨。又其間稍稍自負者。急於求見。或未免失身躐迕。於是人可亦可。人否亦否。不復能自行其志。嗟乎。此其所以負聖主憐才之至意。則益不可以不明。夫所稱識膽之說也。若叔子者。高尚爲志。是篇殆爲感遇而作。且以訓世。豈復屑人憐哉。是以舉予恆論者爲之序。

嬾仙云。世人皆欲殺。嗟乎。欲殺者。直是無膽多畏多忌。然世上真才。寧受人殺。不受人憐。

陳小韞詩序

鄭之玄

陳小韞者。予友陳宗九之令女也。宗九博學多聞。善諸體詩。小韞年八歲。竊學宗九爲詩。得語云。素手挽琵琶。清聲明月中。宗九見之驚曰。此吾家道韞。於是小韞能熟讀綱鑑。世說二書。益爲詩。宗九稍出以示余。余始駭嘆我輩不如也。古今所傳樂府諸題。其事之關於閨閣者。率男子作女人語。雖工不必肖。若夫

以。夫。人。作。女。人。語。則。渾。身。都。似。矣。此。小。韞。之。所。以。爲。詩。也。鍾。記。室。詩。品。言。自。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又。曰。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敍。別。之。作。亞。於。團。扇。何。戛。戛。其。難。之。也。借。如。蘇。伯。玉。盤。中。之。妻。寶。連。坡。迴。文。之。婦。莫。不。曲。折。溫。柔。纏。綿。深。妙。讀。其。詩。者。使。人。有。仇。離。悽。怨。之。感。豈。男。子。所。能。爲。哉。小。韞。之。詩。體。物。甚。微。溫。婉。而。靜。無。傷。怨。之。遺。雖。不。必。方。之。於。古。要。自。成。其。爲。閨。閣。之。本。色。矣。其。詩。之。嘉。者。採。蓮。云。輕。舟。忽。逢。三。數。女。手。撥。荷。花。隔。舟。語。片。片。花。英。隨。波。流。隔。水。爭。拋。青。蓮。子。妝。樓。美。人。云。宛。轉。秋。波。自。點。點。綠。鬢。梳。成。春。雲。黑。纖。腰。無。力。罷。曉。妝。風。飄。翠。袖。動。簾。櫳。擣。衣。云。須。與。月。落。青。天。曉。空。庭。惟。集。雙。啼。鳥。織。將。錦。字。寄。秦。川。曾。奈。深。居。行。人。少。玩。月。云。月。容。何。事。帶。雲。紅。却。被。風。來。雲。已。東。爲。愛。入。簾。分。碎。璧。忽。看。掬。水。若。浮。空。將。過。三。五。俱。堪。玩。半。失。圓。明。自。不。同。信。死。信。生。誰。會。得。好。將。底。事。問。天。工。皆。體。物。緣。情。語。也。予。故。錄。而。記。之。恐。其。久。而。失。又。系。之。以。詩。詩。曰。樓。頭。題。得。美。人。妝。素。手。琵琶。學。句。嘗。錦。字。烏。絲。闌。欲。滿。玉。臺。豔。曲。體。誰。長。閑。情。欲。共。流。蘇。語。詩。氣。渾。如。噴。雪。香。恨。事。世。間。常。不。少。可。能。天。壤。嫁。王。郎。

嬾仙云。三百篇中多婦女之什。後人極摹擬而不能似。女人詩豈男子所能爲。詩發乎情。所以取其真也。

西子執序

萬時華

今瞰長洲之苑。汎錦帆之涇。麋鹿臺荒。鷓鴣殿廢。然過其下者。響屨之屐。似破苦心。靡蕪之魂。疑來湖面。未有割然。遂無情于西子者。夫人彼此相感。然後情生。當其離合生死。有所撫膺酸脾。然後情至。人之于西子。何情哉。大抵情之深者。非以義烈。則以冶豔。今試道武陵。泛舟西子之湖。鄂王廟在。蘇小塋高。豔魄忠魂。行道之人。同傷異感。獨至西子。或引論于傾城。或揚勛于霸越。若舉朱仙之恨。西冷之泣。向所歎。獻感動者。而交讚之。然世之弔西子者。賦或千言。詩幾萬什。兼之制舉執。蓋自子友米子京始。子京文士風流。舉止自異。世操觚能以詩賦擅者。什四五。下能爲制舉執者。百無一焉。自子京廣其途。以納之。世之憐西子。不欲以詩賦擅者。盡得解衣盤薄。無鬱伊于筆墨之間。此文章快事。抑亦西子之遭也。或曰。昔襄陽畫癖書淫。或至拜石。終日。然未聞好色。自喜。今勺圍。

文雅。子父同風。子京復何愛于西子哉。余曰。孟氏掩鼻之言。復使西子千秋。不以色標。迺以潔著。夫襄陽固饒潔癖。子京取于是。殆神明乎。乃祖之好者矣。余亦以制舉執。不以詞賦。蓋弔西子不奇于詞賦。奇于制舉。執相與成子京之奇舉也。

嬾仙云。雋不傷綺。藻不涉豔。錦心玉骨。浣紗人應稱知己。

推秦記序

方應祥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荆卿徐夫人七首失鏑于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語中于副車也。荆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願亦作此蚤計。何哉。雖然。副車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沙丘之魄。安知不卽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雷庭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豪桀舉事。魂礪廓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馮吾一意以遊戲鬼神。其肖吾之意。與不必肖。吾亦以馮鬼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瞽人有穹后羿之射。時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之雪涕而乞死。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况乎策勳中不中間哉。有能賞吾此

語者可與共賞。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譜荆卿而譜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傀儡之場。瀟窳高寄。豈可世人情量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快鬯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惋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已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懶仙云。博浪一擊。千古快舉。雖中副車。祖龍之魄已奪矣。嗚呼。報韓之心。豈能一日待哉。

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韻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獲理。兩氏遇於塗。必粹項交唾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口。右執鐵肝。兼寫並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於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繇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恫於時。起蘇衛稿壤。爲當場之弄。其豔蘇意微。其醜衛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高。人之欲不朽。檜高甚於存武穆也。官商鑄之不愈於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律。故世培之能于司刑於此可知也。然世培之於古。

之爲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哦梅花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協於銅琶鐵絛。歸于骨。王右丞秦鬱輪袍領解。第歸於藝。世培旣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於道。柳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於鼻。世培拈一禿節子。近晶漢日。遠遏胡雲。歸于功。且夫譜事爲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已。以世培氏之詞。爲嚮。享於諸氏。聰氏享諧。瞭氏享態。藻氏享華。俠氏享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豔。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綆。是固英怪。非其才莫能爲之也。

超宗云。紫雲仙目李青蓮五臟皆錦繡。贊此文不得不襲其語。

懶僂云。世培鴻寶兩先生。其忠誠逼上天星斗。落想琢句。又能擲地作金石聲。

方外司馬雜劇序

陳弘緒

屈原之後無騷。子美之後無詩歌。屈原之騷。子美之詩歌。皆其幽愁抑鬱。悲憤感慨。不容自己而後見者也。去屈原千年至子美。去子美更千年至於今。士之幽愁抑鬱。悲憤感慨者。未嘗不同。其所爲詩騷之類。旣不能如兩人之雄偉。則

其才宜別有所寄。以獨出而不可揜。小說彈詞詩餘雜劇之流。皆其繼。詩騷之餘。別有所寄。以自洩其懷者也。然以是數者論之。備小說之奇。攬詩餘之秀。去彈詞之鄙。則惟雜劇尤不易工。方外司馬何人乎。蔡跣踏雜劇。何爲而作乎。其幽愁抑鬱悲憤感慨。誠不可知。然其技則幾與屈原之騷。予美之詩。爭勝矣。夫其技何以至于此也。可嘆也。嘗試於高堂靜夜。燈燭交熒。鼙鼓逢逢。譁呼雷發之際。進俳優發場而歌之。當必有髮上指而鬢怒張者。有之。其爲我謝曰。休明之時。士無不平之意。幸毋爲諸俳優所動也。

曇隱云。今雜劇家最多俗筆。若欲以繼詩騷之餘。當令舌橋不能吐矣。

新西廂序

卓人月

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且也歡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後。今演劇者。必始於窮愁泣別。而終於團圓宴笑。似乎悲極得歡。而歡後更無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後更無死也。豈不大謬耶。夫劇以風世風。莫大乎使人超然於悲歡。而泊然於生死。生與歡。天之所以鳩人也。悲與死。天之

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而猶不忘生。是悲與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風焉。又何風焉。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之慧業。而猶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焉興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真。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飾。聞之者足以嘆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元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矣。因其意而不失。則余之所爲風也。

海岸云。卽就歡場。演出苦諦。正是佛心度世。

爲僧募米之匡廬序

艾南英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四方之食。而四方

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糧飯。僧以爲敬。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曰。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僨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景星而行。且爲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臨吉撫洪瑞。數州之民。實賴以安枕。而况出其升斗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曇隱云。桑梓之慮。恫乎言之。福田之說渺矣。余嘗論天下叢林。緩急之際。其衆可用。蓋打包僧既無內顧。頗多剛勁。既聚之衆。不必募合。且素有清規。易約束。昔金人過獨松嶺。徑山能仁寺聚衆拒之。而五台亦與金人鬪。然則餉僧徒佛事也哉。西華云。五代李愚爲相。廢帝謂之粥飯僧。薄其非經濟才也。若飯僧有關桑梓。則伴食之相。且不逮僧力遠矣。

蘭臺居士瘞田序

張溥

聞之。搖風隕樹。枯條不存。煦日在冬。含穉必發。物無隆殺。義存周流。是以靈臺
瘞骨。諸侯服西伯之仁。漏澤埋骸。中國變宣州之俗。匹婦叫呼。而霜下。孝子感
動。而泉生。是皆說著精誠。道兼存歿。然若流漸降。古制益微。病方徒設。於李唐
浮屠。莫救乎殊域。焚屍哭子。但怨驪山之土。灰負火出湯。誰采北邙之松柏。惟
我善士。乃啓弘心。爲義旣不辭難。好施必先閔死。荷鍤而往。寧捐負郭之田。扶
杖相哀。忍舍一舟之麥。緇黃行路。僮僕爭驅。愁攢指之無家。與杯土以止息。若
夫寒飈。鷹粟逐狐狸之夜。妖灼暑鑠。金揮蒼蠅之弔客。日徘徊乎莽莽之野。非
求知於冥冥之中。乃知莊生長歎。不尙虛狂。裴相喜施。豈資空漠。嗟逝者爲誰
氏之子。幸仁人有可食之粟。然則金經善寫。猶然楮葉之雕。佛像勤裝。未足眉
毫之補。孰如觀型居士。共助美因。使流民誦中原之有菽。山鬼且長夜而知歸
乎。

癩仙云。側乎仁人之言。

智囊序

馮夢龍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爲焦土。人無智。爲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林蕺不繇。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爲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舜。而困於頑嚚。亦莫大於孔。而扞於陳蔡。西隣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穀食。東隣之子。紃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若夫土窮而石見。則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於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於廩泥。於井。俾於陳若蔡。何暇琴於床。而弦於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錯。不死於智。死於愚。方其坐而譚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爲不智。讒與身滅。雖然。錯愚於衛身。而智於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於名臣。輓近斗筲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

誰媿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里子焉。後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範。王德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並擅斯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務。豎勛。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繇性生乎。繇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於土石。而以紙上言爲之舂鍤。庶於應世有瘳。爾。或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鷄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雖奸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爲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爲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衆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篇首。

懶仙云。猶龍氏胸中有智珠。大智大圓轉。小智小圓轉。彙爲智囊。將使下人有上智。同證入智果。於篇首見其端已。

俞者菑自序

陳梁

讀山海經。至已寒。禦兵愈疾。諸產未嘗不神疑。意。然匪怪禽妖獸。卽毒蟲奇鬼之都。居不可近。縱玉山王母就而觴吾。亦必掩側卻走。設作大言欺人語哉。獨侖者上多金玉。下多青護。中惟白蒼（音羔）之木。如穀而赤理。汗如漆。可血玉（樂玉作光彩也）。其味如飴。食之不飢。可以釋勞。嗟乎。吾總不戀戀此人境。畏勞畏飢。苟安故里。得一吮嚼。幸矣。天假之翼。吾將飛而宅侖者之山。以上之金玉。娛吾家人。以下之青護。予木汗血。吾之筆。而吾飯其樹。何難。屣一烏沙巾。乃庚字侖者。以志仰止。適有棗梨之蓄。遂署曰侖者蓄。凡三十條。目爲八區。後昆蠶負釀師。自能珍之。

曇隱云。瞻芝幢。聆鶴吹。恍惚此身在闌花璠台。

印史序

沈承

沙界一大圖書記也。石補齧戴。是謂印牀。劍嶺蓮嶽。是謂印骨。合璧聯珠。是謂印篆。雲霞如綺。江漢如練。是謂印之赤白文。草樹之苗。是謂印之痕。禽魚之尾。是謂印之影。水流花開。是謂印之奏刀。髮豎眉橫。是謂印之結體。龍卦龜疇。是

謂印稿。酉巖汲冢。是謂印積。科斗鳥跡。是謂印說。自天驚雨逗。以還纍纍之敦。彝碑版。是謂印上之波點。卽西方之黃面。東海之青山。是亦謂印中之佳手。而印外之副本也。誰爲印胎。曰有一寶輪。非金非玉。誰爲印鈕。曰有一帝窾。非龜非虎。誰爲印匠。曰有一鬼斧。非鏐非鐵。誰爲印墨。曰有一空華。非丹非粉。誰爲司印。曹曰有一子虛先生。非香案吏。非符璽郎。亦非太乙老人。是故印之所積。則爲糟丘。印之所走。則爲筆陳。印之所登。則爲詩壇。印之所變化。則爲劍術。印之所鼓吹。則爲竹肉部。印之所駘蕩。則爲溫柔鄉。印之所受持。則爲香之五薰。而丹之九轉。會得此意。雖垂無綸釣。彈無絃琴。而亦是印。不會此意。雖入五都。擁百城。而不是印。然則胸中自有釵脚漏痕。方許參不違印史。如必鏤舟而求。按圖而索。謂某代當摹某式。某人當用某記者。寧向名山瘞吾印史。

懶仙云。筆下具天劃神鏤之巧。寶光百道。輝耀今古。君烈圖記掌握。幾欲指斥八極矣。

魚目笑自序

姚宗典

魚目笑明月。晉張協詩也。明月者何珠也。莫寶于珠而魚目笑之。抑何其不知量歟。雖然有說焉。魚目猶人目。然用之則明。不用之則昏也。明月珠猶月。然月無與予我。我亦無與于月也。此明月之不如魚目也。魚目見明月。卽魚目居然一明月。而魚目靈于明月矣。明月入魚目。不能必魚目之不吐棄明月。而魚目貴于明月矣。此明月之不如魚目也。魚目自以爲過之。故笑之。余生長菰蘆。而近不識洞庭。矧天下之奇山水哉。此魚目之見溝澮。不見江湖者。乃不勝其自笑焉。笑而詠之。謂魚目之受命于天如是而止。魚目自笑不敢笑明月也。刻魚目笑而天下之侈明月者。或復靡然笑之。曰子所謂蚘窺蠅聲。何足語于風雅之道。而詹詹自以爲能詩。多見其不知量也。魚目亦笑而不言。

懶仙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明月魚目。有何分辨。若遇碧眼胡人。定有識別。

文石軒宮詞小序

宋實穎

蓋聞班姬紈扇。悵明月于昭陽。西子浣紗。弔青萍於粵苑。扶風織錦。翡翠人間。

出塞。擣衣吹簫。天上茂陵未聘。琴心將別。雀俱飛。金谷正移。歌舞與朝雲爭豔。佳人洵有情也。公子獨無思乎。是以珊瑚駕筆。徐陵流咏玉臺。芍藥催詩李白。才名金屋。引驚蟬于寶瑟。江令謝六宮之表。宿蘭燕於瑤筐。杜客寄揚州之夢。至若雲留洛水。思王見而激詞。雨處巫山。宋玉聞而作賦。渡空桃葉。芬芳桃李之歌。步出金蓮。唱和蓮舟之曲。體輕飛燕。臨去欲仙。秀埒麗華。當筵自舞。此雖遞降乎風人。實亦兼收夫騷雅。若我黃子。甘泉鹵薄。盡在清文。西蜀纂組。悉歸華簡。加以蕭瑟山川。楓冷吳江之葉。飄零雨雪。月寒湖上之支。謝上巳之游。蘭亭已邁。采東籬之菊。九日方閒。用播宮詞。爰昭衣豔。楚山十二。競妬娥眉。晉黛三千。咸工綽約。寫蛟螭之圖。無事上官。握管製露。桃之句。亦猶花蕊。修文况復。燕臺荒草。青塚怨識。明妃南國。黍離半面。妝同徐后。長門天遠。賦成金石之聲。西禁鐘深。調是霓羽之奏。昔梁風輕。蕩簡文尙號銀筆。隋曲淒迷。蕭瑀自矜玉尺。矧茲夢入瀟湘。思牽楊柳。悲聞帝瑟。泣望姮娥者乎。是則清平三調。可冠天寶之詞。惆悵五言。實領太和之袖矣。

懶仙云。昔人願將珠璣爲王謝裝書。思把珊瑚與徐庾架筆。每讀既庭文。字句香豔。

請先蓄薇露灌手。漱玉糝香。然後發讀。

種霞語影序

筠科友崑仙

嬉笑而皆文章者。髯蘇也。文章而皆怒罵者。禿李也。生人之情。嬉笑可矣。何必怒罵。然世無一可嬉笑人。又何必不怒罵。怒罵而在人。遂怒罵而在文章矣。種霞道人程如晦。嬉笑人也。人人在其嬉笑中。人人在其怒罵中。怒罵不已。又語影而成文章。筠嘗過道人。苔花塢。坐種霞亭。出文章而語筠。以怒罵。筠曰。子以語罵人人。受子罵。子以罵語影。影答子罵。邪道人曰。影不答我。影却罵人。我以罵罵。影以不罵罵也。筠曰。且莫罵。且語影。人身相燭影。能定通窮。雖然。人知通窮。在相影中。不知通窮。在語影中。影可語。語之通。則報之通。語之窮。則報之窮。窮通在語中。通窮不在影中也。萬物有形。則影隨之。苟事無形。又安有影。苟事無影。又安有語。耶。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形卽是影。又安有真影。而語與之。語卽是形。又安有真形。而影與之。夫如是。語與影皆無是處矣。如李青蓮贈子亭。以種霞果。謂霞可種。耶。謂蓮生如霞。其影蔓蔓。曉夜池中。種得數莖影耳。影

可種。則語亦可種。道人種霞影於語中。道人又種語影於霞中。紅光照眼。皆其影中嬉笑。玄音射耳。皆其影中怒罵。道人醒眼看人。則霞影盡白。醉口罵人。則霞影皆黑。道人文章如落霞片片。飛自指間。語雖罵人。影却自喜。喜來時。影幻髣蘇。語語嬉笑。喜去時。影幻禿李。語語怒罵。筠笑之曰。子出文章問我。子將罵我耶。道人怒曰。吾與若嬉笑之耳。何言罵筠。又笑之曰。如子語。仍是罵。曾何嬉笑耶。道人顧影。不覺破笑。衷之影曰。吾果罵。吾果笑。影復不答。衷之筠。筠亦不答。道人喚影子往撲青梅。數升。買筠再答。筠是答於新夏一日語影序中。

種霞云。虞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何敢怒罵。方受人怒罵。何敢怒罵人。余正作嬉笑面孔。穉翁認爲怒罵耶。余將緘口而避影矣。

懶仙云。嬉笑耶。怒罵耶。空靈幻變。不落一筆墨痕。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攬

晚明百
家小品 冰雪攜上卷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記

春風樓記

曹學佺

夫山。誦。水。羸。則。能。蕩。之。而。來。壑。深。舟。固。則。或。負。之。而。去。故。樓。居。爲。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爲。智。者。之。至。樂。也。余。今。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楣。相。對。一。呼。卽。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人。孟。乾。公。之。所。創。也。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銅。雀。春。深。瑤。臺。月。滿。嘗。有。春。風。微。籟。被。之。絃。管。抽。其。景。光。矣。至。今。烟。霞。傍。岸。猶。疑。綺。障。之。施。鳧。雀。浮。波。尙。作。清。音。之。和。者。也。雲。將。屬。余。所。以。記。之。余。見。東。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噓。吸。風。雲。者。誰。家。別。業。若。個。良。工。祇。似。秦。蛾。背。鏡。孰。映。黛。光。吳。駟。過。門。徒。看。練。影。者。哉。春。風。樓。若。爲。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爲。此。樓。有。也。層。構。旣。崇。八。窗。自。豁。堂。麗。而。華。房。密。而。曲。集。珠。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

婦。玉杯。範雪。銀燭。擎烟。中無不有。外別一區。天井。載浮。空廊。受浸。樹勢。半欹。苔痕。盡染。旣風。生其。薦爽。雖月。晦而。駐明。東西。兩岸。俱有。長垣。亦官府。之所。築。乃爲我。而隔。市塵。矣。西山。逶迤。而來。猶窺。一抹。似露。半眉。落日。倒景。則出。金翠。之盛。粧也。南面。相對。其爲。長隄。高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支色。其在。柳樹。之上。依稀。柳色。也。東南。水特。寬。地勢。若少。缺。湖中。島嶼。有蘇。公亭。峙之。望北。輒有。無窮。之想。余一夕。與雲。將汎。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聞簫。鼓聲。渺渺。自空。墮。回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我。輩已。神仙。中人。矣。

懶仙云。揮毫噴彩。有跌宕風流之致。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故。聞于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滌。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遊醉翁。放于琅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豔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願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

頽。釀泉之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修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再遊醉翁矣。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鏘者。其泉之翳鬱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牆之障礙而鑿之。甬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圯。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爲半池。如玦如鈎。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豐樂者。輪奐弈然。可以覽憩。凡此皆守君之畫者。其木石傭作之費爲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吾與子之遊于今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于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惟自元祐以前。琅玕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琅玕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圯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爲不偶。願方宋之盛。滌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

得因民之樂以流連于名勝之區而脫然于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騷騷其民困于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廚傳之不懈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感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道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偃僂提攜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日以蒼顏白髮頽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詫于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

懶仙云。新意顯之。舊意微之。自我作租者極意玲瓏。租述前人者更加蘊藉。二亭已爲前人著美。此文只須如是蘊藉。

五岳園記

焦竑

若夫排層空。駕遙峰。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表。五岳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峨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之神匠。大地繇乎心造。非夫曠覽之士。忘懷畛域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杜日章。今之名將也。杜自蘧侯清靜。績最晉陽。元凱淹通。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亢厥宗。夙以貂蟬之英。抗煙霞之志。乃國恩縻之於前。家聲系之於後。青山白雲。常在夢寐。因嘆曰。羊祜日遊峴首。吾未之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爲康樂乎。於是五岳草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舊區別成。犖趣。南曰峴。巖洞。金簡玉牒。髣髴見之。象衡山也。西蓮花菴。三峰縹緲。象華岳也。草堂之前。鑿石爲池。曰天中館。象中嵩也。東北迤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翼八山。吞吐迴合。象岱恆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或仆。堆阜竅穴。委邃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未能盡。君乃千巖萬壑。覩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使幽遐環詭之觀。不鞭而來。無脛而致。斯已異矣。或曰。君駕四牡。鏘八鑾。所至變氛。侵爲祥光。馘梟獍。無留跡。方將立會表於高阜。敞和門於大荒。令若敖慙其六萃。蚩尤斲其五兵。洸洸乎。懽穹廬而震高闕。

也。胡區區一丘一壑間哉。余應之曰。沈滯者志壅。恬曠者業弘。况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之異日者。獻凱雲臺。飲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卽謂茲園爲君之土山峴首。其亦可也。是役也。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今紀之。曷示後人。

懶仙云。向子平待婚嫁旣畢。勅斷家事。後遊五岳名山。不若宗少文圖壁臥遊。澄懷觀道之爲適也。杜將軍釋兵戎而樂丘園。不以世務爲累。可稱方外司馬。

也足亭記

陶望齡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目未已。大溪潢然。時罅籬而出。予恆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畦畹連絡。以爲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蓼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啗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

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箐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侈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袒坐。身足其蔭。闐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疎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醜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尙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

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尙教之。

懶仙云。王子猷愛竹。嘗寄人空宅。便令種植。或問暫住何煩爾。子猷笑謂何可一日無此君。今石簪晉甫注情於燕京。殆與子猷有同好耶。

媚樵亭記

王思任

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鬢而無蓬心。悅其戟手交股。坐我于栗陸柏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水石與居已耳。而且追琢之。丹雘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爲飾且陋。宜其擲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雘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檢櫓。拙判槎枿。誅茅編蒯。以亭爾而來。仍戟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闌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

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鍾鼓還子亭之樸。而相遲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氏。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眉睫間有猜。則入山樵。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哈嘆。竄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懶仙云。被褐之品高。孝先之跡奇。雲溪東湖之節貞。皆樵中之異人也。若夫作會稽守。獻明堂圖者。非其倫矣。操斧負擔。丁丁白雲深處。此余之所心慕而願從其後者。當從謹菴亭側候之。

玉版居記

黃汝亨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地。可眺覽。獨城南山寺。名福勝者。去城里許。徑窅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廠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執而寺以後。方丈地有修竹幾百竿。古樹十數株。爲松爲檜。爲樟爲樸。爲蠟爲柞。爲楓。及色蕉。細草間之。四面牆不盈尺。野

林山翠。葱蒨蒼靄。可鬱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風白月。秋聲夜色。搖搖墮竹。樹下。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爲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餒。命工築小屋一座。圍櫺窗。四周牕。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闌。千薙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巢樹。鑿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勝。卽榜竹爲徑。題之以小淇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集。高客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遠。間覓孤往。亦復自勝。不佞令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袈裟地。片居爲政林下者云爾已矣。昔蘇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則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寺僧一二。每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乎。情境曠眎。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別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毀牆壁籬落砍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爲壬寅秋九月。

懶仙云。子猷徑造竹所。獨往自勝。正不須七賢六逸。與此君相呼引也。

硯北樓記

袁中道

萬曆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做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郎曰。昔通人段成式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于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卽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簿書鞅掌。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自節。嗇山水。雖適。跋涉亦苦。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息影臥遊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鍛。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迷。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雀何常之調。戴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伎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鬪歌。有何好。而自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遊雲幻霞。無所污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盛湯凝。火能銷冰冰強。火滅出水。乖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爲寄。是以漏脯止飢。白雪已濁也。吾必不爲。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

不能周于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媿恥。掛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批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娉娉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以爲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于此樓。作老蠹魚遊戲題。興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淪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余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爲記。

懶仙云。深于書卷之趣。言之津津。硯北之樂。真可做南面王矣。

江峰閣記

陳函輝

縣治中向未有閣。閣之自小寒山子爲令始。縣以江爲名。然四周相去不啻數里而遙。又限之以阡陌。圍之以墉闌。雖憑欄極目。江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江上諸峰。探髻窺人耳。古之君子登高作賦。望遠懷人。往往竊其耳目之所至。用以舒嘯而寄慨。每求異代陳跡。荒丘故壘。悲歌徙倚而臨之。故過大梁如見侯生。登廣武如揖劉項。其胸中皆有所存出而與山川相敵。煙雲相盪。非苟焉。

已也。蘇長公凌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爲不見山。故築臺焉。夫爲見山而必築臺以求之。此其人決非俗吏可知也。若然則揮毫而吟倚柱而笑。搖麈尾以酬清論。移胡牀而就芳樽。於以集賓從。消燕閒。遂足以盡茲閣之用。而攬江山之勝乎。曰殆非也。江自岷峨發源。逶迤萬里。而始至於海。天險地利造物者蓋默設之。以劃限南北。是符氏之所不能投鞭。而佛狸之所不能飛渡者也。此地。在三吳。則爲門戶。在留畿。則爲喉吻。在淮揚。則爲股肱。往日萬家之聚。孤懸巨浸中。猶垂偏霸者之涎。而來竊據者之睨。矧今西北一線。滄桑改易。假令中原有事。戎馬生於郊。二三百里中。平原曠野。無深溝可限。無高壘可憑。譬如一人之身。旣舒臂以當豺虎之衝。復坦胸以當箭鏃之集。危乎不危乎。往物力盛時。舶場大開。舳艫畢集。遠而屬賓百濟。近則閩粵膠萊。百貨津通。商旅饒樂。今海道梗塞。厲禁霜嚴。濶惡不禁。其外輪狡慝。每肆其傍瞰。兼之嗾竈失業。荏苒伏叢。三里之城。僅栖蛋聚。無組練可習。無鸛鵠可擁。危乎不危乎。且也杼柚告空。剝瘡難補。徵調四出。及瓜而遠。成未還。刮索時聞。計畝而算。緡時溢。逋亡久而未復。追呼急而不應。卽爲之長吏者。經年罷給餐俸。俸舍每嘆無魚。則登斯閣。

也。惟有瞿然。慮黯然。愁皇皇。然認以爲籌筆之驛。籌邊之樓。卽江山清麗終日到眼。猶不能挹其秀分其翠也。况乎簿書圍繞。鞭杖喘吁。或終日無一飽之時。或終夕無一枕之熟。而高費畫棟。可以收雲氣而延昕日。夕月之餘暉。其於令也不幾於揮鞭過客之視逆旅乎。然則是得已之役也。何不已。諸曰。吾嘗思古人矣。昔諸葛孔明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廁園籬籬。皆應繩墨。卽一月之行。不改其初。蔡凝自中書遷晉陵。更令左右修治故廡。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此其人豈好劬惡逸。糞土財用。而以博一瞬之歡適哉。春秋諸大夫。每行軍按律。好以暇整相尙。郭有道所過旅舍。雖一宿之暫。必灑掃潔塵。而後去。度葛蔡兩公之意。庶幾在此。後之登斯閣者。徘徊江天峰影之間。俛仰古今人物之感。庶不以余爲多事也。

嬾仙云。古人作記文。每于小處見大。况此閣實實有大關係處。而以飲酒遊山了其事。可乎。此篇反復低回。先憂後樂。環集心眉。岳陽樓記。不得帶美于前矣。

頷珠亭記

梁雲構

余于客歲孤處于此。且三閱月。明發在念。蓼莪生愁。景會偶觸。不覺泣數行下。而形且尪然而影且蛩然而興且素然。更何心于唵嘯哉。今予之與宗泗來也。而予之沉疴已洗矣。乃灑耕雲堂。復陳書畫。其東闢地闊丈許。爨土爲臺。其前疊石爲山。其左右曲輒爲檻。各其臺曰嘯雲山。曰玉龍。余與宗泗馮檻而觀焉。自謂藐姑射不如也。堂之西。鳩匠爲曲房以通內寢。其中又小構一室。大如斗許。題之曰愛廬。實古籍其中。青萍綠綺。縣之壁上。軒窗窈窕。几上有石一拳。甚聳秀。礪硯有若千仞。旁有博山鑪。熱龍涎。其內篆煙裊裊。有若在雲霧中。予興少。至按徽一撥。不問其韻。不韻也。拔劍一舞。不問其術。不術也。再西舊有一孔道。稍除治之。亦僻亦靜。其盡處欲結一茆。榜曰別有天地。而今尙未也。荆扉雙開。有一樂地。松蒼柏古。苔厚草深。中有一亭。故張氏之遺也。頽垣蝸篆。巋然林莽中。幾經風雨。不能殘破。已酉。予葺茅覆其上。再闊其制。爲幽欄曲徑。命童子莠花種蔬。堦前之草不除也。其南又築一臺。狹而長。可迂步而望。蔗養焉。上有危石一片。目之曰小飛來峰。亦時可寓目者。臺之東。治隙地一區。將以構鳳樹館焉。而今尙未也。予與宗泗偶讀倦。輒拋卷而來。唱于唱喁。形踪兩忘。或飲濁

酒數甌。或歌唐音數章。以放浪身世之外。醉則倚頷珠之亭。相顧而笑。問其所
以笑。二生不知也。旁人亦不解也。每於此際。覺吟興勃勃。染翰一揮。僅以自鳴
其天籟。初非有意爲詩也。隨所污之紙。投之瓢中。不數日滿矣。予曰。古人書蕉
之事。千載以爲美譚。旣無蕉葉。敢質之楮。先生曰。諾。我其爲爾記之。

懶仙云。李青蓮留題象耳山云。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濯魄于冰壺也。讀
是記亦如是。

花捧閣記

朱 徽

距城南南可里許。有古禪林曰福勝寺。寺頗宏豁。軒敞門廡。迴衍殿宇。歸然環
城內外。梵剎約可數。惟福勝最著。殿後有圍園。園多茂林。修竹間以杉松。每入其
中。翠蓋攢天。濃陰覆地。龍葱之景。與夫清遠之韻。襲人衣裾。憩坐少頃。頓覺躁
念消而淨。情釋耳根。旣淨。清風颯然。衆葉齊鳴。竹參差互擊。如戛琅玕。與梵音
鐸聲相雜。當此之時。不復知身之在塵世也。然則茲地。非有崇巒疊嶺。足供躋
攀。非有廣澤平原。足寄遊眺。又非有怪石奇葩。足延賞翫。徒以檀欒之態。腰裊

舒拂蒼鬱之幹。盤錯偃仰。上逗日月。旁引風雨。貫四時而不彫。巨昏曉而異色。往往增騷人之幽思。而助雅士之逸韻。一往而深。不知其盡。則寺之勝。惟園爲最。園之勝。又惟竹爲最矣。先是武林寓庸黃公。覽其閒曠。闢榛蕪而構亭焉。命曰玉版居。每視事暇。輒角巾獨往。一觴一詠。自謂不減古人。好事來遊者。競相標致。福勝之名。益自茲始。及黃公去。幾二十餘年。而棟牖傾圯。垣塹湮墮。向所爲詩人墨客吟弄之處者。乃盡爲樵夫。豎子所踐踏。而不之惜。林木疎落。竹數竿存耳。今皖城石雲王公來蒞予邑。民安俗阜。繼以豐年。案無積牘。園無滯逮。庭無猾胥。鄙無豪民。邑中利弊。無大小難易。知無不舉。舉無不當者。凡公所爲。皆子孫久遠之計。視邑事。猶其家事。蓋如此。而又以其暇日。循黃公舊績。葺其廢壞。增所未備。於是乃卽亭後餘址。相土度地。袤廣若干。深若干。庀材鳩工。構作重屋。周繚牆壁。與竹樹相虧蔽。下爲一堂兩室。令可宴息。上則窗櫺四達。以肆覽望。因命曰花捧閣。地不改闢。景則加新。入其室。青濛四幙。如邃谷寒巖。冷泉鳴石上。幽光映互。登其樓。憑檻當空。臨軒納野。如立山頂。遠數雲飛。俯瞰木末矣。嗟乎。寺之勝。以園。園之勝。以亭。亭以竹。覩斯樓也。傑出林表。若相待而

成者。則其勝也。不又惟茲閣也哉。既竣事矣。公曰。是不可無以守之者。乃廉得一僧焉。使居以守。既而又曰。是不可以徒守。乃謀於博士高君會餘。賞爲購不易之田二十餘畝。山五十畝。付之僧。曰。如是。茲寺庶可以永永無虞。而吾閣亦藉以固。由是言之。凡公所爲。必邀於久遠之利而後止。信哉。是役也。柱椽皆取之閒廢。稍益以瓦石之類。不侈不儉。不勞力。不費時。起於壬申之季秋。落成於仲冬。皆本公指而屬博士高君經理之。竹頭木屑。無遺棄者。高君與有力焉。予嘗謂公與黃公材。名文學。既前後輝炳。卽公所以治邑之善政。與邑士民之所以感公者。無異。召父杜母。往往相符合。豈非玉版花捧。共載以不朽者歟。閣成之明年冬。公且以高等遷秩將去矣。而公治績之著于其土。與漬于其人心者。詩人所以致愛護于甘棠。此亦其一也。安可無說于此。乃爲之記。

懶仙云。紙上拂拂時聞翠香。

兔柴記

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

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免柴記。其疏泉劂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窟。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卽迴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免。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庭。滌。煩。磯。竹。里。館。菜。黃。芥。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耳。

懶仙云。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起人高隱之思也。若茲免柴。經玄宰手。可畫可園。借以忘世何不可。

綴舫記

陳元素

仲武止園之西。有靜薰玄滌。娛閒散賞之所。以綴舫爲名。介友人汪山民屬余記之。余詰其所以。舫言容綴言德也。是園也。固以水奇。跨水結廬。汎若不繫。江湖海汐。趨集牖檻。遠楊柔桑。掩映萍藻。山民之仲氏遺民目之曰。魚行樹杪。人在鏡中。斯知其陸處而舟居也。已步之堂堂。妄呼以水閣。閣吭以廊。而腰以室。室于閣。若綴然。室二楹。若舫然。舫言德。綴言容也。余謂山民氏人履大地。水輪載之。無之而非舫也。處易汎安流也。行難航驚濤也。逆旅問津之筏。久宅亦緋纜之維也。彼怖癖者。風怒颿駛。或風逆檣鳴。輒怦怦惴惴。而善游者。數能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視淵若陵。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遊世之喻也。凡外重者而拙。彼聲膏豔灼之途。鉤金競射。如乘敝漏。蕩蕩深之淵。板腐膠液。長年三老看朱成碧。眩易無主。據舷覓壺。其有濟乎。卽倖濟而神魄亦摧喪多矣。夫江南北之間。水陸之衝。樓船繞吹。飛輓百貨。日夜喧雜。市廛烟麩塵溢。腥膻之地。此真鉤金射者所不能一息寧。而仲武居之。獨闢數百弓爲園。借勝于水。取適于舫。此其意殆將虛舟身世而恬然于風波之外者乎。二民氏又翻翻風雅。仲武日與夷猶嘯咏其中。吹洞簫。揖野雀。則赤壁之遊也。酒白茶鑄。黃

庭在案。則蒼雲之浮家汎宅也。問星博望之槎。醉雪山陰之棹。而摩挲彝鼎。品定古今。則又可題之爲米襄陽書畫船。而舫之用綴之義。汜園之槩。主人之韻。可以想矣。昔魏芳林園患無水。傅玄先生作翻車轉之灌水。今仲武綴舫。乃狎弄潮汐。布衣之樂。不幾可以傲萬乘乎。

懶仙云。人生浮遊塵世。舉足皆風波地。常欲卜居幽僻。傍溪臨流。舒嘯自得。力有不能。每覽此記。令人有濠濮間想。

浣紗石記

王章

嘗讀史至越世家。載少伯入陶浮海諸軼事。彼直去將相如敝屣。而何有於一尤物。乃當勾踐薪膽之日。而少伯顧以陰符權奇。屬之賣薪女。女固施氏。居苧蘿山。其下蓋有浣紗石云。相傳是女浣紗溪上。而少伯巡行。媁之以羨吳。而因沼吳者也。嗟乎。羨里之釋。夫非女謁乎哉。而胡浣紗片石。獨以施著。則石不能重施。而施特貽石以重也。向使施第以朝歌暮絃。雲鬢月貌。流豔當年。而不足雪行成之恥於萬一。則紅拂綠綺。已隨烟草腐。而區區卷石。安得與黃絹幼婦。

之碑。並垂不朽乎。曹以純。孝守經。而抱石伸節。施以隱忠。用權而浣石洗仇。生
死不同。其於君父。不可磨滅一也。余居恆盱衡山水。竊有意乎其人。而憑弔之
不謂一行作吏。輒授茲暨暨實選目之所不競者。而予則輒然喜曰。是固少伯
所生聚教訓之區。而予庶得以觀風儀法也。意苧蘿之阿。必且佳木繁陰。亭榭
層折。負者歌塗。行者休樹。而騷人游宦。相與題詠不絕。庶千巖萬壑。擅勝千古
乎。迺從巡陌經行之餘。勤蹇周覽。則索所爲佳木亭榭。與三家村舍。大率皆寒
烟荒阜耳。而浣江環曲。如帶潺潺。汨汨橫浸。一石石可數尺。許岸芷汀蘭。覆護
其間。而浣紗兩字。千載如新。嘻。滄桑疊變。爾不見蘭亭之鞠爲茂草。鑑曲之障
爲石田。而是石也。猶悠然無恙。將無生聚教訓之靈。賴以收功。而願留如綫於
嶄嶄者耶。然則思少伯之風流而不見。見斯石也。其猶想見少伯之遺蹤歟。予
吳人也。側常豔娥江有烈女矣。而西子尤委曲佐其君。以霸者安得以五日京
兆而不傳其馨哉。是爲記。

懶僊云。浣溪片石。尋娥江一碑作佐。曹以純孝守經。施以隱忠用權。得芳洲特筆拈
出。確是有正骨人。

杵慈堂記

翁吉燭

玉虛城帝子所治也。出芝慈。其葉慈葉。本慈本。苗慈苗。花慈花。實亦慈實也。仙家嘗杵之以煮玉屑羹。非是慈也。則玉不爛。故其課慈田。如課紫芝田法。凡界人若能殮其慈者。則隨所殮皆能化而爲仙。一日諸仙玉羹會有雞窠愚老竊其慈而噉之。堅如石不可齒。相率而請于仙子。仙子曰。若往月宮借玉杵臼搗之三萬。始能糝耳。於是渡廣寒橋。扣環而求常儀。常儀命玉兔與之搗三萬。而仍如故。則以仙子爲給也。再問仙子。仙子曰。或以吳剛之斧剉之乎。復請之。吳剛剛與之斧剉之三萬。而仍如故。愚老相聚而涕曰。若輩不宜仙。得此慈慈。而無以爲食。命耶緣耶。共拜而扣帝子。帝子曰。若持來見。吾當杵之。各懷而至。帝子閱之曰。若非慈也。次第而簡之。持一蓋曰。此益智花也。服之則聰明大露。將吐若蛛網。以罩人。微纏不可杵。再持一蓋曰。此壯膽花也。服之則血性大旺。必角其心思。以與人鬪。蒙迷不可杵。復持一蓋曰。此媚肝花也。服之則神唾皆血。情深皆氣。且殷勤無一日爽。疑惑不可杵。又持一蓋曰。此銷骨花也。服之則精

耗髓滴。口噤無所附麗。輒孤如卑乳犢。餒薄無堪。杵次後復持一蕈曰。此斷腸花也。智益而過。膽壯而惡。肝媚而柔。骨銷而脆。腸安得不斷哉。愚老驚而跣躄。舌若傀儡。手提線索。無所置處。蹠不能起。帝子憫之。乃曰。吾有勾曲龍芝。入天赤薤草。雜斯搗之。可成葱漿。夫蒸玉者。將藏其智。睡其膽。定其肝。養其骨。以續其腸。不然。雖使吳剛代剉。玉兔代搗。仍一五石之匏耳。縱鍊千年。火安能成羹。愚老始相葉。閱本勘苗。比花課實。果相去遠甚。歸而語雞窠人曰。吾二次搗葱三萬杵。不如西瑤一點液也。亟以其種種之。毋爲人偷杵。

懶仙云。裴航飲雲英一甌漿。覓卞老玉杵臼。乃能遇仙。今人多妄想心。腹漏精溢。何由得道。雖搗杵百日。未必成絳雪丹也。此以空心摘出意蕊藥之。

烏有園記

劉士龍

烏有園者。餐雪居士劉雨化自名其園者也。烏有。則一無所有矣。非有而如有焉者何也。雨化曰。吾嘗觀于古今之際。而明乎有無之數矣。金谷繁華。平泉佳麗。以至洛陽諸名園。皆勝甲一時。迄于今。求頽垣斷瓦之髣髴。而不可得。歸於

烏有矣。所據以傳者紙。上園耳。卽令吾有園。如彼千百世而後。亦歸于烏有矣。夫滄桑變遷。則有終歸無。而文字以久其傳。則無可爲。有何必紙上者。非吾園也。景生情中。象懸筆底。不傷財。不勞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貧者矣。况實。則張設有。限。虛構。則結撰無窮。此吾之園所以勝也。園之基。憑山帶水。高高下下。約略數十里。園之大者。在山水。園外之山。羣峰螺粲。園內之山。疊嶂黛秀。或橫見。或側出。或突兀而上。或奔趨而來。烟嵐出沒。曉夕百變。時而登眺。時而延望。可謂小有五嶽矣。山泉衆注。疏爲河渠。一棹中流。隨意蕩漾。傲睨放歌。頓忘人世。穿爲池。而匯者以停雲貯。月養魚植藕。分爲支。而導者以灌樹澆花。曲水行觴。淪其滯。而旁達者。接竹騰飛。焦巖沾潤。剗木遙取。隔澗通流。此吾園山水之勝也。而其次在樹木。穠桃疎柳。以粧春妍。碧梧青槐。以垂夏蔭。黃橙綠橘。以點秋澄。蒼松翠柏。以華冬枯。或楚楚清圓。或落落扶疎。或高而凌霄拂雲。或怪如龍翔虎踞。葉栖霞。枝坐好鳥。經行偃臥。悠然會心。此吾園樹木之勝也。而其次在花卉。高堂數楹。顏曰四照。合四時花卉俱在焉。五色相錯。爛如錦城。四照堂而外。一爲春芳軒。一爲夏榮軒。一爲秋馥軒。一爲冬秀軒。分四時花卉。

各植焉。豔質清芬。地以時獻。啣杯作賦。人以候乘。此吾園花卉之勝也。而其次在締造。飛閣參天。雲宿簷際。崇樓拔地。柳拂雕欄。曲房周迴。戶牖潛達。洞壑幽窅。燭火始通。種花編籬。香吹滿徑。插棘爲限。刺欲鈎衣。此吾園締造之勝也。更一院而分爲四。貯佳醞。名茶。歌兒。舞女者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三。貯佛道儒三藏者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二。貯名書。畫。古鼎彝者各一焉。而又有兩花之室。衲子說空。碧虛之閣。羽人談玄。加以猿嘯。清夜。鶴唳。芳晨。盆草吐青。文魚跳波。幽韻勝賞。應接不暇。他如山鳥水禽。鳴蛙噪蟬。時去時來。皆屬佳客。偶聞偶見。俱觸天機。此又吾園人物之勝也。至于竹徑通幽。轉入愈好。花間迷路。壁折復還。則吾園之曲也。廣岫當風。開襟納爽。平臺得月。濯魄欲仙。則吾園之暢也。出水新荷。嫩綠刺眼。被畝清蔬。遠翠浮空。則吾園之鮮也。積雨堦墀。苔蘚班駁。深秋霜露。蒹葭離披。則吾園之蒼也。怪石如人。雋堪下拜。閒鷗浴浪。淡可爲朋。則吾園之韻也。孤嶼漁磯。夕陽晒網。烟村酒舍。竹杪出帘。則吾園之野也。瀑驚奔雷。塵不到耳。藤疑懸綆。枝可安巢。亭置危巒。巒升從鳥道。橋接斷岸。度自懸空。則又吾園之奇而險也。園中之我。身常無病。心常無憂。園中之侶。機心不生。械

事不作。供我指使者。無語不解。有意先承。非我氣類者。望影知慙。聞聲欲遁。皆吾之得。全于吾園者也。吾之園。不以形。而以意。風雨所不能剝。水火所不能壞。卽顛齊子孫。不能以一草一木。與人也。人遊吾園者。不以足。而以目。三月之糧。不必裹九節之杖。不必扶而清襟所託。卽几席而賞已周也。又吾之常有吾園。而併與人共有吾園者也。讀烏有園記者。當作如是觀。

懶仙云。作是觀者。能空諸所有。與天爲游者也。如漆園學術。只在人情物理上透來。南華書。雖極洸瀟奇幻。而不離乎宗。

偶園記

康苑生

繇北郭門出。有長虹跨江。吾邑所稱鳳林橋也。踰橋而北。沿河西行數十武。則偶園在焉。三面環山。一面距河。左右古剎隣園。多壽樟修竹。高梧深柳。竹柳之間。有小樓隱見者。芳草閣也。據高眺遠。西山爽氣。倍覽親人。下臨澄江。晴光映照。從竹影柳陰中視之。如金碧鋪地。目不周玩。頃之有小艇穿橋東來。掠岸而西。波紋盡裂。乃知是水。春霖積旬。秋江方漲。樓邊洲渚。盡成湖海。游舫直抵檻

下門前高柳。反露梢中流。西山百尺老樟。皆可維舟攀枝直上。若乃雪朝。憑欄。千山皎潔。月夕臨風。四顧淒清。南望樓臺浮圖。盡供點綴矣。繇芳草閣而北。爲江霞館。洞開重門。長江在几席間。判以短垣。使波光玲瓏透入。隣園竹高千尋。隨風狂舞。亂擁堦前。積雪壓之。直伏庭下。峴見雪消。則以次漸起。繇江霞館而北。爲蘭臯。深隱可坐。上有小樓。可眺北山。山下平疇百畝。寓目曠如。繇蘭臯折而西。爲夕欖亭。開牕東向。芙蓉柏栗諸樹。頗堪披對。距隣寺僅隔一垣。暮鼓晨鐘。足發深省。梵貝瑯瑯。可從枕上聽。凡是數者。皆名號。僅存風雨。粗蔽。遂儼然。以偶園題之。客有教余樓前鑿池。池上安亭。檻內蒔花。庭前疊石者。余唯唯。否。祖生擊楫。陶公運甓。彼何人哉。士不獲蚤庸於時。寄一枝以避俗。藏身豈得已也。且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一切嗜好。固無足以累之。坡老與舅書云。書畫奇物。吾視之如糞土耳。此語非坡老不能道。非坡老不肯道。非坡老亦不敢道也。書畫且然。况其他乎。園亭固自清娛。然着意簡飾。未免身安佚樂。無裨世用。卽其神明。亦幾何不爲山水花木所凝滯哉。余之爲是園也。庶幾弗爲吾累也。偶然而園之。亦姑偶然而記之云爾。

蓮鬚云。作畫須胸中有書。爲圍須筆底能畫。以予度嶺而北。所見惟蕭伯玉春浮園。蕭散有林下風。鄭超宗影園。稱濼濮間想。其它率臨邛富人供令客餽館耳。小范以真山水爲真書畫。寄意轉超。予得此記以秦城爲擇勝亭。應接不暇矣。

懶仙云。靖節詩長于丘園。有曠遠之風。然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蕭統所云。篇篇有酒。而意不在酒也。小范以園爲寄。而意不在園。是記其殆梁父吟歟。

酉陽山房記

陳弘緒

酉陽山房者。陳子自名其所藏書之室也。按盛弘之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酉陽逸典。蓋秦人遺蹟云。陳子所藏自尋常經史子集外。大抵近代著述。暨農圃醫卜稗官小說已耳。非有魯壁汲冢羽陵陶穴。瓊文秘冊。足怵心駭目也。名之酉陽也。何居曰是則陳子之酉陽也。陳子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彝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瓊文秘

冊。箴。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稍。備。之。矣。則。雖。名。之。西。陽。焉。可。也。陳。子。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買。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吾。有。况。其。他。乎。予。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孰。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如。故。其。所。聚。斂。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卽。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昇。之。豪。家。大。族。乎。卽。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昇。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乎。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陳。子。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戒。真。惑。之。甚。者。矣。陳。子。曰。吾。所。藏。者。僅。以。自。娛。他。非。所。知。也。夫。僅。以。自。娛。則。此。三。萬。有。奇。越。于。吾。

耳目之外者多矣。雖名其室爲酉陽焉可也。魯壁汲冢。羽陵陶穴。無庸問也。

曇隱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士業真足傲人。至其曠達之懷。尤落落可想見也。

懶仙云。聞二酉在辰州。先朝有宦遊入洞。攜書一卷。出閱之已成片石。從此仙凡竟隔。迷塞洞徑。不知大道非人莫傳。仙靈顯現有時。若得士業其人。當與把臂入室。何至榛莽莫蹤也。

過釣臺

沈中柱

僕以秋盡往信安候幼洪師。道出桐川。晚泊某所。去巖先生釣臺數里。忻然瞻眺之興。惜舟子以逆流堅拒。不得遂其仰止。私謂信安歸。必當信宿臺下。攬衣而登。弔先生之遺風。已而師遲予。盤桓柯山。山頗幽峭。徘徊不忍遽去。遂費旬日之游。乃得告歸。預戒舟子。必泊舟臺下。無復如曩日之延佇。而日影移午。北風忽起。挽舟不能前。及至臺之澚。則山烟四合矣。予欲秉燭而上。舟子云山徑細甚。暮夜不易別識。不得已而遲之。詰朝夜將過半。雨聲浙浙。待旦未止。顧視瓶粟已罄。計無所出。悵然解維。不勝嗟呀。豈予此生之終當沉溺俗士。爲先生

所不容。故使予再過其下。而不獲一訪其遺蹤也。桐川之間。夾岸青壁萬疊。怪石奇峰。凌空而俯。溪湍迴激。水石吞吐。舟背石子磊磊。四顧寂寂。罕覩履履。往來蓬舸相望。不過十計。款乃屢斷。猿鳥亦稀。惟有風柝。溪濤潺潺。空谷蓋山水之極。其幽邃者。與信宿其涘。猶當消其鄙吝。息其奔逐。肅然見吾心。至虛至靜之本體。與絕壁幽溪之氣。恍然相通。况乎徜徉其巔。逍遙容與于朝烟暮靄之際。孤立不倚。獨寤勿諉。其所得之深微。必有鬼神不能窺者。而况于人宜其垂象客星。絕地而通乎天也。且夫有此桐川。以來幾人登山。幾人涉溪。先生之外。何以無聞。大約功名富貴之士。既不願寂默。而嘯歌山水也。未能忘情于唱和。鍊養性命者。將索幻侶于神仙。在吾心均。爲有着于萬物。皆失一體。惟其先無確乎不可拔之龍德。是以遯世不見。是之溪谷。不能一朝安處。先生之釣于此。非至此而後成其先生也。胸中位置蚤已闢一富春山中乾坤矣。雖有隱士高人。所居必有攜手之友。其後必有名山。之藏獨先生于兩者。未有聞焉。其默默未見之精神。豈可尋常彷彿。憑弔哉。臺有時而廢。興山有時而遷。溪有時而竭。先生默默未見之精神。巨萬古而如在。後之君子。誠能屏絕嗜好。歛息聰明。刪

詩文之枝葉。闢外道之想羨。一意保任天性之良。舒之懷仁輔義。以悅天下。卷之山高水長。以風百世焉。往不儼在先生焉。往不寢息。桐川之山水也。歸而求之。靡靡如搖。見其陋矣。

曇隱云。桐江風節。卓絕千古。此更寫出其本領學問。深于內力之言。足與希文祠堂記並壽。

上天竺藏經閣記

李陳玉

如來以三藏妙性。乘大悲智。爲無所藏。復以無所藏智。說無所說。流而爲藏。無所藏。故無密不顯。有所藏。故無顯不密。其爲月也。曰經曰律曰論。而其爲指也。不過聖凡同體。曰空曰不空。曰空不空。三者而已。是故人有寶藏佛。無盡理。四十九年。五千餘部。真巨海之一滴。而大虛之微毛。匪凡夫不能窮。如來實如來。不能窮。凡夫者也。然而高曾規矩。人天鉗錘。先天地生。尙有青牛之訪。處周秦。後方來白馬之迎。華嚴分龍宮之一部。首楞血波刺之全軀。聞法如此。其難護法。抑何其易。則大藏所存。法寶攸繫。故非殊智絕力。鮮能辦焉。武林天竺。蓋南

國之佛域也。開山於石晉。時僧道翊者獲奇木。肖大士像。遠近響應。宗風代振。至宋辨才主之。始以教易禪。寺故有藏。中更興廢。遂未有以閣之。蓋教之敝也久矣。有僧興美。慨然念復。嗟貝葉之委地。念寶氣之燭天。而毗陵董公以大乘之器。應宰官之身。來長浙藩。顧盼生嘆。捐退食之俸餘。作如來之一笠。一以庇材鳩工之責。付之興美。於是上爲重閣以安諸部。下爲奧堂以安禪誦。上焉肅肅下焉雝雝。上爲兜率。爲七寶林。下爲雪嶺。爲衆香國。誦者便於披閱。禪者便於靜觀。誦者入波斯園。片片夜光。是見佛佛。各具一藏也。禪者入一真地。大地黃金。是又人人各具一藏也。卽茲爲教。卽茲爲禪。不必易也。噫。吾以是而知公之用意深。功德遠矣。予以春官之役。道出武林。閱湖山者。兩月遊屐所至。荒址茆堂。無非公之芟除莊嚴。殆西湖之穀玉。而南天之金湯也乎。所愧不敏。不足以讚嘆萬一。興美將公之意。命小子爲文。故爲述夫藏之所由來。并志夫閣之所由始。使知佛法難興。功德希有。當勤守先律。丕振宗風。各自護其寶藏。以無負公之意耳。將見乳竇盡呈醍醐。獅子遍爲威吼。東澗西澗之水。萬派歸宗。南山北山之雲。四天共布矣。是則公之意乎。公名承詔。字聖臣。丁未進士。僧興美。

三竺之有行者。不索記於巨卿而索記於予。辨才重子。瞻之文風。足述也。因爲之記。且系之銘。銘曰。

雪山老子老婆舌。爲愛兒孫許多說。雖然止啼多黃葉。却爲兒孫困得徹。兒孫富貴寶藏足。應念祖父風前櫛。五千遺文委草莽。長使天龍淚欲血。稽首觀音大道場。音聲佛事千年烈。此方教體固聲聞。老僧却須老眼遮。肉身菩薩自毗陵。寶珠瓔珞無吝惜。裝成七寶無畏樹。光搖銀漢三千碧。願諸佛子坐道場。勇猛精進勿愛力。獅子捉象莫捉兔。寶山空手非吾意。稽首觀音大道場。百億觀音峰頭立。

懶僊云。粒粒牟尼之光。芹芹青蓮之氣。

遊一崙絕頂洞天記

木名峴岩
音企

周之夔

秋日郭復之何君衡集董慈德孟溪齋頭。早飯後散步溪灣。慈德因誇其一崙之勝。各欣然欲往。沿溪行。岸隤則跳澗石。水潺潺。遶足間。魚游晶影中。可鑑。亭午到一崙。坐定。山人獻茗。峰翠注射欲滴。回望崙頂。石壁坼裂。老松奇木出頂。

上若熨。予語二三子曰。其上必有異。然道弗未除。相與蹴蒙茸。攀竹葦。詣所望。坼裂處。罅幽極。莫測。循罅匍匐。徑入。果有洞。兩崖擎天。如線。線道中。僅可仄行也。線左轉。仍一洞。窳圓。吞日光。仰視如在井底。又如竹筒。窳壁黝碧。瑩滑不可上。賴古藤下垂。攀膝齧而上。勢如猿猱。出筒上。得石頂。可坐百人。望海一面。頂旁別石湧出。各自爲頂。扶倚而立。然坼闊不可躍。仍從筒下。轉右側。有洞。線視前更窄。行則腹背俱受石也。轉一曲中。乃有大洞。廣丈餘。長十之。苔點壁上。如豹斑。坐久窅然。疑有。神。心動而出。轉得一罅。線道曲折。光如繞電。線窮處。一石筍插地。塞洞口。筍兩邊銛薄如長劍。根處微作斷紋。如劍首。從其間得小罅。如環。循環中作蛇行。而出。下視置劍處。峭地百丈矣。復穿環登洞頂。面如大鼓。旁石構架。乃向所望。長松奇木。如頂上。熨處也。前望大海。遠島出沒。諸澗奔流。如白練。盤舞從幽。得曠。窮日月之所。吞吐矣。予語慈德曰。此間當作小團瓢。坐隱呼吸。當與天通也。凡諸線道中。壁色蒼如玉。其頂豹額。有眼如欲搏人。半壁石凸如胸乳。人行不得。不用足掌。任踵趾。擬而後敢置步。海外諸游以來。洞天之奇曠險澀。未有過此者。取故道下。崙天色已暮。賴星光螢火。微得草間路。然而

秋蟲夾道。幽鳴響答。如百部嘒管相導也。時因董師將有留都之行。歸孟溪秉燭草此。迫請一觀。以爲他日聚樂之地。當與百洞並勝也。因各分韻爲詩。

懶仙云。其致杳渺。其神寥泬。絕似柳州山水記。

遊崑記

姚希孟

山水相錯間。有蛟。有曠。有崑。其蜿蜒入湖。砂上成堤。如渴虹飲澗者。曰崑。方言也。十九日渡柯家嶺。回首青林一抹。插入滿瀆。楓葉間之。濃于縹緗。問同遊者。曰。崑也是。夕抵長壽。昏黃矣。遊霈月上。擬步往。山人鄭季真言。登陟屢穿。且重研矣。舟可汎也。掉小艇。載月而行。時秋水初落。灘頭多礫。相攜陟岸。有夏禹廟。頗嚴整。以報底定功宜爾。惜林木翳月。樹頭紫綠萬狀。蒼茫一色。而澄湖又隔樹外。遊未快也。擊舷中流。隨月光所漾。乘波來往。忽見一石坡大畝許。上有石壁。陡峭者。窈窕者。轟峙而竅。其胸劈其理者。與木蘿松鬣皆昂首。磔張作山鬼搏人狀。余大詫奇絕。乃縱步坡陀上。石初出水。歲受激磬。脂滑無芒。距行不留。跼湖沙淨膩。踐之如文茵。余輩騰亂石上。或騎其項。或跨其脊。戲笑爲適。黃生

曼聲爲吳歎。山僧淪茗代酒各有致。坐久月逾皎。輕烟縷霧與水上遊。絲紛射疑在水晶鮫宮。天風徐來。又忽忽欲颺去。銀波雪濤之間。素魄動溶。綴若貫珠。長如浮圖觸昧成象。恍惚復失。大抵實境似夢中醒境。似醉中塵世境。似仙島中。李青蓮與崔宗之衣錦袍汎采石固千秋豪舉。夢蝶御風。率爲寓言。若卽景迷離。疑真疑幻。千古惟子瞻夜半赤壁時。今何幸類之。還舟徐徐行。又得一石巉巖灌木俱相類。其幽絕奇絕多朦朧不甚了了。月夜之遊。勝于白日正以此。從來遊洞庭未有及嶠者。卽余此遊亦非料簡所及。然非月夜不奇。卽月夜而非卒然解后。神與境合。不大奇。後有尋途問涉者。得毋嚙蠟哉。姚子曰。世所謂仙者了不異人。不過月皎風清。渡瀛海登曾城。以驕眎塵樊耳。若吾輩時時作此游。游時時歷此境。囂。悰。旣。滌。穢。形。可。捐。便。當。拍。洪。崖。之。肩。躡。浮。丘。之。迹。何。用。海上三神山及不死大藥哉。試問奪予而去者。伊誰辭。仙不居。何故厭樂。耽愁。澀。憎。以。老。良。可。歎。也。是夜同遊爲門人黃虞山中鄭季真長壽僧修己水月僧誠如華山僧定水。從行僧淳如此數人者。又赤壁二客所深妬也。

懶仙云。先生洞庭諸記。平章山水。真天地大文。若嶠尤遊履之所未經者。是記獨闕。

一奇。殆靈威丈人未發之秘簡歟。

黃山記

凌炯

山去歛百里。爲軒轅煉丹處。浮丘容成兩公。從於斯深。隩曠險異。人代隱。姓氏莫殫述也。路百里皆躡級以上。故山爲江南絕高。以新安原處高域也。而蓮華天都兩峰。更雙柱屹立。撐出雲表。山皆石骨。而無膚土。壁皆懸突。而無夷徑。樹皆屈結。而無伸亭。水皆澄淨。而無洪波。草皆氳潔。而無雜息。僧皆朴慧。而無凡習。春花香而衆。秋雲迷而奇。夏含霜。電冬隱雷。龍瀉勢。變狀因類。獲稱有峰。與巖洞源。溪泉石。共名者。爲硃砂有峰。源溪。共名者。爲浮丘。爲雲門。爲石門。有源泉。溪。共名者。爲湯有源。巖溪。共名者。爲阮公有源。溪潭。共名者。爲白龍。有峰洞源。共名者。爲翠微。有峰洞巖。溪源。共名者。爲九龍。有峰溪。共名者。爲容成。爲丹霞。爲松林。爲紫雲。有源巖。共名者。爲龍鬚。有溪泉。共名者。爲香。有源溪。共名者。爲丹泉。有源洞。共名者。爲百花。有峰洞。共名者。爲仙人。有峰源。共名者。爲仙都。爲布水。有峰源洞。共名者。爲蓮華。有峰源石。共名者。爲基石。峰有獨名者。爲天

都爲青鸞。爲紫石。爲鉢盂。爲獅子。爲石人。爲雲際。爲疊郭。爲軒轅。爲上昇。爲清潭。爲望仙。爲聖泉。爲石柱。爲石牀。爲雲升。爲芙蓉。爲飛龍。爲彩石。源有獨名者。爲香谷。爲採藥。爲擲鉢。爲香牀。爲白鹿。爲乳水。爲陰坑。爲紫烟。爲紫芝。爲石壁。爲百藥。爲石室。爲紅朮。爲杏花。爲黃蓮。爲柏木。爲白馬。有峰源潭共名者。爲煉丹溪。有獨名者。爲洗藥。爲白雲。爲曹公。爲錦魚。爲青牛。爲紅泉。爲飛泉。爲榆花。泉有獨名者。爲錫杖。爲瀑布。爲千秋。爲鳴絃。潭有獨名者。爲清。有峰源潭共名者。爲桃花。石有獨名者。爲馬跡。爲雙龜。爲杵臼。爲龍吟。巖有獨名者。爲石龍。爲滴水。爲虎頭。爲猿猴。洞有獨名者。爲仙登。爲錦霞。爲水簾。爲駕鶴。爲藏雲。溪洞有共名者。爲絃歌。凡計其巖有八。潭有三。泉石不及巖一。洞十有二。倍洞爲溪。合溪與洞爲峰。源之數亦如峰數。然有一峰而獲數名者。有數峰而獲一名者。有峰而不獲名者。有獲名而不與三十六峰之數者。大抵黃山高廣險截約之爲三十六峰。析之爲三百六十峰。再析之有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峰。溪源泉洞巖石數皆如是。其可登而入者。則煉丹。硃砂。獅子蓮華。石人軒轅。九龍翠微。石牀飛龍。彩石鉢盂十二峰。其可望而不可陟者。則天都青鸞。紫石桃花。雲際。

疊。鄣。浮。丘。容。成。仙。人。上。昇。碁。石。雲。門。石。柱。布。水。雲。外。十。五。峰。其。幽。匿。而。并。不。可。望。者。則。芙。蓉。紫。雲。松。林。丹。霞。石。門。清。潭。仙。都。聖。泉。八。峰。而。溪。源。泉。洞。巖。石。亦。與。峰。類。游。者。多。目。貪。心。悖。如。大。將。軍。擁。百。萬。師。徼。功。塞。外。有。逾。險。逾。壯。之。致。上。蓮。華。峰。時。有。僧。顧。余。曰。衲。遊。天。下。名。山。多。矣。奇。松。怪。石。惟。黃。山。獨。擅。此。四。字。真。可。作。我。山。畫。譜。也。昔。讀。吳。船。記。范。成。大。登。上。清。遠。望。雪。山。萬。里。極。譽。其。高。峻。奇。幻。余。未。知。上。清。若。何。恐。此。山。未。許。度。越。矣。雨。中。宿。指。月。菴。聽。僧。景。賢。說。山。中。事。深。山。中。有。瑞。光。一。曰。飛。雲。如。雲。片。冉。冉。從。山。頂。飛。渡。一。曰。串。雲。圓。如。佛。珠。綵。綵。如。串。一。曰。搆。身。光。在。對。岸。照。徹。若。鏡。久。居。山。者。亦。不。多。見。暫。遊。者。往。往。遇。之。復。有。數。峰。霽。天。遠。望。則。疊。複。不。辨。有。時。雲。鋪。如。海。其。峰。始。見。一。名。雲。際。峰。者。濃。雲。濁。浪。障。蔽。無。崖。矯。子。一。尖。遙。標。海。外。是。曰。雲。際。一。名。雲。外。峰。者。衆。嶺。淹。沒。獨。彼。半。峰。浮。出。雲。上。是。曰。雲。外。一。名。布。水。峰。者。透。迤。蜿。蟠。飄。曳。如。練。一。名。上。昇。峰。者。觸。堅。雲。湧。起。伏。無。定。遙。覘。其。峰。反。若。上。舉。如。此。數。峰。非。雲。鋪。滿。海。不。可。辨。覩。及。至。光。明。頂。雨。况。不。解。遂。草。率。過。丞。相。原。故。海。中。區。奧。領。取。未。盡。余。嘗。謂。山。水。姻。緣。等。於。婚。媾。遲。速。多。寡。不。可。強。也。

曇隱云。是一幅煙江疊嶂圖。

嬾仙云。捫星辰而上天。挾虬螭而入海。峻拔雄奇。自非尋常人製作。

遊虎丘記

錢應金

千古之上。有吳。千古有此虎丘也。吳王闔廬。鏤神磨骨。葬於茲丘。而蹲虎雄之。茲丘遂以雄千古。乃吳王不常有。而茲丘孰孰虎踞。壁立於空。青鈍碧之間。光景出沒。令千古之下。感慨而想見吳王。山河如故。吳王業也。樓臺峻嶒。吳王宮也。左歌吹而右窈窕。吳王宴也。川林花鳥。吳王之所嘯遊也。落松陰。陰。吳王隧也。然而谿雲初起。海日乍遲。千人月下。萬嶺雪時。此時吳王安在。則竟不有吳王矣。嗟乎千古之下。有虎丘。千古遂無吳王也。嗣是而變為夫荖。苔蘚劍割。吳王怯矣。嗣是而變為生公。活石玲瓏。吳王愚矣。嗣是而變為劉若白。翩翩五馬。吳王勞矣。嗣是而變若王若眉山。山川映發。吳王俗矣。然則吳王真死矣。雖然。吳王之世。誰為生公。而唐晉諸人。以下不至。今知有吳王乎。安見賢愚之足爭也。憨泉可酌也。安見勇怯之足憑也。世局轆轤也。安見霸業之易盡。而令名之

長存也。風景俱泉聲。瑤影也。迄於今。撫盛事者。愁涕吳王。而騷人逸客。則又慨慷悲壯。扼腕韋白。諸賢之不作。低回上下。惟有梵音。鳥語。助人清嘆而已。嗟乎。名山佳水。萬劫不磨。盛業雄名。千秋同盡。則吳王之生不足奇。而諸賢之死。真可惜也。此余之遐覽虎丘而留恨千古也。

嬾仙云。馮弔古今。英雄爲之墮淚。熱豔場中。一帖清涼飲子。

夢遊玄洲記

王衡

丁亥戌月下旬。余苦左鼻痛甚無聊。案頭置王子年拾遺記。時讀一兩行以娛日。已而假寐。忽夢抵江湄。吼沫若銀屋。四顧潦慄。間有大石二。浮而來。余跨之。游鱣鮪跳梁。倒掣余足。恍惚中數數自循其衣。有薛主簿魚服之懼。許久。憑一石瀨而登焉。走櫻桃花徑。漸穿松篁。許久。得兩堂堂。可四五楹。縹碧空翠。類世所謂琉璃鎖窗者。俄而流聲冉冉。細若琴羽。自空而近。飄風橫泊之。北扉管開。則檻以外皆顛崖也。忽有寶山一座。大比于吾鄉天平峯。萼者沿洄從之。旋轉若輪。石色紫翠相雜。零星若繁宿。惟賴玉乳爲骨。互相支撐。乳大者如柱。小者

如指白衣人緣而上下。若飛猱然。已旋而東。一童子短衣剝裘而食一鳥。鳥類鵝而高冠。再轉而爲瀑布。金字百千。隨飛練而下。皆寸許。榜其上曰玄洲。焉有頃而諸石皆動。頽響一擊。搏爲青霧濛濛然。予方喟嘆而余皆後。如有老人咳聲返而顧之。則毛褐丈人也。余揖而問之曰。丈人見玄洲乎。今安在。丈人咲曰。玄洲也。那得在。曰。適之。毳而類鵝者。何鳥也。曰。子以爲鵝。則鵝耳。然是芝田。雀母也。聲之若沉若起。乍遠乍近者。何也。曰。是鳥歌也。白衣人緣而上下者。雲中之人耶。曰。非也。水之游氣也。是所謂瀉瀉者也。爲梁而跨余者。何物也。曰。洲趾也。石何故浮。曰。噓。石故浮物也。莊先生不曰。礪空之在大澤乎。余復曰。雨字者何也。丈人俛而不答。旣而曰。爾何規規也。夫物之流也。若逝而將頓而停之乎。闔營目而視之。予視之。則崇巘百疊。壓楹而立。向所覩爭湍滂流。皆化爲堦壤矣。上漏天井。月灣西流。星耀五色。芒如吐錦綬。余矍然驚。再曰。呀。呀。而覺覺而按十洲記。玄洲乃在北海中。仙伯真公所治。上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彷彿如夢境而不盡然。抑夢怪矣。說夢者。尤有怪焉。初直慰警。久情瀾橫。生墮此顛。倒趣耳。旣而以夢中人參夢中理。橫豎不立。轉覺顛倒。亦佳。邗子才云。誤書思之。

更是一適。此倘是也耶。

懶仙云。李謫仙夢遊天姥吟。似實有是夢。興高而采烈。此更空靈幻變。莫可名狀。

化鷺國記

陳仁錫

國峙大江心。顛鷺不當蛟龍族。屬。或曰建於禹鑿之年。或曰非也。所由來舊矣。帝遣五丁。不能去羽族。至者如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金焦其鄰國也。海若怒。鯨波立。國君慧而黠。率子孫臣庶。遷浮玉山。大樹之顛。水母無眼。全仗蝦行。蝦止浪息。復返其國。世尊大悲。令天龍神鬼說法。云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鼈。改國號曰化鷺。頒朝典。歲再朝。西天諸尊者。有橋曰鳥道。然後令諸尊菩薩說法。云萬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然後世尊自說法。云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爾時羽毛鱗介皆現色。身古佛聞之。渡江而至。曰折葦汀。世尊偕諸菩薩。諸天龍神鬼。瞻顧而退。曰送鳥塘。風來潮咽。如聞欸笑。曰顛笑。屏夜靜江空。啄殘寒月。曰啄月磯。有時倦羽浴罷。對影自戩。曰梳羽巖。與魚鳥狎處。任公子罷釣。曰夢漁墩。國以大治。世尊倒用魔軍。一切諸魔。

爲王侍者。多子塔前靈山會上。世世長有化鷲國不凌遲衰微矣。千載以前有郭生者。自言吾當老其中生死。人因墓之。予亦不之訝。夫貞魂淑魄。騎長鯨而至者。何必郭生。何必不郭生。采采江蘋。於以薦之。一石點頭。若生領予者。曰采蘋處。其旁有捫蘿棧。攔迹滿沙。邃矚得井人影。湫在焉。因歌少陵眼花落井水。底眠句曰。眠影湫。逾武境。益闢舉手高寒。劃然長嘯。吾欲架天作長橋。曰架天橋。十日之內。凡再遊焉。江妃進膳。以魚頭供。國王飯。依佛後。令啣書。至予與沈子朗偕往。則以伊蒲供。館于舞蛟洞。作度世經二卷。續水陸儀文一卷。得詩如于首若舞蛟洞諸勝。則朗倩之記在。

癩仙云。如蜃樓海市。空中現出。怪怪奇奇。能于一指中。織成雲霞龍鳳之錦。

彭澤巖舟記

鄒元標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承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莖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

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竈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竣。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懶仙云。寥寥數筆。先生氣宇自見。○處世須是忍耐而居官尤甚。但能忍耐。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必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無相較量。卽臨以大事亦巖然不動矣。

虎丘玲瓏棧記

黎遂球

虎丘生公石之東。有階百級。級盡帶以疎廊。度廊而南折北。有堂爲龕。奉準提大士。龕外可容客坐。文湛持相君爲題。來賢堂之東有軒。而如艇者。陳銓部茲

亭題曰雪艇。艇而左則作小窗一片。余爲題曰放眉。其右仍前爲軒。故名小吳廊。故寺正殿回廊也。其餘皆主僧因余而建之。來賢之稱。則吾豈敢請俟客之無媿。蘇公者。因大爲書于堂壁。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歡喜贊歎。而作佛事。堂故仰蘇樓後址也。虎丘之勝。于斯爲全。廊可坐而對埕。花晨月夕。憑而近矚。石上游人可數。臥而聽遠澗。底竹肉悉辨。軒之小吳。吳諸門盡在煙雲樹色中。時見數十里綺紈歌扇。蘭橈相曳。而至曲水田田。秋香夏綠。浮沉枕簟。冬春之際。尤難爲懷。故艇之名。以雪著也。轉而放眉。可以眺西北一派。晴山遠水。疎疎折折。余每讀書其中。諸僧忘懷相眎。客知余者。就而步月坐雨。汲泉試茶。或出看市上盤山竹樹蘭菊之屬。遞以時至。間傾囊易之作十許日。相對當乘興覓客。仍手一卷。坐小舟去。醉則伸足偃睡。載燭而還。山半遊屐尙齒齒。門恆不閉。望廊間疎燈寂。歷僧或在焉。于以清歡無疲。真游寓第一快事也。爲門當廊之首。因山如棧。題曰珍瓏棧。屬瓜疇邵子八分書之。余爲記也。

懶仙云。近矚遠眺。胸中具有煙雲丘壑。寫得曠焉無際。雖僧寮旅底。何愁寂寞。

江外河功紀成記

陳函輝

陳函輝曰水利日在天地間。惟人因而用之。善因江者能用江。善因海者能用海。善因河者能用河。夫江海與河天下之三浸也。用之則爲利。不用則爲害。用之不本于所因。則利亦爲害。因之不違于所用。則害可還返爲利。今夫靖小國也。而控江之尾。扼海之喉。又孟河從而濞焉。用其一已足以制腴而席沃。奈何乎三媾之復。三寇之虞。溢於苦艸。蒿旱於肥鱸。皇皇焉居珍貨于櫝。而反爲沿門之乞也。是殆有故。夫用江者不用其清。淖用其剽。疾用海者不用其瀾。注用其汰。鹵用河者不用其濼。洄用其險。怒所謂不食其利而誤噎其害者也。懲噎者將遂廢食乎。夫以商鞅李斯之蜜。而不能用涇渠。用之者惟鄭國。以西門豹之智。不能用漳水。用之者惟史起。功建有其時機。逢有其會也。周官營溝。行水之制。浚導儲蓄。各有耑司。故以方井之地。四尺爲溝。八尺爲洫。二尋爲澮。皆斤棄膏腴。盡捐賦歛。以與民共利。漢之京師。少府自總禁池。水衡自掌林苑。都水自行三輔。太嘗自領巴渠。其間郡國陂湖。碁置林立。二千石長吏。各自以便宜濟事。如文翁召信臣。王景烏臻之徒。經樹之蹟。動垂不朽。初不假重于廊廟也。後世如熙豐之政。責成使命。鑿空尋訪。行之一路。則一路擾。行之諸道。則諸道

駭。東坡先生至謂朝廷本無一事。何苦如此。然後知輪橋鮮水。廬江鏡湖之蹟。嗇夫亭長之勸勤。有過于詔令之切囑者。彼徒見之空言。而此則徵諸實事也。靖之爲邑。外宅三大浸。而內派七十二港。其幹豐者。其枝不弱。其潔清者。其災易澹。然說者曰。港身大狹也。港蓄太薄也。港流太分也。港派太近也。譬之人身。貴門膾中。升降不靈。則任督之交。蹇愈之會。必有受其病者。故中滿者。可以運錘而去也。外塞者。可以爬梳而活也。河有十團團者。圓也。顧名思義。義取迴環。爲之伐茭蘆。爲之壑沙礫。爲之分源派。爲之拒濁汨。而其最便者曰。佃給力主。給符家自爲政。則無匿人。自爲傭。則無誘乘農之隙。僱衆之協。功成矣。而其最急者。水入之櫃。立壩宜堅。水發之囊。設閘宜緻。深息而涓。舍束筋而平衡。水樞之中。蓋寓一邑。泰象焉。先是靖無濠。至是復隍有恃。靖無梁。至是虹彩下飲。靖無舟。至是好事之家。代木蘭。曳青雀。高人書畫之舫。釣徒檝頭之船。皆翩鳧而集雁。乃張水嬉。迓嬪客。置酒河之干。而落之。其歌曰。陞山駢石。不可得泉。莧葦業雀。用力殊艱。此實澤國。五沙易湔。纊土若糠。吐穢如涎。承弊勸力。灑惡柔堅。道室王器。繫此涓涓。內度既適。茂華以宣。慶忌螭龍。來宅深淵。藻香鬱浮。膏黍

油。澦。升。爲。文。明。釀。爲。豐。年。七。尺。之。施。視。我。瀆。田。新。潺。荒。度。利。用。弗。涇。歌。罷。遂。書。之。爲。記。

懶隱云。無論河功在萬世。卽此一記。河渠水經。皆其胸中脈絡矣。

觀瓢記

王思任

泰山喬嶽。分星犯漢。其亢雄危傑之勢。不知幾千萬里。東隣逸士得一枯癭瘦。磯滌剔其塵。而靈朗其窾。有薛有岌。有麓有崗。有鬱有紆。有層有隱。設身游之。卽十鳩八駿。追章亥之影。不能遍也。此猶其似者也。赤魚之在葢沼。吻响尾翔。自謂海孰與我大。非誠傲慢。雖海亦何所用之。吾非魚而故知魚也。萬物之生。強半以天鑄像。人得之而爲頭顱。物得之而爲果蓏。是故瓢可以容。亦可以覆。工宰之觀。所有昉哉。若然則天之爲瓢也。舊矣。胡不以其雲霞爲囊。日月爲子。雨露爲漿。而僅錄一果蓏之殼。又復果蓏之中。作僞果蓏。母乃愈觀而愈蒙。耶。工宰曰。子之說誠然。然有子之觀。有我之觀。子之觀。觀天一瓢也。我之觀。觀瓢一天也。吾所謂見垣而穴革者也。吾不願東鄰逸士。而願魚之居。則又進工宰。

一義許由以手飲人遺之瓢。乃操飲飲罷。登瓢于樹。歷歷風言。由謂煩擾。破而去之。既曰瓢。又曰觀瓢。又曰觀瓢記。工宰多事極矣。瓢之有亡可也。

懶仙云。粒粟藏世界。芥子納須彌。具慧眼者。勿作異觀。

淨業寺觀水記

王心一

長安以水爲奇遇。每坐對硯池盂水。與天光相映。便欲飛身溟海。一泝洪流。而淨業寺在都城之北。面臨清波。汪洋數十頃。兩涯之間。幾不辨牛馬。而一望鏡徹。直令人心一空。招提金碧。與林木森疎。時時吞吐。水練上。卽此便是。方丈蓬丘。予厭苦塵污。一日舍輿。循涯而步。見有敗荷如蓋。餘香乘風來撲人鼻。忽木魚響歇。隔林笙歌隱隱。出紅樓中。覺耳根如洗。轉視昔時從馬驢間聽傳呼聲。頓隔人天。已而穿蘿尋徑。復有小築。自爲洞天。四顧竹樹交加。成帷更爲奇絕。予乘小酣。暫憩草榻。爾時欲有題記。覺我寧作我。不可更著名言。頃則西山落日。斜挂樹杪。如輪如燭。返照水面矣。歸來抱膝對硯池盂水。餘興欲勃。便欣然神往。遂漫爲追次其事。倘他日乞得冷曹。借吏隱閒身。再爲覓句。以志勝事。當

不負此佳境也。

懶仙云。胸無宿物。筆絕點塵。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間何如。但見老榦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爲最。往往團而續。不若光福亘而聯。疑光福差雄也。所傳舟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桂云。舟菴四季山茶。傳爲舟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果熟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旣醉。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絃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遠岫孤峰。轉增縵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于洞庭。余所爲選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

爽籟之清風。卽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
豺虎嘯。愕然而蛟螭唼。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于華山。若包山
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二。一在徐文
敏祖墓。由趾貫其顛。傷痕如剗。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欹臥橋上。若推仆不
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鬚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爲琥珀。龍
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耶。爲雷劈者一。則松臺孤松也。雷
火削去一枝。當是助乖龍爲虐。而老榦未戕。馬遠筆意。故在柏則華山寺前側
柏兩株。高僅三尺。枝匭葉冑。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
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
當爲摩頂授記。而余譜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衲終。

懶仙云。山水之佳。若無樹點綴。則山亦不榮矣。洞庭嘉樹。從前遊記所未備。先生
讀遊記。

記云。按圖之外。別開玄對。擊節之下。自具賞音。殆自道也。日攜循滄集。真可當
勝遊。此特其一勺耳。

耦園松樹記

韓詩

耦園者。故兵憲來公陽伯之所築也。公天姿豪俊。游戲墨苑。擅蘇門之清歡。步華陰之神霧。每奏一技。風流駘宕。世咸推阮咸謝靈運之座。性嗜麪藥。飲必達旦。其爲孝廉。便構此園。園中名花奇石。釣渚棋枰。皆公醉舞婆娑之地。然每與客箕倨。或灑翰潑雲。山半幅。則遑遑盤博松下。吾鄉不多松。卽有一二見於幽林僧蒼。又大不盈尺。皆來自晉俗云白孤松也。會城惟保邱有兩粒松。書雲騫鳳聲如環珮。萬泉謾謾。過於霄際。但恨其寡。秦寢有松二百餘樹。或偃或蓋。或撐或跂。或蒼鱗舞漢。或仙人掌拍歌蟠。曲萬狀。而下眠長年人。琉璃銅駝。荆棘盤抄。過之。但使人氣盡。祇妬其多。耦園松園半畝。姿度修遠。白日半寒。青山寫照。又雜枕溪流。聚於石砥。俯仰之間。俱如物外。故余稱吾鄉松。耦其最。地不更敞。臺不更小。安頓宜也。博山焦尾。名帖丹房。點染宜也。主人舞觴而醉客。山僧欽坐。以談經。遭際宜也。落花點翠雲之茵。明月乘翩。廳之窄態。致宜也。至於雪撥紙窗。影寒秋響。際微月。觸耳觀公。皆拾而入之。詩牌畫稿中。與天日虬枝石橋。

仙種。共作老人手中龍矣。公不負松。松忍負公哉。友人溫與亨云。陽陵劉太常頗愛松樹。不遠數千里。輦植其家。每一松下。臥以英靈壁石數拳。今奉常死。其松無有來觀者。

懶仙云。昔張薦明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人中之仙。此木中之仙也。有此等人。纔不負蒼顏叟。

題蓬記

楊廷樞

嗚呼。此周忠介先生丙寅三月二十二日既就逮。署中爲余兄弟書也。先生之存也。天下無不仰其賢。及其沒也。而思之。思之而景其流風。詢其佚事。敍而傳之。以庶幾先生之不沒。則無問其物之微。與其事之偶然者。故謹而日之也。初余與先生同里。余尙自引匿。先生願從傳聞心識。余乙丑夏現聞姚先生鐫秩扶喪還里。郡之賢士大夫悉會。余于是始接先生。先生目屬之。謂孺子可教也。時擁節鉞。茲土者闈私人某。鈎距外事爲奇貨。以自結。與諸正人齟齬。又示疎遠。以悅璫心。謝弗至。先生訶其使斥某名。辭色俱厲。聽者股栗。余從旁竊嘆曰。

先生真偉人。然卒以是速禍。先生既奪職里居。余因從還。先生嘗論殺身成仁至死不變。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說。多可記。丙寅三月望。緹騎夜至吳邑。令懷牒詣先生。余未之知也。趨明友人徐所奔告。來言狀。各泣下。余父子偕走。囚所。俄以當道旨移先生入縣署。時無論知與不知。布武半室。肩踵相摩。延首戶外者。猶絡繹至。曰。周吏部天人也。耶。願識周吏部聲。薨不絕。輸金以贖吏部者。日數百。余父爲籍記之。比開讀。諸生三。四百人號泣從。余弟楨與錢禧哭尤慟。語侵當事甚力。世傳紀事甚多。類自伐以沒人善。或失實。故不詳著之。越翼日。余偕所入。喧先生于兵使者署。時伍卒周廬。誦事者布左右。兩人抵間微服入。先生意氣浩然。語良久。先生咏平日所自爲詩。悲歌慷慨。陽陽如平常。又二日。余獨候先生于司李別署。肩鑰益謹。亭午不得入。久。迺入。先生寂若無事。濡筆書此二。夔。厥後。余再入者一。余父子入者二。與先生訣。而先生以二十五日夜。旣半。密裝出城去。迨株治黨。掠者幾興大獄。而先生北行卒。訊死。詳先生本傳中。先生爲文多忠憤。勃發或感。槩刺譏。當世爲人所嫉。是時訛言孔將云。欲藉先生家。先生家因盡焚。先生平日手牘。故所著多不傳。嗚呼。今三年矣。追數

往昔忽忽如昨日事。變故以來。既不得親先生之音容。時懷此書。展玩流涕。先生之文。倉皇遺佚。既未顯于世。而其筆墨流見于親故朋友之間者。或得其一二。亦未知今之曰盡無毀棄與否。而是二箴以余寶惜之。乃獨存嗚呼古之愛其人者。必重其言。感其事者。必敬其物。甚而問其人。夙昔長短好醜之形。及其室廬之所近。足跡之所游。輒低回弔之。不能去。况夫手澤所存。而又出于患難險阻。觀其所與之人。考其所作之時。既足以感憤太息。明夫顛沛不違之義。而誦其所咏之詞。又足以激發忠義。昭示來者。是可無存焉者乎。先生書得顏平原法。忠義天合。其大者如小雲棲題額。業泐之石。可以永久。而是箴也不能與石同壽。恐久而失之。余滋懼焉。故爲之記。庶幾後之人傳之。卽不得見先生之所書者。猶得咏詩以想見其爲人。且以風夫有心者。藏其翰墨。亦稍稍出之以布于世。令先生之遺文復顯。而讀者可以不恨此其所以志也。

崇禎二年十月六日

附詩

天寒日暮欲何之。聞道輕裝已駕時。且喜雄心仍自在。莫嗟分手未爲期。鳳

川波浪愁行色。馬嶺風烟繞夢思。此去長安霜雪苦。囑君珍重歲寒姿。贈關尹一首

客途無復附書頻。此夕啣盃愴別辰。明月一天遙寄影。雄文千古已疑神。交情廓落慚時輩。吾道行藏信昔人。榻上方書匣裏劍。中宵應不歎無隣。舊作寄文起孟長

懶僊云。先生與忠介。其忠義亦有天合者。緹騎之變。幾蹈不測。竇此二筆。淋漓追感。風雨颯然。蛟龍欲泣。紙上點點血腥噴射。

戲神清源師廟記

湯顯祖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筵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歛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機自相轉活。而况吾人。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聖。入能千唱之節。而爲此道。初止爨弄參鸞。後稍爲末泥三姑。且等雜劇傳奇。長者折至半百。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紆徐煥眩。

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哈。或闕觀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嗇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嘆。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飢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臥可以興。鄙者欲豔。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以浹父子之思。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已愁憤之疾。可以渾庸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子以此事其親。敬長而娛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不閉。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癘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寶。爲名教之至樂也哉。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爲人美好。以遊戲而得道。流此教於人間。訖無祠者。子弟開阿時一醪之。唱囉哩噠而已。予每爲恨。諸生誦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氏弟子各有其祠。清源師號爲得道。弟子盈天下。不減二氏。而無祠者。豈非非樂之徒。以其道爲戲。相詬病耶。此道有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爲海鹽吳浙音也。其體局靜好。以拍爲之節。江以西弋。其陽中以鼓。其調喧。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

變爲樂乎。爲徽青陽。我宜陽譚大司馬。綸而惡之。自喜得治兵於浙。以浙人歸教其鄉子弟。能爲海鹽聲。大司馬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聚而諭於予曰。吾屬以此養老長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祠。不可。予問。倘以大司馬從祀乎。曰。不敢。止以田寶二將軍配食也。予額之。而進諸弟子。語之曰。汝知所以爲清源祖師之道乎。一汝神端而虛擇。良師妙侶。博解其詞。而通領其意。動則觀天地人鬼。世器之變。靜則思之。絕父母骨肉之累。忘寢與食。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長者。食恬淡。以修聲。爲旦者。常自作女想。爲男者。常欲如其人。其奏之也。抗之入青雲。抑之如絕絲。圓好如珠環。不竭如清泉。微妙之極。乃至有聞而無聲。目擊而道存。使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來。賞嘆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若觀幻人者。之欲殺偃師。而奏咸池者。之無怠也。若然者。乃可爲清源祖師之弟子。進於道矣。諸生且其勉之。無令大司馬長嘆於夜臺。曰。奈何我死而此道絕也。迺爲序之以記。

曇隱云。微而性情之際。大而倫理之間。從戲劇說得關係。牡丹四夢。先生其現身說法耶。

聚五齋卮仙記

陳元素

聚五齋爲潘文學俠侯孝廉基聖讀書處。屬有所疑。邀鸞仙決之。乃故御史大夫高景逸先生應符而降。運箕如飛。自署名姓。兩賢肅拜。不敢問它事。先問邊庭與先生之神何所栖。受命如響。彙數百言。大都謂國家元氣寢傷。幸天祚聖明。無疆之曆。而懷丹抱赤。死生惟國恤者。終不敢以仙洞之樂自樂也。洞曰桃源洞。其間島嶼宮館。不一其名。靈人法曲。奇花偉窟。種種可驚可喜。乃知先生辭世真水解云。余嘗讀華陽隱居真誥云。忠孝之人。旣終。皆受書爲地下主者。漸進得補仙官。又曰。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毀身。以激其君者。也以是方高先生事酷類。比干在戎山。李善在少室。高先生今在桃源。政復伯仲。顏魯公旣遭大梁之難。客復遇之羅浮。且寓書達其家。手筆宛然。至柳洲之神羅池。昌黎之討威梓仙耶神耶。雖莫可知。要之氣節丈夫文章士精英神爽。必有死而不亡者。寧獨高先生哉。或曰。高先生旣已享洞天之樂。宜厭薄塵世。何足與語。而羅縷述之。若不免表襮者。何余味其語。似有微旨在一。以示時事。

雖棘國運方隆。杞人漆女。無煩過計。一以示仙宇遼廓。仙籍實繁。可知同難諸賢。均接游處。一以示駭形且宅。如易水藪。俾須眉肝膽。勇猛擔荷。不以利害生死爲怵惕。則聚五齋降箕之談。實當入高先生後傳。烏可以無記。

懶仙云。自來文章之士。鍾天地精靈之氣。其生有自。其出有爲。其去也必有所歸。縱不能拔宅飛昇。或亦借五行遁形。如高先生之赴水也。豈非正直之人。沒而爲神者乎。如以附箕爲假借之術。腐儒何足以語道。

遇仙記

劉道貞

世儒於神仙事多諱。道家者流。又幻詭其說。謂名在綠字玉書。道必飛精拔宅。乃可得仙。而予攷古忠孝奇烈男子。強半以仙蹟聞。留侯鄴侯。采真佐命之時。中散平原。形解兵刃之際。預定生前。則白樂天名題蓬島。王平甫夢到靈芝。著靈身後。則蘇子瞻遊戲杏園。韓稚圭總真紫府。人謂有宋羣儒。半是武夷仙伯。然則太清選客。豈離世上英雄。道烝長存。真人不死。迺今於太史李仁卿。遇德望陶公事。益徵信焉。萬曆甲午秋。李公時爲諸生。試畢西返。書劍脩然。日暮行。

遲山烟。聞寂條。有道士策杖馬前。掀髯言曰。子非應試者耶。子毋妄想解元。今科解元。故子邑羅生也。子當以庚子得雋。丁未始成名爾。李負才盛氣。怒而捶之道士。大言曰。我會稽陶與齡也。吾若翁門下士。而乃辱長者爲。諍語紛紜。人影俱失。李始異之。歸問甫翁。宗伯公曰。噫。此予南中所取士。而今太史周望兄也。業久卽世。子毋乃與魅語耶。李自疑不祥。意忽忽不自得。已而其語果驗。蜀中盛傳陶公實仙。太史周望業聞而採入家傳中矣。噫。啼關尹有言。聖智造迷。鬼神不識。古至人練形度世。冥冥祕祕。難可測窺。或混跡巧徒。或和光朝市。或行歌陌上。或賣藥壺中。非死非生。乍見乍隱。先生則其人也。李公無心邂逅。大是仙緣。覲面失之。令人懊恨。倚馬數語。競心都盡。蓋又一黃梁故事矣。而或者謂家傳稱先生潔廉。締謹克勤。小物終夕靜默。不聞譚仙。太史亦不知其爲仙。今胡遽仙也耶。夫金馬歲星。漢武不知。上清童子。鄭生罔測。斯故肉。眼神穢識。昧冥觀。乃陶貞白了道山中。尙不期及門。桓闡十年靜修。先彼昇引。况其他乎。周望太史學道一生。不蚤向阿兄乞真詮。豈周望學佛旨趣小殊。抑先生沉冥天機不露。則德望亦陶家之桓闡先生也。蜀山奧靈幽真所居。峨眉青城間。

先生在焉。聞此語亦一笑而頷之否。某與公嗣嶼。曲公爲寮友。夙異其事。及來守蜀。稽核詳悉。特勒石遇仙橋頭。而爲辭以招之。辭曰。

我聞百里之鑑湖。天水烟物粘菰蒲。華陽道侶多精廬。中有一人仙之臞。隱几手弄日月珠。飄然乘雲遊帝都。一笑偶到三川隅。日暮道遠行人吁。馬首數語開靈符。仙影一失雲糝糊。事奇語怪驚頑愚。蜀山幽閔仙靈居。青城鸞崔驂霞裾。峨眉古雪浸肌膚。先生倘在其來乎。嗟乎先生倘在其來乎。

懶仙云。朝遊北海暮蒼梧。仙真何處無之。陶公妄想解元一語。彷彿邯鄲道上授枕故事。奈李公名腸太熱。未及早悟耳。

青玉舫暑遊記

闕士琦

壬戌之夏。潭公再至桃源。諸子羣聚。步中散之。青玉舫。茶闌酒半。分韻成詩。或藉草。或倚樹望。或眠冷石。或弄涼水。浴已還坐。或爲懊惱狀。尋詩路。如不卽至。或拍手大叫。喜得勝語。目不識主客。人不辨冠履。午日炮烙。而愔然恍然。不得暑之所在。余謂此彥會也。擬以河朔。非專于酒。擬以感涼。非專于風。卽佛氏作

水想作冰想。作琉璃想。散百千寶光。演無常無我之樂。未免有待之爲煩。若予等對此萬竹羣葉互扇。無故成風。積綠唾人不時出。雨辭醉鄉入槐國。坐止言笑。無常人理。不必分風于蟬。學泳于魚。似反以暑爲窟宅。而有術遁于其中者。也。名曰暑。遯兵家五遁。六害五氣所不能入。若浮李沉瓜。斯爲下策耳。李白詩曰。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細語潭公。毋廣之。使後世傳吾輩暑中遁甲也。遂書與別而尾以詩。潭公湘潭公。伯孔楷江中散。禹疏上官法。護憲張孟傳。烜煜江個臣。東相邢。武子祚。胤各爲詩。宋魯男世偉。家弟虹叔琳。後至得并書。壬戌伏日。桃沅。鬪士琦。褐公記。

曇隱云。暑月讀之。颯然兩腋生風。

左手篆文記

陳萬言

歲在玄默。困敦。月中仲呂之朔。日指申矣。余偶登臥樓。偕俞會嘉。暨仲季。聚立而語。有間。出兩手。欠伸。微見左臂。隱隱有文。旋膚理若動。而赤文中起。廣可寸許。修過之。諦視之。則玉筋篆一進字也。三人詫觀以爲奇。余戲以朱塗其文。用

楮倒篆數紙鉤畫宛然。晡而稍平。隔宿猶可摹而見也。每對客語之多不信。輒出所印倒篆示之。其好我者曰：此何祥也。余曰：否。其懼我者曰：此何殃也。余亦曰：否。否。人之于身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以爲愛之者。是則善譽者不能解也。以爲不愛之者。是則善毀者不能詬也。攷之奇書稗乘。古之人未有見也。詎之故老博聞之士。今之人未有聞也。夫唐叔虞之有文在手。曰：虞也。魯成季之有文在手。曰：友也。宋仲子之有文在手。曰：爲魯大夫也。皆生而賅存焉。未有立譚顧眄之頃。手腕皮肉之間。斐然而成章。忽然而變化。起滅不可思議者也。佛氏因緣。或言神通變現。胸面手足皆可湧出蓮花。函字庶幾近之。然而此時非想非觀。其因不可測也。道之費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浸假而化。余之指以爲龜。龍浸假而化。余之腕以爲蟲。魚浸假而化。余之肱以爲垂禾。倒薤浸假而化。余之身以爲史籀。倉頡。吾烏得而知之。夫亦存而弗論也已矣。

嬾仙云。可驚可愕之事。天地間何所不有。覽之足快人胸臆。昔金山行者臂龍。風雨時蜿蜒欲動。下探江心山爲搖應。莫看作咄咄怪事。

山居鬪雞記

袁宏道

余向在山居。南隣一姓金氏。隱于椽。愛畜美鷄。一姓蔣氏。隱於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雞。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行遲遲。有野鶴狀。婆娑可人。羣鷄見之。輒避去。獨椽隱家一鷄。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雞。止可五之一。巨雞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啗。美鷄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然起鬪。巨雞張翅。雄視。時欲卽下。美鷄惟凝意抵防。不敢輕發。于是各張武勇。且前且後。兩兩相持。每費余刻。巨雞或逞雄。一下。美雞自不能當。卽乘來勢。從匿。巨雞跨下。避其衝甚巧。巨雞一時不知美鷄置身何所。美鷄從巨雞尾後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於巨雞。巨雞纔一受毒。便怒張撲來。美鷄巧不及避。乃大受荼毒。余自初觀鬪至此。大抵見美鷄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美鷄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爲之所。美鷄將不堪。余政在煩惱間。有童子從東來。停足凝眸。旣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鷄。容美鷄恣意數啗。復大揮巨鷄幾掌。巨鷄失勢遁去。美鷄乘勢躡其後。直抵其家。須臾。

巨鷄復還。追美鷄至鬪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見童子諄諄用意爲此。乃笑曰。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爲事也。童子曰。較之讀書帶烏紗帽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兩書生愧出。余久病未嘗出里許。世間鋤強扶弱。豪行快舉。了不得見。見此以爲奇逢。人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說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懶仙云。馮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鬪鷄擊毬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若童子之抱憤。實有觸於強橫搏民者。豈若賈昌少年弄鷄之小智耶。

靈兔塚記

黃汝亨

先癸丑四年。客有見白兔于天台山者。守三年而得之。珍重寶愛。歷遊諸王侯公卿間。未遇也。迨癸丑秋八月。攜之白門。門下士汪生輩。捧以歸。余余籠以金鏤。題以玉衡。偃仰一室。曠若林麓。與之周旋者。凡三年。其體瑩皓。月眼含赤霞。冰姿絕倫。雪態橫逸。若蹲若臥。名狀千變。客或見其一斑。予日摩娑愛玩之。未有窮也。今年春二月。先一夕。夢有黑衣童子。雙眸下睇。界以赤文。若繞膝置辭。

者。予驚而寤。起視之。作欠伸態。躑躅者三。遂死矣。予愴然若喪者久之。豈記所謂五百年而白。五百年而黑者。其變微乎。夫遷無超有。理之大常。含靈表異。物有至貴。每見徑山標靈雞之塚。河東記鸚鵡之塔。斯皆資始道妙。託體山阿。余之斯免。豈不同然。遂裹以文車。封之靈鷲山腰。韜光庵下。識曰靈兔塚。卽委蛻一時。流耀千載。詎忍湮沒不稱。草木俱腐哉。乙卯孟夏朔日玉衡主人書石。

懶仙云。兔雖靈。得先生表之。而其靈始彰。兔之歷王侯公卿而未遇也。乃所以遇此知已也。免其幸矣哉。

琉璃盞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盞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于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于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于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

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強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通。幻焉。而自以爲真。得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大夫人之遊于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草樹。而以爲游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懶仙云。遊戲三昧。開人眼孔。澹人胸懷。

闡試策記

徐肇榮

余不敏。恥費辭離道。曠年寢筆。問屬文。仍事便意。未嘗有一日用力。以自勝。辭費而力勝。一日者。獨應制策也。宜今制策爲取士故事。有司減燭狹卷。日中發目。諸士未夕。奏草幸無後免。揭余三應鄉試。嘗始作氣。旣衰而竭。卒以苟從事已焉。丙子之役。黃元公李心水二先生。獲余驚制義于奇書。相與究析。目論策

以一代鴻文典試怪之。曰：功令尙庸。部校必謫。乃寘副首要之五策。信古略今。勤本疏末。未足以動君相。救時俗。其辭騁而薄。體要不峻。聞風者不起。非初志。且夫議不盡誠。事不盡力。狎侮政典。以自比于不忠之臣。其爲離道之恥。彌甚。余雖然。豈敢詭遇哉。今歲壬午。廷臣奏重策。廢卷有異才。監察上聞。特用。屢詔。勿使庸售。奇落多致負乘。考官殿最。視文余喜。而歎曰：天子痛庸。夫僨國而惜。奇若此。此草莽之臣。畢智盡誠。以獻于君之日也。得第。部校必不謫。不得第。監察必以薦。天子必見其文。天下可治。是俞貴。奈何不竭才。於是謀爲萬言。人以爲愚。曰：命中不在策。吏必棄不書。未幾。府錄科遺余。余聽及府錄遺。又遺余。余聽人訝之。及督學大收。余某無倖。卒不赴。愛余者曰：觀場易甚。終坐而自絕。如乘時表文之志。何。余曰：子亦知。夫女子鑽穴隙之喻乎。此我之所爲。表其文也。初。監察觀風。第余十六。及期。以未錄者三人應試。余次適與焉。又喜曰：始不得與督學一試。今可幾。天子行我文。入末場。燭滅卷狹。執燭披卷。而告監察。以故。監察許數書。就庭燎。乃不屬稿。夜中燭方盡。策成萬有千言。起而登堂。四顧躊躇。滿志。時監察退。門閉。諸生總總然躑躅于廡下。見三人不冠而袒。立飲庭中。

酣呼自得。則司卷令也。余饑渴甚。執卷而前曰。諸公聞有策。若此而無罪者乎。貴人之酒。秀才許與飲乎。三令歡手酌而授余。使人招廡下諸生。偕飲三辭。不敢無有至者。余南鄉仰月舉爵。請曰。古人飲必賦詩。今良夕邂逅。可以見志乎。皆曰。可。余乃歌曰。月出中天。不照避陰。君子有酒。不飲貪人。賦詩舉爵。有禮有文。今夕何夕。聊樂我員。數酬余樂。擊箏而唱月光。如畫聲振千人。壹不知夫布衣之賤也。曲終一令東鄉者問余名。里曰。秀才才士必第。第將來賀余。謝曰。今夕得飲諸公酒。足賀第。非秀才志不足。賀終身不第。公不來。乃自賀西鄉者曰。第非志何久勞于此。余曰。國制也。雖孔顏必繇今日之志。在文不在第。曰。志以貴見。不貴何以文爲。曰。諸公貴矣。志亦休矣。北鄉者慍曰。貴獨非志。豈吾等皆非哉。子言謬。何不退。隸人亦謂余退。余笑曰。何以與天子爭。令叱士退。隸亦叱士退。卷在隸手。請裂卷遲退。以終令。雅令乃叱隸而請言。余謝遂自浮西鄉北鄉者。謳而走東鄉者曰。我陪秀才飲盡酒而起。余醉而僊踞于階。三令皆醉。走及階廡下。諸生總總然過而爲余請曰。諸老師在上。秀才得妄罪。幸赦。令笑曰。秀才非俳優。飲唱何罪。遂入。余待旦而出。書其策歸獻于孔子廟。既而不第。得

卷闕五策。聞蚤有搜而觀之者。未知其人恠而取之。與或吏故棄不書。與然則飲酒賦詩之事足賀矣。

懶仙云。振袖揚槌。音節諧捷。神氣豪上。旁若無人。想是王大將軍少時英槩。

汾湖石記

葉小鸞閨女

汾湖石者。蓋得之於汾湖也。其時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厓出。有人曰。湖之湄有石焉。纍纍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圓缺袤尺不一。其色則蒼然。其狀則峩然。皆可愛也。詢其居傍之人。亦不知誰之所遺矣。豈其昔爲繁華之所。以年代邈遠。故湮沒而無聞耶。抑開闢以來。石固生於茲水者耶。若其生於茲水。今不過遇而出之也。若其昔爲繁華之所。湮沒而無聞者。則可悲甚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隱映。池臺依倚。歌童與舞女流連。遊客偕騷人嘯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遊觀之樂乎。今皆不知化爲何物矣。且井頽垣廢。井荒塗舊。址之跡一無可存。而考之。獨茲石之頽乎。臥於湖側。不知其幾百年也。而今出之。不足悲哉。雖然。當夫流波之衝激。而奔排魚蝦之遊泳。而窟穴。秋風吹蘆花。

之瑟瑟。寒宵唳征鴈之嘹嘹。蒼烟白露。蒹葭無際。釣艇漁帆。吹橫笛而出沒。萍
鈿荇帶。雜黛螺而縈覆。則此石之存於天地間也。其殆與湖之水冷落于無窮
已耶。今乃一旦羅之于庭。復使壘之而爲山。蔭之以茂樹。披之以蒼苔。雜紅英
之璀璨。紛素蘂之芬芳。細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繚繞于其巔。飛花點綴乎其
巖。乃至楹檻之間。登高臺而送歸雲。牕軒之際。昭遐景而生清風。回思昔之嘯
咏。流連遊觀之樂者。不又復見之今乎。則是石之沈于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
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則至今猶埋於層波之間耳。石固亦有時
也哉。

嬾仙云。尋想偏在冷處幽處。俯今追昔。倍增興廢之感。一石中藏萬斛愁矣。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播

一五六

晚明百
家小品 冰雪攜上卷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賦

書雲臺賦

黃道周

道周自入梁化時。則聞博邑山水極佳。間鍾韓氏。以眉山蘇云。而寅仲長君更酷肖東坡居士。及于志上得所謂書雲臺者。在浮碇崗之左項。幽勝更饒。益爾神慕矣。至旃蒙歲春仲。將適羅浮。道主浮碇山靈。似有意者。使道周邁寅仲先生。遂護盤羸其上。愕然盪胸。又覺朱明平分。卓峰倍徙。百世而下。必知有此臺者。欲吐一言與相終始。不免管窺之媿。或所望言因地重耳。

夫亦不知其何時。黔雷嗥颶。叟萬首以翹森。勒千靈而相鑄。鑄爲須糜。骨骼鏐鏐。五石緝蓋。陸鼇支堵。倒挾章灰。橫噴夸父。含濤嗽精。嵌巖糾仆。復旆竭而踞。茲駭諾皇以上訴。帝曰。唉。之子礪自溟滓。叶姓伊韓。其先爲祝融氏。盍攜而見。

南方之祖。祝融乃測焜爍之圭揆。而錫以鵬蹲之土。厥土覬覦。霽窳砌麗。昔有璇樓橋屈十二基麓。顛幽候神之番。乃麾龍使以遞歸。呼雲嬰而衛之。之子載輾爾掀眉。脩然凌颺。楸沉晴霄。收涎紫竈。上覲下覩。左徊右憩。捫斗杓之棧。頑藥短檠。而可捩。又何軫角之分墟。而危室飛甍之不綴也。於是使諸稽屏菑。諸比拂。強隅攢剌。靈威夷倅。嘲風穀峩。蟲屬乘藹。通眎相景。六丁闌基。剽坤膏以塗。注斲山骨之披離。又有幽宮異介。挾神匠之駭駭。王繭高肆。蜃鬼龍倅。拔白榆以牛客。馱紫璵者。窮奇續下來。其屨額。徒一喚而巖岐。掀雄虹以懸棟。兮。躡驪甲而捆資。廉藻交其屈閱。兮。勘南斗以承擘。蒼姬纍而蠹擁。兮。搯虬項以嘶隴。裁覈黓而茵氈。兮。蟬竦妖覲。或踏鑰蚪。鯁而不敢覲。尙擦撼彼碧落。兮。訝剗撈其瓊墀。金烏絀。罍于鴟尾。兮。蟾亦焦蹠。而避乃蛟鬚。維列宿之樓夏。兮。其以爲龔桶之玻璃。若夫萬象之趨晷。兮。又未可以指掄。對巒環而一揖。兮。遂選踊以闌騫。蒼龍攫五指而稟燠。兮。化長堤以踏跟。毗羅金圜。復率巨象。而右跋兮。卻獅子以背躡。鬪鬱單之金碧。兮。闕湖鏡。而如璫。乃爾鼓太平之餘勢者。攤扶拜伏。而不敢噴。雖金甲之使。亦伏旄于窗下。兮。似羞眩于丹曦。安期玉女。乃

半而求媚兮。率擺顧若有言。胡將駢于霞軸兮。復躊躇卻顧。甘弱水以飄魂。夫我已臞。青羊方舂兮。何必黃龍之蹠也。玄溝銀漢已傾于杯几兮。又何必倒長江而挽之也。于焉抱黃抱朴。羨門鹿門之徒。翻鬪慈情。歎麗胞鍊。白簡菲馳。鸞輿隊變。投杖成虬。棄策成揀。削草覓翻。吹藜閃昇。懸劍飛樓。唾壺抗殿。叱地蓮青。煑桑金粲者。咸奔赴而翔躩。拂霓裳而競倪。抄王氣以傍巡。徊步欄其頻。眄則或曳千里之蟠木。挾若華之勾曲。擎九城之沙棠。摺不死之璇玉。遷都廣之扶桑。瓠飯筒之竿竹。與夫交藜火棗。還魂化肉。九節五花。千影夜煜。琉璃離婁。閭浮火簇。酪汁瑚枝。紫杏絳蓼。威喜參成。擅握金粟之屬。咸擁揮而不御。恐夫峙翠羅金。忌祥光之太蠹。若彼袁氏之樹。邵氏之瓜。楊氏之橘。魏氏之花。及爾潘禪趙柿。石李王楂之類。不可枚數。以爲羯鼓所設。稟十晦而不敢芽。乃近取東南美竹。滌以清嵐。幹翬蒼局。珊瑚藍鬖。龍籜可冠。蝮軾可簪。盤踞成几。交折成檻。間之以檜柏松杉。秋香夜合。玉蘭朱槿。木奴隱夫。素鱗赤穎之屬。亦翕鬱以天涵。亦臥窺以黔冪兮。遂若洞庭一線之飛龕。乃有烏鵲接葉。鸚鵡唵喃。雄媒鉗喙。巧婦號耗。駭鸞音于嶺道。撒行實于餘飴。又何必帝丘駝駝。堆驪阿濫。

之是酣也。然而軒簷錯爨。雲收颼駛。構與庥差。壘與山雋。廓而按之。遂使奚斯忘步。魯班磨鬢。若目籌于海市。抱朴羨門。始敲然未有釋者。乃繫玉蚪于篁陰兮。抹花螭于榕下。澄銀海之贈瑩兮。蜿靈輝其簇射。謂初截眗而臺門兮。忽陰精于碧學。乃命赤繡之童而錄之兮。蜿靈輝其簇射。謂初截眗而臺門兮。忽陰精之賺。嗟捫闔櫺而梁昌兮。恍壺宮之甫駕。芸軌瀾以紆延兮。若排空之有罅。既微聞彼馥勸兮。色堪餐而復卸。又胡似壁壘之天柵兮。三鳥過而踰梁。尙列植以凌霞兮。羌亦鬢凝以如蓬。穿雲密而渡雨疎兮。閒寥一以瓏。爽此夫曲徑之碧豁兮。猶未探其穹窿。俄遊烟之數片兮。變而爲背躋之嵒。慮疑少室之朝徙兮。或海運厥浮櫂。金狻司闌閑而雲臥兮。留窄馭與禽蹤。天甫憩于茲軒兮。已消五濁之涇。訶沉旋廊而重歷兮。閒闌與珠館而相封。如躡鼎以呼巫步兮。自納首而叫于巨鏞。或披拂衣之相遇兮。諳禦寇之御風。若曰乾坤內自有淡宕兮。胡必萬彙之蟻蝶。信幽窈而爲衆窟兮。哀流血之驅缸。乃復數步。石耳鞞垣。海眼隊。李擁紫條。花開銀榜。府科下之餘裕。驚白日之睒。矚則有醉石踞。捫蒼瑰赤磈。叱失康千之璵。奴隸龜茲之壘。况藉竹林。念之愈曠。抱黃曰。此所謂

真淡宕也。延而少選。竈有木華。鼎有金鑲。雲錦成齋。修條結杼。漏蒼亂青。雜陰枝。覲山鷄時鳴。蜀犬滅響。抱犢邏精。操蛇守壤。間露一二。吟嚙若將迫于武庫。隱隱搖其鞞仗。又爾湖鑑竊光。列缺炳漾。惚乎雲護瓊台。不蕭不翳。含倒影之萬狀于焉。僊子解頤。傾觥倒醬。懷桂樹之王孫。愁蓬祖之噴浪。抑思舉于閩風。恨鼉梁之徂誑。抱黃曰紆。且此猶未悉其十一也。夫不睹厥丹梯之萃嶽。絨九天之霖飄。劉仙掌以自縈。蹂飛橋而矯出。疑礙漢兮。復中停。炫錦雲之湧。膝連齷齪。乃橋乃樞。屆于中窞。是曰乾坤草堂之區。此夫太壹之所籌。九道之所周。禹餘之所映。廣桑之所鳩。羞崑歸之一垓兮。剖二象于合甌。嚙曲檻之跚勃兮。伏九壘與十洲。敕屏翳以司戶兮。飛廉擁帚于窳陬。拾驪珠于後乘兮。浮玉碇于雙桴。挽霞冠之岌岌而騷有兮。胡顛尻之爲天傳也。龍象偃蹇而親人兮。烏雉袍于松楸。遺麋曖之千頃兮。以爲駕鶴之上遊。夫世路已竟若茲兮。胡眼界之不悠。我欲鼓昇平而未遂兮。呼飛雲兮。與謀飛雲。旣不熟于金堤兮。邀金狄以相撓。悵波旬之號于清晝兮。灌之以米汁之香醪。摧寶筏其飄瀟兮。弔咭軋之

鷓鴣言寄箋于王母兮。將振衣乘興于丹丘。恨思邈而爲瑪瑙兮。吾且甘茲而
永老。折亭西其亦有興兮。批靄霽于晴昊。朝飲杓前之沆瀣兮。暮引納于紫灑。
自蕭騷而數于簞下兮。臺闕蓬門。清館淡軒。竹廚石坵。雲凝梯懸。隆隆隱上。若
滄洲之十島。又迴頸而遡錄兮。閑亭雀棲。危樓鶴立。若三條之相抱。快健足之
差康兮。澆之以雲根石腦。遂披雲而極之兮。忽愀然于遠道。夫彼世之誇奇兮。
又孰知吾之所寶。古云仙者之多樓棲兮。吾亦緣醜以爲好。又云無興而不極
兮。且蛇首而躋其雲堡。廓乎揭衣帶于長江兮。凌千尋之雪縞。忽停槎而瞻彼
都兮。霍四顧以莫肅。彼鱗次而烟集兮。並秋聲之椿搗。吾已不忍視厥若茲兮。
回仰嘯于簷撩。若夫水公趨過。青妃招搖。灘縱沿漢。葱翠奪霄。環四周之綠簣。
如鸞項之初燒。命彼桂醕。間以荃苴。嫵褻駘蕩。葵扁扶搖。登憑一聘。千里可招。
視下苔錢。鮮衣已分。帝子之餘饒。况乎張軫之間。白鴿車蓋。蠅下來其迓子。予
未遽兮。遼遙以迄。朱明噴氣。亂影橫敲。長堤墮馬。高閣悲蛭。乃有龍子拂鬚。鮫
客供鮓。海人探玉。仙翁係瓢。咸稽首逕沓而遮邀。似不如披襜于蕩篠。又至萬
竅之暫吼兮。憶楚蕙之盈畝。若有人于山幽兮。醉市間之斗酒。欲往揭之夷猶。

兮。納明月于沉牖。鳩題旣已先鳴兮。胡惓惓于吐綬。杳山車之垂鈞兮。側梵鐘之鎔濶。傷黃金之滿地兮。誰以係之于肘。抑奔屯之噓翻兮。俄莫定其衣狗。匪葦收之弮麥而撩思兮。實以灑長空之黯黝。若玄冥之驕黠兮。羅覬盜而如甄。青女竄于海角兮。太陰護其薄藪。胡俟火犀之與煖玉兮。効都闈之相洩。卽爾陰雨晦冥。大醜鎖畫。商青揆距。鴛陽擗手。木客悲呼。彭夔蹕走。夜聞乞火之兒。朝來聽經之叟。吹九尺之笛。妖化方尋之素藕。石鯨撼鱗。蒲牢泣鈕。珠樓菌閣之子。愴心縮袖。衷七聖其將迷兮。吾騷然而擊缶。毋棄佩于江湄兮。尙朝華之有糗。荃馨鋏而未知茹兮。歸以詢于斗白。荷衣裂而猶芸兮。種繁陰于世。後悟斗柄之旋回兮。似不出窿龐者之吞嘔。予欲呼鹿麝而鞭彙之。又孰知其尾首。維襞褰而上求兮。或太清之有友。羨門子乃顧抱黃而笑曰。阿融夫真闕之已。闕曷以尋茲之塊也。擗浮丘以爲昆季兮。微員嶠其疇爲弟妹也。繫之子之儻兮。帝始揀爲此賚也。紛荔薜其供紉兮。燦流霞之可戴。雖雅愛彼寥廓兮。毋假掃其靈鬣也。齋館軒堂。亭門樓廊。旣趙桅以卉旭兮。何以石渠白虎。鼓簧馭娑之碣。攝也。爾夫白社青樓。綺館金谷。玉圃山池。曾不足使克隊。况蘇門竹林。

蔣徑陶澤。又匍匐而求配。吾將徙于瓊宇之西。峙方壺。麟鳳之岱。植列堵。以琪華兮。嵌璇櫺之璫。瑁秘真宰于氤氳兮。毋炫洩于千載。且曰。今帝之子。感羣靈之趨匯。且延君以數緹。夫復何以賽。遂歌賈門沙之賦。而退賦云。一舉兮如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圓方。試與登于茲台兮。永懷茲兮不忘。

超宗云。唐人不能爲漢魏。學寡而音浮也。博則沉。沉則靡而不靡。此相如之所以爲獨冠。不意曠代而後復有此才。

懶仙云。石齋骨疑如岳才大如海。其立言也。鼓笙簧。聲金石。不暢其胸懷不盡。讀新篇。浩渺磅礴。命意千秋。直與日星河嶽同壽。

壯懷賦

有序

黃尊素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竊穴中碌碌。此身耶。易水旣渺。壯士空歌。翔風唾壺。尙在。老馬忍甘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爲隱爲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能汗漫于九垓。

兼馳驚于八極。高欲與鵷鸞比翔。卑亦不與鷄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途窮而白骨。答師出而封豕。逐若夫會稽囚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蘇台。乘烟浪兮五湖。變鴟夷兮遠遁。笑錫鑊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祚。傭耕養鴻鵠之羽。戍卒築鯨鯢之渡。揭竿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故。若乃蘇卿漢北。一鴈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馳。見節旄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羝。謝朝露之啖言。噉旃雪而何辭。至如寄絲桐江。混迹羊裘。魚唱舟晚。釣石蘆秋。領浦口之風月。辭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于烏縣帳裏。諸番匍匐稱壽。都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楫中流之濤。請纓金馬之門。鳴劍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御恩。或乃照藜書生。生花辭客。歌叢桂于小山。賦長楊于鵝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買賦皇宮。藏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賊。血可濺襟。嬰城矢石之衝。厲聲劍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同陰。或有信陵義魄。朱家俠腸。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鼎何

傷符竊而晉鄙椎。髡鉗而亡命藏。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今。莫不有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爲雄。貫星虹而獨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雕鷲之橫空。而風高獨戰。雖刦燼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隕。紉蕙菑而獨馨。嗤三閭之自窘。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願蹠躩于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鸚鵡。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魯陽之戈日還。其溧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也。如蛾嵎之山。攜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可攀。南則鑄柱交趾。北則勒銘燕然。爾乃掛梅冠。解疏綬。結茆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窄。書險難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訪禪支遁。攜屐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尊羹于千里。問旨酒于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孤憤著書。是卑公子。吾黨如可披心。爲道壯懷如此。

懶仙云。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極賦家之能事。至其抒寫託寄。鬚眉如覩。公之壯懷。與此賦俱長存矣。

靜賦

華淑

世界喧填。何處印清虛之致。人心閒暇。隨時領玄澹之惊。寓物則幽境。可通攬景而孤懷。忽往爰命管城。流之緗素。命曰靜賦。以見志焉。

何玄造之紛拏。今吹羣動而不息。肆黃塵之蒼莽。今禪昏旦以無極。於是僕本靜人。睠焉不懌。思就簡以滌繁。抑屏喧而處寂。境入幽而自遠。神宅淡而彌洽。若夫蒼崖徑杳。僻洞塵空。高岑霧卷。亂石苔封。猿吟樹裏。鳥喚林中。冥思遐討。寂氣孤通。至如扁舟烟水。小艇寒溪。沙邊鷗鷺。水上鳧鷖。漁人唱罷。蘆葉聲稀。攬波光之如鏡。任鷓首之所之。又如樂樹扶疎。檀林清簡。月上上方。雲深深殿。佛閣聲鐘。經樓巢燕。修廊之塔影倒垂。虛室之禪燈一點。亦有逋仙野客之家。幽人隱者之室。淡澹風夷。蕭蕭氣別。琴書閒晝。山川佳夕。掩戶惟雲。敲門有葉。若乃平蕪莽屯。枯雲凍咽。寒光低斂。人迹杳絕。絳雪霏微。青烟滅沒。景何淒清。氣彌澄徹。及夫青陽煽物。羣芳吐妍。鳥啼啞啞。花落纖纖。風悠悠而微度。春娟娟而可憐。當其槐夏日永。麥秋雲黃。風來竹陰。雨過荷香。坐廠夏以却暄。息長

松而就涼。若夫炎氣暗落。金風忽轉。新桂舒芬。古藤曳蔓。乍蟋蟀以淒吟。和砧聲而一亂。涉苔徑兮綠滋。扣花關而雲斷。至如夕陽沉兮素魄流。衆籟收兮虛堂寂。惜流影之泛空。挹清陰之凝席。晚鐘初動。孤燈微滅。憑欄檻以徜徉。步庭除而獨立。及其空齋晝迥。孤館晨清。疎箔垂而悄然。朱戶闌其無聲。閣流雲於樹杪。度香篆於窗櫺。幽人對此。靜理自愜。印我清棕。領其空寂。爾乃絕朋侶。謝友生。屏浮慮。滌煩情。弄江淹之筆藻。命薛稷之墨卿。寫孤棕於側理。寄別調於清音。既澄懷而有會。旋落管而復停。歌曰。山深兮水澄。晨迥兮夕陰。倚幽室兮聞庭。傍禪客兮隱人。攬時物之空明兮。領天地之孤清。

懶仙云。聞修坐破蒲團後。討得靜中消息。故能歷歷寫出。若羶逐名場。未許領此景光。

七夕賦

陳山毓

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浦。舍層臺。俯深坻。略江潯。涉漢渚。浮三湘之去瀨。溪七澤之漣漪。蒹葭蒼蒼以拂珮。白露塗塗而漸軋。於時炎精弛故。金帝乘新。臨

腓月。迫蕭辰。商風權輿。涼雲烟熅。白門遵肅。玄穹就旻。爾乃東沼匿輝。西冥扶
魄。宵兔翔而一足。幽娥揚而半額。微光承几。繁象衣天。浮清質之澹淡。散澄暉
之嬋娟。玉漿冰凝。綺筵霜潔。輕桂搖采。微波揚冽。鏡涼輝兮長河明。天孫嬾兮
拖蘭旗。時則唐勒景瑤。便姍徐來。王乃揄毫選牘。爰命宋玉。宋玉於是稱曰。爾
其長羸送夏。白藏迎秋。燦曜停驂。涼颼塞幃。於是天媛。嬖屑駕言于歸。歛纖織
之素手。靜札札之輕機。結霓裳曳雲縞。被白玉翳玄芝。脂霧轂弭霞輜。竚晚晚
之落景。眈沈寥之升規。於是橋成漢曲。駕肅河陰。倭遲星道。紆餘烟渚。越修渚
而釋轡。集長幕而褫衿。遡滂沱以遙鶩。究徂曠之遐心。爾乃跨北沚兮佇南陽。
舒頰顏兮逞清揚。展朱唇揚青蛾。履會筵。敍離歌。歌曰。竚涼年兮從奔輶。竝雲
幄兮亂清簫。宵佩解兮抽無聊。獨嬋媛兮今夕。時旣道兮不可朝。于是離宮麗
妾。別館佳人。靚粧晚罷。妖絳夕新。哀湛湛之泣露。驚肅肅之森風。遂蹠足周除。
瞬目層穹。矚靈漢之好仇。經四氣而相從。抽彩縷弄玄針。映柔暉之黠靄。引纖
指而幽尋。怨輕絲之多亂。傷弦月之易霽。歸閒房而含態。襲長夜之悵悵。復有
中朝逐臣。江臯怨士。汨春日兮永離。悵秋風兮乍起。望皎皎之空曩。裊雲旗而

旖妮。乃睇傾河。邀靈駕。曬烏鵲之旣梁。羌超搖而先迓。願懲違以屈體。甘柔嫺而善化。替博謔之常度。背時俗之咎僞。於是玉避席獻。襄王亦招若失。憫乎若有遺也。玉復稱曰。爾其歡讌未申。晨暉欲暎。新知不故。生別何冤。恫夕漏之不永。撫曉驂而斷魂。怨今歡之易沒。數來愛之難原。復歌曰。凌天津兮而心憂。織御忽兮不可留。款雙情兮何期。哀四候之悠悠。悼遑歡而來愁兮。永還路而自憫。於是明星耀暉。若華收暎。漢圯悄荒。河梁澹渺。職靈會其何在。睽天庭而逾杳。

懶仙云。音珊瓊珮。影落芙蓉。具此才情。當入月圖作白瑤新宮記。堪與王子安賦競美。

感秋賦

吳伯胤

維四時之代運兮。嗟去日兮苦多。對秋色之蕭條兮。憐吾生兮蹉跎。於時商風入律。冷露濡天。流陰淡日。落葉哀蟬。偶疎雨兮滴滴。或斜月兮娟娟。時憑欄兮送目。盡平野兮如烟。爾乃公子行樂。綺堂列燕。錦瑟高張。紅粧初薦。燒銀燭兮

將殘視明星。今有爛嘆爲樂。今及時。念流光兮易換。覩蘭秀兮菊芳。悵可懷兮不見。蓋忽忽兮傷心。亦淚落兮如霰。至若荷戈黑山。從軍隴水。邊馬思歸。征戎未已。見胡騎兮數羣。俄黃埃兮四起。聽笳管兮屢吹。懷玉關兮千里。恐生入兮無時。已魂消兮心死。乃有孤身去國。羈旅無家。楚臣澤畔。漢傅長沙。自雲起兮洞庭波。秋雁少兮夜猿多。吟清華兮夢已絕。臥滄江兮奈何。惟遷客兮多思。因涕泗兮滂沱。或乃素士窮經。吃吃不置。手冷一編。霜流匝地。當桐風之初來。悲壯心之不遂。矧白髮兮先秋。與蒲柳兮同葉。每躑躅以徘徊。聞蛩吟而長喟。至如恩辭金屋。寵謝長門。苔封輦道。院積黃昏。惜此清光之一片兮。不照君王之寸心。彼雕蟲之小技兮。虛買價以千金。恨團扇之見捐兮。怨尋秋草以俱深。又若良人遠別。相見無期。秋來漏永。歸夢偏遲。拂礎砒兮長太息。慮客子兮寒無衣。製腰帶兮準疇昔。知今日兮是耶非。夜涼兮人不知。思君兮天之涯。儻有膠漆義斷。寡鸞孤鶴。中夜傍徨。形影蕭索。感織女之渡河。悔嫦娥之竊藥。何若從君於地下兮。同夜臺之寂寞。下如桑濮之間。溱洧之澣。秋以爲期。將子無怒。望車來兮何遲。心搖搖兮南浦。愁別院兮笙歌。弔西陵兮風雨。斷腸兮不見啼。

痕兮可數。是故秋令司陰。秋氣凝金。逢秋必感。有感必深。宋玉抑鬱而興悲。潘岳惆悵以長吟。非歲序之移人。彼往哲其何心。自古如此。我亦流連泣下而沾襟。

顧仙云。二十五絃彈夜曲。情與詞會。景並色妍。篇幅間敘此。如層樓複閣。一轉一
致。

秋霖賦

葉襄

予獨處。眇歡。觸緒多阻。未逮賈生上書之年。遽懷潘子作賦之感。兼茲秋雨。浩汗綿夕。貫晨仰視。日影慘然。不暘。但聞悲風。蕭瑟戶牖。慨然賦之。

涼烟冒江。清露下澤。天寒野陰。疎柯蕭滅。波路雲斷。回風飄孽。林木戰秋。橫矢交戟。慘兮顛顛。憂心如客。於時青磬戒懸。素琴始收。皓雀驚序。黃花發丘。英英白雲。露彼梧楸。玄陰忽其掩曖。白日匿而西幽。於是黑蜨潛躍。商羊起舞。風蕭蕭兮。褰帷冷濛濛兮。入戶日將杲而復沉。雷方歇而更覩。夜申旦以不絕。永綿綿其若縷。桂搖落而傷年。桐離披而就祖。鴈濕翎低。蕉疎滴苦。其爲狀也。則氛

累雲連。烟焚霧突。斜逐酸風。昏霾皎月。曉萎紅蘭之幹。暮偃綠荷之揭。羅浮之碣。半合而還。離爛石之烟。方升而歛。沒爾其爲聲。則晰兮若訴。恫兮若廢。響醒微醉。夢報殘更。寒咽戍樓之鼓。風敲子夜之枰。與愁螿兮下階。語偕落葉兮入戶。清似有情而獨急。夫何恨而長鳴。若夫慘慘行客。離離路歧。蠻烟失暮。蜃雨昏時。長亭五里。十里濛雨。千絲萬絲。征馬惜障而嘶寒。僕夫仰屋而望炊。洞庭木葉下。江南秋草衰。彌眊百里外。惟見愁雲垂。又如懷寶被放。含璞見黜。門掩青苔。林迷白日。山鬼嘯瞰於蓬樞。機妻憂勞於織室。垣已頽兮多風。竈方濕兮漏溢。將騁駕以散懷。悲沉陰之四室。又如節士負屈。古賢幽沉。書團溺以寄怨。望日影而彈琴。草荒兮晝短。牆傾兮室霖。徒思黃犬之信。未見青蠅之音。爰摧心於隕籜。時寫恨於靄靈。借如異國懷家。殊鄉戀土。憫窮陰之蕭颯。羨歸燕兮振羽。頻登樓以賦懷。乍操音而自鼓。違關河兮幾重。况秋水兮駕浦。聽滴瀝於空庭。總纏綿於肺腑。又乃婺婦鳴宵。孀閨叫魂。夜漫漫而難旦。衾習習而未溫。心隨紅燭。燼思與浮雲。奔視平原兮氣何黯。愁孤炤兮燈復昏。莫不崩隅圮角。對案妄飧。嗟彼農人。載芟載柞。雨插烟鋤。春畦夏作。悲三時之長勤。欣一日而

有獲。奉高年。修旨爵。鼓瑟琴。吹簫籥。云何昊天。霖雨其雪。秀而不實。維民之瘼。若夫蒨閣蘭堂。金闈玉房。芙蓉曲渚。幽桂叢岡。排芳樽而列坐。餐落英而飛觴。欣溽暑之乍退。樂中宵之微涼。左韓娥。石姬。姜解。雜佩垂明璫。遑恤蓬茅之飄溢。葛屨之履霜。嗚呼。我聞洪範。肅時雨若。維二儀之克咸。何狂恆之乃作。百川沸騰。橫流泐礪。將同族於水蛙。漸沉淪於清壑。安得夫廣廈之忪懔兮。胥窮瘡而有託。

懶仙云。新情綺合。逸致雲生。攤幽扣寂而非詭。氣蒸波撼而非夸。似欲含吐機雲。標勝班馬。

雪賦

錢 茶

天殺餘碧。峰斂羣青。烟深苔暝。株禿雲平。乍因颺而迴合。忽排闥以飄零。花明四照。蕊綻千層。竹腰頻折。松蓋如擎。梅腮傅粉。石骨凝冰。清光千里。宦唳一聲。屋壓琉璃之瓦。簾開雲母之屏。九天無月。而長白萬樹非紅。而皆春。絲鱗鱗以吐瑞。氣裊裊而爐熏。輕瓊有鈿。冷絮成茵。鴉寒掠背。風靜翻雲。惟寥空之一色。

聽愉瘁之平分。當夫紅爐黛暖。雕閣香圍。君寒妾擁。妾臂君持。鏡開千靨。笑冶一枝。聽飛絮之高吟。曾寒威之足欺。亦有天街步軟。柳下藏舟。忻驢背之甚穩。恣冰壺以遨遊。或泛山陰之棹。或登華外之樓。冷香弱夢。細細勻愁。於是梁園才子。兔穎詩腸。江誇瓊樹。盧妒玉堂。六出爭妍。雙尖鬪芳。苟千秋之在茲。雖掃徑其何傷。及夫玄雲結陣。赤暈揮鞭。貔貅氣湧。鵝鴨聲喧。將軍飲葡萄之酒壯。士歌黃竹之篇。戈衣縞而生明。光照甲而增鮮。更有銀花垂榜。絳雪成田。橘叟輸塵。葛郎乘船。印惠可之跌。而影留嵩嶺。披王恭之氅。而望類神仙。維勝賞之足娛。笑謝賦爲未妍。若乃隴水寒塞。馬嘶樵徑。封鄰燭微。蘆花汀裏。忽聞孤雁之鳴。獨石山頭。濕透木棉之衣。泣寒砧而如雨。釣空江以無魚。臥袁安於土室。映孫康之徹書。士衡戳而華亭。雪暗孝婦死。而東海。瑤飛襄陽。枯骨灑人間。之黃玉海上。孤臣飽撐腹之玻璃。戍卒征衣。皆鐵寒。閨淚滴爲緋。况乎巖風曉別。蒼雲暮同。銀沙萬里。古道蒙茸。雖天山之玉滿。奚所遇而多窮。爾乃放舟浦北。覓句橋東。籬描綴影。酒送微紅。愁飛舞蝶。碎剪吳淞。仰看何依之雀。遙聞人外之鍾。於斯時也。高士夢甜。美人簪歆。獸炭光熒。鵲硯冰澌。枝低似醉。波定如癡。

溪流暗瘦。芳草先肥。肌同姑射。瑞積瑤池。快心魂之如水。嘆造物之雄奇。

嬾仙云。如映琉璃。內外俱徹。如嚼梅花。神骨欲仙。謝賦不得帶美于前矣。

茅簷賦

魏學伊

闔都之北。酒帘之西。有扉畫局。蛩吟鳥啼。籬逕瀰池。詰詘旁蹊。臥板橋而如帶。從樛木以扶疎。繫小樓之容膝。卜素心而傲居。愛綠綺之靜好。懷青藜於古初。可風可月。我圖我書。每訢訢其欲笑。吐幽葩而自攄。入披翫兮黃庭。出搴芳兮蓀芷。忽落英之盈哀。驚茅屋之麗靡。引逢壺之細流。亦濺濺而瀰瀰。啓紙疏以長眺。撫女牆而獨喜。抱良辰之奇懷。送行雲而如駛。爾乃三復隰桑。適聞叩門。或鼓荻秋之柅。或構楓谿之綸。旣風輕而烟暖。兼芋菽之不貧。擷澤葵。掇青莼。呼雛樹巔。問酒鄰人。悅余美之媿媿。舞長袂之罇罇。競猛晉而迨遠。導懿躅以相循。於是衡門之下。幽人儂佯。敗瓦頽壁。蘭香蔭芳。斜陽小鳥。遙林蒼蒼。觸目懽賞。便姍翔翔。若夫拒霜驚亂。楓林標紅。疎檣自鳴。切切草蟲。則乃放柴關。沂歸渚。上高丘。瞰長空。秋旻曠兮。飲寥。堯彤雲兮。無窮。懷湘江之濞泮。駕洞庭之

秋風思。眇眇以遐。舉覺天地之樞。璫時焉石瀨腹堅。百卉質折日暖。牆隈隴裏。剩雪手枕殘帙。鶉衣百結。短榻無風。酒酣耳熱。又胡羨乎寒江之曠。像寒山之。嶙嶙。消搖容與。茲樂實奢。蓬窗圭竇。水欹岸斜。德曉冰之響裂。呀空谷之淅。訝落霞孤鶩。枯木寒鴉。春風蚤戾。到我梅花。誰歟居者。或曰此伐檀君子之家。

懶仙云。孔淳之茅室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韻人高致。爾爾。

犀麈賦

夏樹芳

有憑虛先生者。性好山居。妮古成癖。擁書南面。專城不易。鴻苑爲梁。脈望爲匹。寥廓消搖。玄麈是適。玄麈維何。奔燁文犀。誕自異域。棼綸不齊。或生烏弋。或肇黃支。或號雙龍。或稱臥魚。或出禱過之山。或顯義渠之西。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有辟暑辟寒之異。有正插倒插之奇。余之犀麈其類是乎。其弗類是乎。若夫犀之利用。其麗不億。紋之省者爲鹿獻。花品之怪者爲鷄昧白。或產墮羅。則星斗呈光。或鍾吠勒。則山川動色。南宮獻紂。爰解西伯。羗里之囚。楚國賂秦。遂破蘇季。連衡之策。郭弘農作贊。摭詞。傅常侍鐫銘。題石。簪之則蠲怒。而除忿。帶之則

避凶而銷逆。阿翹有方響之說。則琢槌以戛新聲。太真有虹霓之屏。則製匣以巖什。襲余塵何居。或司其一。若夫抱膝空山。簡牘寡營。良朋戾止。握麈相從。坐胡牀。理孤桐。發清嘯。下冥鴻。素絲飄颺。白眼睨空。辨雄非馬。語類猶龍。滌元規之塵污。灑玄度之幽棕。寤黃冠而批道竅。咨白足以叩禪宗。舉拂則散千巖之花雨。絕叫則起萬壑之松風。一縱一橫。惟塵之功。胡神物之難留。歛躍去而無蹤。似亡年於岐路。如失鹿於林中。奪我欄柅。鑠我談叢。將夏鼎商彝。風色爲之慘澹。而都梁迷迭。香霧失其空濛。子墨客卿。陟無丰韻。騷人逸士。莫侔詞鋒。竟日把來深源。無以酬安國片時脫去。仲祖何以對興公。君不見神劍化豐城之獄。竹杖走葛陂之龍。又不見荀淑琴亡。飛入李膺之室。而風雲莽互。一編黃石。蕩墮穀城之下。走飛電而激長虹。繫此犀塵。遠方奇獸。食惟吞棘。居恆鳩偶。姬旦所驅。漢文却奏。王武剛以一尊而遽趣其年。江夫人以小釵而自詒其咎。牛渚磯頭。溫嶠然燈而卻算。月華門外。唐宗遣詔而弗受。李勉檢出而投江。裴坦見之而拂袖。怪蠻童入海之已癡。笑樊川鎮帷之益陋。嗚呼。造物茫茫。聚散不同。儵有儵無。何去何從。吾聞譙笑永嘉。嘗遺塵於康樂。短轅捉柄。曾失賞於茂

弘。卽龍髯與獅尾。盡沒去而成空。有塵者寧獨爲豪雋。無塵者豈盡爲凡庸。兀兀騰騰。潛神太冲。視千古爲蘧廬。頰六合如槐宮。犀乎吾且游乎。漉寔無爲之野。入大空之三昧。而并以詢之。亡是公。

懶僊云。徵事傾囊倒篋。而氣韻復老。小儒爲之咋舌。

瑞石賦

潘一桂

天啓丁卯。京口載罹凶荒。天青地擘。割我稼穡。萬姓嗷嗷。無所寄命。圖山之陰。天產石粉。其色白。錯者紅。其味甘。其質膩。咀之馨。其液可搏。不礪。餒者充。飢者塞。冠者鼓而立。山去城百里而近。予輿而觀之。擔者溢阡。採者闋於丘陟。間趾可掬也。嗟夫。天地之大。奇出不窮。理無而事臻。氣鼓而物奪。自非覩記之餘。千載之後。安知不與補天之事。同疑其悠謬哉。賦曰。

天符臻地。寶植。嵒岩闢坤。珍出。補天佐岳。錫爾靈石。爾其爲質也。靡瓊委玉。凝肪截脂。鮮飛豔雪。華耀朝曦。光逾雲母。色麗瑤芝。釋之叟叟。勳之靡靡。無餒無敗。不礪不礪。埒華山之玉屑。方梁父之銀泥。豈石廩之宛在。抑地乳之潛滋。宜

充虛而解戰。爰塞餒而救飢。繫生民之百需。今食爲之天。天以六氣下凝。今成五味之華鮮。麗五行於百谷。今固物始而民先。劬水耕而火耨。今竭胼胝以祈年。羌穗岐而表瑞。今抑雨粟而徵賢。曷埒此自然之食。今協幽贊於重玄。况凶年之屢稼。今悲地財之貧破。何辜今之人。今罄天地而一餓。閔鼠空而穀盡。今氣廉廉而消墮。塚纍纍以魂新。今或流離而遷播。遴珍符之大垂。今感神貺之潛呈。噓枯以續喘。今拔瘁而爲榮。黃吻怡而含哺。今鮐背鼓舞而取盈。走遐邇以如鶩。今咸廢耘以瘳畊。筐承而車任。今徑隘而衢爭。惠遺黎非小補。今嗣嘉穀於秋成。夫孰貴此靈休。今匪天工其奚及。夫旣秉好生之恆德。今曷不祐此垂成之粒。割之糝而錫之餐。今夫孰不歌夫帝力。固造物之多奇。今幻生成而不測。系曰石爲氣核。堅不可奪。今氣之所鼓。性爲之脫。今舍功牧生地之奇。祿兮。畫地爲餅。庶幾果腹兮。

懶仙云。韋應物詩。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是事矣。今瑞石想亦類是。知造物好生。未肯輕草菅民命也。不得詫爲奇事。

松奏九闕小賦

萬燦

木之有松。松也獨茂。松之爲材。材也最良。挺挺孤標。胎孕玄黃。正氣蒼蒼。獨翠色銷。紅白嬌姿。霜雪不凋。羞殺貪風。光桃李。歲時無改。愧死華朝。夕菌花如虬。如龍。總描寫鐵衣生澀。疑蜥疑蛟。要儀圖青蓋。婆娑其精之上。浮時變爲白犬。時變爲青牛。色色足奇。足怪而脈之下。注一千年爲茯苓。再千年爲琥珀。種種堪服。堪珍。榮在廣成。時嘉許由。邈乎聖帝。蔽于泰山。下笑始皇。拜爲大夫。磊節多奇。和矯材真。堪梁棟。經霜猶茂。簡文姿寧。比柳蒲。蒲苑中枯。忽榮開。兆大唐國。運興振靈巖。寺西。修東轉。闡西域。經力神通。供食僱。佗千百歲。必登大壽。入夢丁固。十八年果貴。上公崔斯立。哦雙幹于藍田。一丞不負陶淵明。撫孤標于彭澤。三徑猶存。木之祥。木之長。信不誣也。木之壽。木之奇。良足述乎。以至無羣。有羣。無情有情。雀唳。鹿鳴。夜夜朝朝。相晤對瘦梅。勁竹。年年歲歲。是交鄰。若夫不侵于霜雪。不墮于培塿。枝摩青天。根實黃壤。秀秀鬱鬱。鬪開去純。是匠材。曉含露液。夜吸月華。慈慈蒼蒼。仰望來綽。有仙氣。是以詩人誦壽。合盛茂于竹苞。

臣子祈君。借聲呼于嵩祝。余不禁神往。寧輟口吟。恨鄭熏。隱岩無居。且未敢願。爲處士。幸弘景清風。可聽。亦何妨。暫作主人。

懶仙云。虬姿鐵幹。對之神肅。想見公鬚眉如戟。

竹聲六響小賦

萬燦

瞻。彼。葦。竹。葱。倩。交。加。廓。杜。一。林。奇。標。陸。海。渭。川。千。畝。種。邁。蓬。山。露。節。貴。枝。弄。月。影。移。金。瑣。碎。虛。心。清。韻。迎。風。聲。戛。玉。琮。瑋。葭。管。飛。灰。伶。倫。律。取。來。嶮。谷。聲。音。遏。響。蔡。邕。笛。裁。自。柯。亭。文。具。開。才。士。心。花。臨。川。筆。光。照。牛。斗。武。備。助。將。軍。氣。燄。會。稽。箭。美。擅。東。南。子。陵。富。春。竿。萬。古。高。標。寒。夜。月。蘇。公。黃。州。紀。千。秋。遺。響。領。清。風。洞。庭。淚。斑。斑。染。就。湘。妃。一。夜。色。雷。陽。青。鬱。鬱。表。來。寇。老。幾。年。奇。晉。代。七。賢。人。每。嘯。傲。林。中。風。月。唐。朝。六。逸。士。常。沉。酣。山。下。夕。暉。就。是。杖。擲。葛。陂。雖。少。化。龍。之。幹。然。而。種。分。淇。澳。尙。多。引。鳳。之。枝。是。以。裁。自。王。孫。庭。不。厭。滿。比。來。君。子。水。是。惟。依。余。志。在。調。羹。難。辭。肉。食。之。鄙。而。味。甘。咬。菜。肯。薄。筍。根。之。餐。口。誦。唐。人。詩。雖。有。待。他。時。免。其。俗。心。領。子。猷。趣。亦。何。可。一。日。無。此。君。

懶仙云。士俗不可醫。讀此數行真是俗耳鍼砭。

梅咏十七章小賦

萬燦

惟花有梅。瓊姿玉骨。雪魄冰姿。塵外奇葩。凌霜不萎。卉中佳品。帶雪猶妍。奪占花魁。桃李叢中。驕見妬。遍傳春信。竹松林畔。影堪憐。疎影橫斜。清淺水邊。驚羽鶴。暗香浮動。黃昏月下。憶仙娥。落額拂無開。巧助粧臺新飾媚。逢人折有寄。誼敦蘭薄。故交全。醉寢松林。恍恍美人供色笑。光射廊下。看看才子映文章。任他鐵石心腸。作賦時也。須宛轉。故爾法曹。廨舍再任日。莫禁徬徨。亭亭上。勿染半塵。真個是世間仙子。閒閒中。再帶一笑。不枉然物外佳人。卽詞客吟咏傳神。到底清真。寫不就。若匠工丹青繪色。就中馥郁。畫難描。余偶閱譜圖。歷稽品類。不但蝶粉蜂黃。點出許多般國色。抑且野趣盆景。粧成無限處風光。爲是神遊。不覺鼻合。勿辭嗜痂之癖。甘任拜石之癡。選勝尋芳。倦遊歸夢。回紙帳。臨風對月。狂興發。手把銀盃。鼎鼐未調。且有待聞雞起舞。渴煩頓解。聊因之捉筆行吟。撚斷數根鬚。難道是詩魔。摘去拈成。十七咏。當應知花事。催來。

嬾僂云。此廣平後身耶。鐵心石腸。稜稜仍在。

垂絲海棠賦

夏允彝

有名葩之新豔。托瑤海而擢枝。疑紅酥之凝滴。學霞綃以抽絲。剪天桃而縲碎。琢芙蓉而紅垂。開千房而羅薄。圓萬顆而珠蕤。于時薇帳晨開。緗簾晝卷。芳茵翠深。石錢紫淺。映寶粟于朝幌。疊瓊鱗于砌硬。念秀枝之紺柔。惜媚體之盈慳。弱顏畏見春風。面面向玉塔。逗微線。海綃遙拂。動矚容。紫燕輕捐。覺紅顫。楚妃束素不勝衣。延娛怯舉遊。飄扇趙女飛仙裙。帶留旋懷纏。蔓露羞狷。勻光晃日。泣紅疑雨。丹爵夢燈。蛟妾織縷。低覆羊車。斜牽鳳股。蒲桃少醜。瓊玫瑰。舞羅衫薄。今香酥寒。雲鬢重兮瑤鈿俯。乃有石闈仙子。甲帳宮娥。戲垂檀袖。笑縮春蘿。振幡鈴而搖蕊。弄方絲而浩歌。歌曰。麗娟十四。玉膚軟。明離曲。帳置妖嬈。黃金步搖不自持。薄倚珊瑚息芳喘。又歌曰。智瓊來是紫皇宮。結時歲。蕤珠萬叢。不向朝陽妒肥婢。直宜天上值青童。姿冉冉而宜約。暈魂魂而半瞳。落粉銷白。披霞滯紅。杏烟輕繞。蝶扇炊融。歛修裾兮香自語。纈醉眼兮嬌欲通。重爲亂曰。么

嬾濃睡暖雲止。輕洗胭脂頰。玉玳。停停帖妥倚。瑯。籠罩香泥憐月姊。

懶仙云。海棠百種。有色無香。獨昌州者香。故稱海棠香國。此賦香潔撲人。劉鴻材可無恨也。

秋海棠賦 井序

葉襄

僕所居齋中。有秋海棠數枝。低迷嬋娟。幽豔足賞。悲其抱質若斯。而古今以來。罕有稱者。將非冷淡之性。不易人知乎。感而賦焉。

有美人兮。依山之阿。旣嫵媚以靜冶。復窈窕而婀娜。薄春條之鬪豔。樂秋景之婆娑。綠葉紫莖。黃中碧柯。俯瓊肌以低顫。逞嬌臉之微酡。於時玉露流階。金風動砌。乍密葉而叢生。漸修枝以搖曳。煥兮若荷華之映紅。鮮兮似芙蓉之騁麗。體弱還羞。身呈却蔽。謝炎方之炙熱。媿處牆陰。傍幽谷之清芬。端居草際。孌孌碧色。亭亭朱顏。無勞獮髓。有恨蜂攢。澹容與以含笑。墮錯落之垂環。洛浦朝暉。神光初動。漢宮秋冷。環珮空珊。撫幽質以自媚。豈柔情之易扳。斜傍雕欄。閒凭小石。態欲墜而還歛。心胡愁而似擗。雨淋鈴夜。腸斷香魂。落葉哀蟬。情傷血魄。

伴淮南之叢桂。零露小山。候彭澤之黃華。涼風九月。若乃蟲鳴金井。露冷銀床。紫苔淹濕。紅蕉損芳。思欲訴而無語。意如愁而未揚。冒零落之蛛絲。光搖翠鈿。度熹微之螢火。高炤紅妝。羞衆草以爲伍。豈無人而不芳。既合簪投。終宜瓶隱。詎比忘憂。還能蠲忿。將結侶于幽蘭。不苟榮于朝槿。任枯苑以俟時。寧假容于丹粉。爰有淑女。攀枝執條。撫絃而歌。歌曰。秋風起兮。秋葉紅。悵落陰兮。哀鳴蟲。下階除兮。心冲冲。賴托根于茂苑兮。恐失時以鮮終。幸不蒙垢于穢濁兮。擥芳姿而獨崇。

青雷云。絕似李文饒小賦。而幽豔芳香。仍同江鮑。

嬾仙云。人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聖野之寄懷良深。

摘花賦

吳從先

虛亭幽迥。槎卉空羣。舞春風以寄傲。炫穠陰而若醒。河陽三月雨。上已一朝春。寂然無事。殘書與隣。方就菴園。以分賦于嗟洛水之有神。神留架外。景徙廳庭。進止偏其容。與轉摺迅而徐盈。撥衫投媚。飄絲亂鬢。香音細吐。爽咳搖清。笑花

自致語鳥遺情。悅新取變。惜嬌尙憐。妍英潤縹。怯蕊啼猩。流雲靨豔。弱絮伶仃。信恍惚之難就。復婉孌而不勝。爾乃觀其始集也。勁疾夭矯。若垂虹標。幻而連赤城。其少進也。沉吟趁起。若遊蜂含香。而落繡茵。其言歸也。掇精摩勝。若翔鸞修羽。而耀長纓。散霞不能比其彩。桑間莫與奏其成。歲蕤駢趾。飄逸就程。倚風長歎。指水生嗔。嗔芍藥之不華。欲折贈而將盟。東家之不呂乎。西隣之葛滕。瑤臺罷舞。當爐暫停。抱琴上食。敷座投情。赤鳳未至。紅線將鳴。覩黃花之浸波。若金屋之層城。雖合歡之有被。豈宋王之無情。於以遐逝。寧不載征。翩翩洵美的。其英操班管而調瑟。與紈扇而齊名。使春風有口。兮爲余致聲。

懶仙云。花下讀寧野小窗四種。遇得意處。隨摘花片布置書上。疎則句讀。密則佳處。亦花間韻事。

幽草賦

彭賓

涉蘭皋之微徑。弔宿莽于岑陰。不選芳以自縱。羌橫紛而莫禁。疊青霞兮散玉除。分愁黛兮冒寒澗。織如羅兮不可。惟顏楚楚兮。上予襟。若夫黼帳春暖。銀閣

蘼生。曉露洗花。碧滋漾晴。蔓閒楹兮素趾沒。拂長袖兮動嬾盈。纈流黃兮不可
學。鑿明璫兮無聲。驚綠綺縷以遙思。憐柔媚而空橫。爾其桂殿鎖兮鶯瓦冷。長
門閉兮金鋪塵。聽車馬聲兮雷殷殷。悲輦路兮蕪蓁。綦回風薄其霾靡兮。桃李
辭而不親。何芳馨之在懷兮。感纖條而翠輦。乃有食松餐桂之子。探穴登崖之
客。窮異嶺之碻礧。觀奇英之羅積。江妃採而不盡。麋鹿銜而相尋。偃佺種而未
食。山鬼披而夜吟。聯緣層巔兮蒼髮蒙茸。披覆石泉兮環珮空音。乃有離離放
臣。悠悠江潭。顧杜蘅而不去。眷蓀荃而怨含。目旖旎兮繽紛。翹鸞鳴兮何堪。至
若吳宮鷺去。梁園菟走。首指徒荒。金苔不有。托弱莖之披離。寫流蘇之飛襪。振
微翹之清揚。繪妙舞之芳妍。蠲繡隱兮雉錦覆。聽蛄吟兮螢夜照。想綺羅兮在
遙碧。悲高臺兮涼暮烟。况復松楸茂兮騏驎僵。蝓蝓蝓兮虬龍傷。頌聲寢兮斷
碣枯。古懽寂兮丘隴長。蒼荒兮冒幽亭。野巖門兮淒以霜。玉塵絕兮不可飛。
抱孤根兮慘不揚。重爲歌曰。蕩搖波兮春生。縛有美一人兮廓處。獨霖搖下兮
不予流。揚芳馨兮未敢卜。意嶙峋兮巖之屋。石雖落兮玉以碌。渺渺兮將安從。
拾瑤草兮日盈掬。

懶仙云。讀文通賦。嗟青苔之依依。無色數之可方。必居閒而就寂。似幽意而深傷。是篇疊意撓詞。亦從閒處尋幽。

蠟梅花賦 井序

賀裳

余觀世之可好者。惟山川圖史卉木而已。故屈平頌橘。沈約彈蕉。張衡奏憶桂之篇。宋玉製汎蘭之曲。至若盧傷梨病。玉惜梧寒。周顥答詔。止言紫蓼綠葵。王勣裁書。惟論黃精白朮。潘岳板輿。日依芳枳。稽康銀竈。時拂長楊。問藍田之公事。哦句松間。索彭澤之閒情。淶巾菊下。凡以寄幽懷于香草。抒豔思于名花。古今一也。余家小樓三楹。悉植蠟梅。其下每葭灰乍起。槐火初移。垂簾則疎影逾明。閉戶而暗香自至。凌晨吐萼。非關武壘詩催。入夜舒榮。無待王瓊藥擁。嗟乎。蓮稱君子。菊名隱逸。然皆經霜卽殞。望雨先零。若其涉凝沍而方開。不與葦蕭同敗。避豔陽以先去。恥從桃李爭妍。斯真有烈士艱貞之節。達人高蹈之風者也。余嘗恨法曹麗句徒誇庾嶺之枝。鳳閣英詞止重孤山之種。茲花頌述不及。爲小賦以歌之。

伊造物之敷葩兮。至隆冬而愈奇。秉幽貞之至性兮。賦娟潔之殊姿。信朝榮爲不久兮。惟晚節爲可持。于時瓊霰零。玄冰結。愁雲起而晝昏。驚飈鳴而暮急。萎芭蕉之翠心。碎茱萸之紫葇。柳枝憔悴。損張緒之腰肢。蓉葉離披。褪文君之臉色。爾乃含芬釀馥。散豔傳芳。垂頭唾雪。聳幹凌霜。憐林樾之蕭條。更裁蝶。慢怨芳菲之銷歇。獨餽蜂糧。漠漠幽香。逐輕風而入幙。離離倩影。攜素月以登牆。玉貌塗金。冰肌噴沉。嫌傅粉之太白。笑懷椒之不馨。効葵妝於秋坂。竊蘭氣於春林。清露晨流。似隋殿之甲煎。朝沃蒼烟。暮起豈魏宮之石葉。宵焚若夫積陰乍晴。微和薦薰。藥已蘇而猶困。枝旣倦而難伸。倚簷牙兮欲寐。隈闌角兮如顰。芭惹輕塵。趙合德。臍藏麝屑。萼濡殘雨。薛瑤英。舌擁檀津。遂有折歸幽閣。貯以冰壺。增綺窗之窈窕。助瓊座之芬敷。客去而妄猜。苟令夢回而疑授。蘅蕪固宜。雀喜偷嘗。鶯羞早避。何巖桂之足儔。諒庭萱之難比。豈若分寒枝於隴上。空染啼痕。傅豔魄於羅浮。惟霑醉臚。重曰雲爲幄。今月爲茵。露盥容兮風拂塵。交勁柏兮友貞筠。驅寒沍兮引陽春。終當移根游上苑。寧甘寂寞委荒榛。

懶仙云。日照新裝。風飄香袖。天然芳澤。不以脂粉爭妍。

冰吟賦

金俊明原名朱袁

予羈讀梅社。僻在湖濱。去城五十里。載書往來。恆絲震澤。若夫風雨未至。林情
既變。波輒告愁。有似歎歎。每纏綿兮竟夕。若將遭其所憚。亦足徵感顛之奇致。
覽噫氣之多幻矣。爾乃輟津連旬。遽命豐雪。上天解屯。物望奔悅。偶趨事以盪
歸。遂兼游而載涉。維時威旭暫霽。皓岫肅立。層冰挾舟。左右逼泐。命童子摧而
前焉。將以周翫。陂麓精其艸樹。審山勢於傾伏。悟染寫之攸寓。漸聞有聲。欲共
戛梧。乍悽清而屢斷。亦愾亟而如訴。卽求厥托。故向挾舟者矣。薄凝乍劃。漱流
生籟。余乃倚楫。詳其音態。其始出也。若蠡股之試。夏意戢戢而未遂。其少衰也。
若蟬羽之咽。秋韻瑟瑟而靡備。若其越在坻岸。儔侶厚勁。素文沖照。晶節稜峻。
泝白激兮難默。競陵臨而轉駿。類天簫之折拉。並毅斷而非僅。或葭葦其叢頽。
下驚寒之雁陣。固有吟怨思而不怒。御聽賞而迭進者矣。顧昔賢之論鳴也。謂
物不得其平。若茲聆之見接。尤有越於恆情。豈霜意之盈抱。薦孤吹而爲新。自
絲玉兮賡諧。紛齒齒而鱗鱗。彼溫房與豔唱。夫孰知乎此聲。雖履序於嚴朝。肯

煦燠之是爭。諒有深於後用。無目笑其寡成。夫獨不見其納之也。有冲冲之鑿。而迨泮也有汪汪之名者乎。

疊隱云。靜觀妙會。心眼入微。不但俗輩不知。卽稍淨麗人亦未暇領略矣。孝章詞賦充箱。此特其一巒耳。拈出與抱冰心者共讀之。或不怪其冷况乎。

懶仙云。從未冰說到無冰有源委。有歸根。可悟天地至理。與漆園抗席。

香鶴賦

卓人月

唐無可先生向獲孤鶴。貯之櫟園。屢求嘉種。與之偶。不就。踰數年。忽有異香。出自毛孔。遍體馥郁。取其片羽。佩之。香可累月不散。海內咸欽其寶。篇章橫陳。余亦妄裁小賦。用紀奇跡云爾。

原夫櫟園有鳥華亭。無光飛來。玉樹之苑。謫自白雲之鄉。惟賢主兮是擇。羞衆禽兮爲雙。比文士之傲睨。疑美人之矜莊。獨處十年之久。乃發自然之香。庭前隱隱。室中拂拂。不自牀頭。非關樹末。篆何爲乎。在翎蕙何爲乎。化翻誰覆之。于水仙孰啖之。以香屑仍使拾墮羽兮。懷袖集衆毫兮。綴囊如薰百和。似浴蘭湯。

屈子。紉之。以爲。佩。何。申。椒。之。能。芳。洛。妃。采。之。以爲。贈。豈。翠。羽。之。足。當。斯。其。幽。情。
養。鼻。妙。致。通。脾。何。必。收。香。于。倒。掛。不。貪。雄。麝。之。一。臍。洵。孤。山。之。異。種。染。梅。芬。于。
縞。衣。時。一。舞。而。散。馥。笑。羊。家。之。貽。譏。遂。有。疑。爲。徐。卿。所。化。詫。爲。子。晉。所。乘。塗。以。
三。世。之。血。等。之。千。年。之。齡。伴。青。溪。之。道。士。驚。赤。壁。之。夢。魂。亦。已。稱。其。異。質。終。不。
得。其。香。因。因。復。思。頗。伽。之。溲。渤。想。鸚。鵡。之。舍。利。或。斲。勃。賀。于。圈。中。或。現。莊。嚴。于。
蛤。蜊。何。斯。鶴。之。有。靈。與。衆。奇。而。相。契。其。必。本。蓮。花。以。爲。胎。具。旃。檀。而。爲。氣。者。乎。
重。曰。曄。珍。禽。兮。翔。翔。梳。雲。鬢。兮。振。雪。裳。傲。鸞。鳳。兮。吉。光。賤。駕。鴛。兮。在。梁。嗟。人。之。
多。淫。兮。失。其。香。望。淨。因。兮。終。茫。茫。

懶仙云。蓮花爲胎。旃檀爲氣。二語卽以贈此。

臥賦

文德翼

靈。曜。渤。丹。羽。雲。流。白。往。問。披。衣。有。懷。岸。幘。抗。左。子。之。清。音。峻。程。生。之。熱。客。于。是。
時。也。凡。在。東。廓。風。來。北。窗。切。蟬。聲。雜。戲。燕。影。雙。林。樹。蕭。疎。山。原。清。迥。花。沉。玉。欄。
香。結。金。鼎。深。柳。書。堂。長。榆。畫。艇。奚。童。展。卷。小。史。斟。茗。剪。蕪。竹。浴。溥。蘭。撫。幽。操。揮。

素紈理蠟展。緡魚竿。欠申徙倚。徜徉盤桓。心無營而發粲。慮寡涉而生嘆。忘形問影。師莊友搏。不知我達。罕識衆譴。冥兮其心。痿兮其臂。何局能輸。是鄉卽睡。惟天放之幸。全寧地文之擅。示守朴還淳。絕聖去智。百年焉往。四體曷寄。汗瀑如雨。鼻吼如雷。爲木爲石。如塊如墮。幽通甫歇。素夢方回。耳已知傾。目猶未瞪。呼者在傍。汨然若應。旣曲以枕。亦止而定。然後視蹲。幄內鶴舞。京邊婆娑。映樹。轆轤升泉。乃浣乃濯。于反于僊。仰奇峰之落落。俯怪石之磧磧。聽鷓鴣之瀝瀝。覩蜻蜓之黜黜。席陳階。門杜陌阡。讀易一卦。咏詩百篇。理增研而達。隩詞減累而流。鮮齊得失。于萬化悟生。死于一眠。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懶仙云。暑月讀之。不必法雨涼雲。使人火宅之念俱冷。聞西極之南有國曰古莽。陰陽不交。日月不照。寒暑晝夜無辨。其民不衣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希夷睡法。想亦從古莽得來。吾將與之證渾沌譜。速此一覺。尙是多事。

別淚賦

張明弼

白雲在天。黃花滿枝。與子一別。相見何時。况燕婉兮情纏。乍荆吳兮路隔。天一碧。而愁長。野四青。而怨積。風遷嶺。而殊音。雲換川。而同色。川多去棹。嶺有還鑣。別衫齊挽。離目雙挑。零花戀葉。斷梗懷條。攀鮮頰兮潤落。傷綠竇兮朱銷。搵子之衿。搯子之心。子何爲兮煩忡。君奚事兮沉吟。水深深兮可涉。山高高兮可越。袂一判兮萬里。盼暫回兮千日。哀緣心兮忽來。淚向君兮難絕。乃其雙眉全下。半臉微迎。鬢低黛接。面轉紅生。黛隨恨滴。紅入啼明。珠光流而粉破。玉豔發而筋橫。爾復弱腕難加。苦顏欲語。似蝶影之縈絲。恍鶯聲之雜雨。指渺渺之雲天。顧茫茫之烟樹。予從何去。君向何迴。雲天誰辨。烟樹空猜。願征筵兮合怨。畏岐路兮分哀。引目幾傳。含聲一咽。睽死青停。脣融朱結。燭溜未枯。線痕如接。拭絳綃而化殷。落素盤而成血。著闌竹而文生。捻盆枝而痕出。影入鏡而雙啼。露將花而並泣。旣而淒雨初微。慘雲猶漬。悴色交頤。媚光染臂。倦臉滅紅。慚眉罷翠。念有遷延。日無餘晷。殘陽一樹。斷煙半山。咽聲何處。山深月寒。蛩割憐而響微。雁分悲而音墜。木念美而黃癡。草憐人而碧瘁。盼素月兮長暉。鬱青霞兮奇意。欲寄愁兮天高。將埋憂兮地圯。悲乎哉。卿懷落我心。卿淚沾吾手。宛泣玉兮留。

膺惜怨香兮辭袖。知子有念。何人夢懷。高丘非夢。勾金有臺。儻丹心之不變。睇青鳥之頻來。

懶仙云。文通別賦只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八字。已增人無限別離情緒。公亮添出淚字。

愁長聲咽。初暉如珠。後如縷。覺得相斑鵲血。千古銷魂矣。

眉廡賦

曹宗璠

張敞之妻有蛾氏。字靈修。郿人。其先房駟之精。降生天馬子。亦號象龍氏。別支居蠶業。再傳爲有蛾氏。修眉連卷。微睇流盼。猶及事女媧氏。女媧鍊五色石補天。竈上騷除。得青綠一匣。曰。千年後當爲眉史。謹藏之。有蛾氏適敞。曉妝開匣。取以畫眉。冷碧橫侵。隱秀豔發。長安傳京兆眉廡。宣帝聞之。弗備責也。王褒待詔閒暇。心竊豔其事。從而賦之。辭曰。悄仲春之將旦。曦明星之漸稀。夢同甘而思徹。臂融煖而欲枝。續餘酣于昨醉。頰薄怒而自持。侍女薰香。羅衣侯起。幃掩繡裙。簾開珠履。日射綺窗。而玲瓏風動。妝臺而倚徙。於是蘭湯溫金盆。試犀篦。分象梳。庀臉紅。斷而霞升。鬢綠沈而雨膩。翠翹刺蝶。以葳蕤珠藥。穿鸞而翔企。

乃其所目駭魂消。精移神授者。則尤在澹澹之春山。映盈盈之秋水。夫眉之爲態也。其密而聯娟也。若萋萋細草之迷原。其長而斌媚也。若縷縷輕雲之出岫。其濃而暈采也。若漪漪舞藻之浸波。其澹而幽閒也。若悠悠鈎月之寒宿。故含顰則金屋生秋。開娛則銀燈起晝。懷人則楚天斷虹。深坐則湘紋盈袖。宜笑宜啼。欲歌欲舞。情致皆溢乎天然。姣好非關夫飾。就乃有王孫公子。心慧體閒。因其性美。點拂雙鸞。取西蜀之石綠。滇南之螺黛。秦岐赤鳳之膏。泗蒼鱗之髓。和以柳州薔薇露。研以江郎五花管。似遠似近。疑有疑無。毫將披而中止。色欲染而懼污。濃淡係乎脣吮。淺深聽乎意模。非精心其曷喻。悵對鏡而躊躕。一似承蜩與斲堊。豈侍兒女伴之可圖。於是韵寫巫魂。妝驚洛魄。胭脂愧朱。鉛粉慚白。鴉黃失妍。蟬翼憎澤。影臨沼而迴瀾。織青步下階而新篁入碧。若乃撫鳴琴而遐想。歡有盡兮不長。去庭幃兮千里。何古人兮離傷。感君子之不棄。攜素手而彷徨。日之夕矣。明鏡未掩。嬌盛服。施薄妝。嬌癡不肯。整花鈿。笑倩夫壻。爲勻點。明燈擘擘。金樽灑灑。鬪詩諠而香微。眠黛綠而光閃。誠哉禮不能箴。天不能割。宋玉見之垂涕。相如竊之消渴。後數年。敝棄官。攜有蛾氏入蛾眉山中修道。

麟閣功名。京兆政績。皆空之雲水間。惟畫眉之好不衰。時王褒奉金馬碧鷄之使。道入益州。班荆道故。慨然于行路之難。離金門而日遠。指白水以何期。曰。吾今而知豔情之不礙靜習也。夫子竟從眉得道乎。遂廣賦曰。秀色可飡者。惟眉而已矣。既窈窕而貞德。復修靡而多姿。莊姜致詠于衛風。宓妃感賦于陳思。洗鉛華之脂膩。表玄澹之參差。故眉不呈色。若已雕煖玉之葩。眉不呈聲。若已奏清商之節。眉不呈香。若已裊麝鼎之烟。眉不呈味。若已沃鸞刀之雪。合六根而互用。豈識塵之能褻。無思似拙。無言似悅。其有想耶。春絲裊裊乎遊空。其非想耶。柳葉依依乎傷折。其非想耶。落霞一綫以呈鮮。空色兩界而無涉。達人以毛穎作壁觀。螺黛爲半偈。擇圓通而取眉。立方便而朝徹。當其吮毫拂黛。捧硯勻香。潔比鷺毫。浴雨碧疑翠羽。掠霜眇弓弦。何巧掛耀曲水。其相將洗塵情于明鏡。靜翬氛于幽房。繡繡之妻。可使司盥舉案之婦。薄言滌裳。鄙鄧夫人之赤點。陋壽陽主之梅粧。乃駕虬龍。騎赤鱗。効子晉之吹笙。問妬心于秦女。享麻姑之一飯。贈玄膏于雙杵。豈若西王母之皜然白首。屆眉壽而無侶。日將暮兮發浩歌。與友期兮意有他。雲嶷嶷兮雨濕濕。畫雙蛾兮舞婆娑。吁。嗟乎。信陵畏魏。

王之忌也。耽酒色以促年。楊惲悲侯爵之奪也。徵聲妓以恣便。方欲避人世之
習。繳而自投。衽席之戈鋌。孰若柴車偕隱。染綠施玄。樂而不淫。愛而不羶。日以
助夫文墨之興。而吾眉間亦時有白光之巨天。

疊隱云。天然佳麗。文君之遠山鋪翠。絳仙之秀色可餐。文中亦有眉癖。

嬾仙云。東觀漢記載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若得此竈上青綠補之。益增
斌媚。

顧仲方山水歌引

董其昌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
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迹
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雀。曹霸之馬。王宰之
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
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吾郡顧中舍仲方。以詩畫馳聲東南。嘗供事內殿。奉詔
犒戍塞垣。海內士大夫踵門求畫。不忍言幣交。或退而作詩以酬贈。能言之家。

後先廣倡靡有遺者。於是君年七十矣。嘗謂人曰。吾老不能宦游。貧不能奉客。惟腕中有元季大家鬼篋。中有當世高人韻士贈言。吾豈憂身後名哉。嗟乎。此君之所以傳其畫者也。雖然。畫何足以重君乎哉。君蚤年承先世之業。是時翩翩公子無弗裘馬聲伎爲豪舉者。君獨湛精雅道。孝謹自將。於里俗游閑之習。泊如也。晚年田廬漸廢。屏居郊園。風流得意之事。見謂都盡。而翰墨會心。居然清遠。無負於海內之知仲方者。是皆可以傳。獨畫傳乎哉。夫詩與畫皆謂之史。君所著有詩史。茲山水歌行世。又有畫史矣。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以余知畫。故屬余言弁之首。

懶仙云。昔蕭黃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爾烟雲萬里。矜慎不傳以自娛。玄宰得個中趣。獨能傳出神理。

蓮社高賢傳小引

李應昇

遠公蓮社。意不在蓮。靈運鑿池種之。以求入社。此念已落。色香劫中矣。試問白

蓮花片片欲墮時。靈運淨業安在。遠公麾之。自是明眼。雖狀人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淵明攢眉迴去。乃第一正法眼。加遠公一等也。袁公九際。寤想宗風。披尋逸韻。校鑄是編。開百十六人生面。爲學道人津梁。正使鳴泉白石。月曉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馥馥幽香。在我鼻觀。又何必棲空林之榻。躡壁中之影哉。解者正作攢眉趣可也。

嬾仙云。靈運剪美髯。施入維摩禪室。究竟落唐宮人鬪草手。是亦墮色香劫中。得此論諸相皆空。方許登青蓮座上。

墨兵小引

徐 旣

國容不入軍。言溫語文服。膚輕矣。操觚者取金革之氣。救隄廩之選。更與其國容。寧軍容焉。兵之刃。始用盡用。殷義周力之升降。不無京京于此者。海內雄俊。揚臂張膽。以有今日。乃至塵識微者之憂乎。余願一言以衷之。夫垣壓雲覆。魚潛獺奔。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俘勢虛形劣者。色如死灰。士力旣日新矣。揆厥所存。必本之乎高節。懿行極之乎守微。沉慮綜之乎多智。博聞雖廓。清摧陷等。

于河決。其能以詭激訾耶。若夫弓矢矛戟。不登壇而入室。不威天下而毒同仇。始妬誣卒鬪爭。伏雞之搏不勝。而佐之者鬻與角逐。又惡能紹厥氣哉。居恆相語以利。迨遇非其伍。輒耳鬣如劍。內怯而外勇。是則可憂也。不憂議論之有兵端。而憂文章之有兵氣。吾惑焉。晉江毘陵之徒。與王李爲敵國。元美謂不必輪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今日急務。要在攬英雄之心。四網羅之。訊厥衆。求厥技。家士一謀。天下罔敢起而承其弊者。宣美之集墨兵。以此兵以文爲種。簡練士之高下。豈貪常嗜瑣者。所倖能哉。宣美臨難決疑。虎視中原。小試雖一劍之任。乎聖之赭之。猶胥纂圖古法。成有制之兵。起海內之瘠形。末力庾不使山走石。泣爲妖文苑。提十萬之衆。獨出獨入。乎何有。李衛公曰。徒誦空文。爲敵所誘。習斯編者。期得其精微所存而已。

懶仙云。宣美師之選墨兵也。燕趙之勇敢。青齊之節制。三楚之雄剽。吳越之輕駿。

江右之銳卒。閩廣之義決。以至庸蜀滇貴之介士。莫不聽其指揮。得勿齋序其前。先聲奪人。其經濟偉略。真足以司馬法從事。於此見其一班。惜乎鬱憤赴汨羅之招。未竟其用爲恨耳。

譚叟詩引

譚元春

隔寒河四五村有譚叟者。教童子村中。或邀其童子去。不得館。卽行吟溝塢間。稱詩里中。里中人輒笑罵之曰。牛亦自稱作詩耶。叟聞之大笑。嘗袖其詩過予。予多外出。叟卽袖其詩去。後數月復來。又不值。又去。如是者三年。無勸容。怒色。圍丁問翁何事。亦不告。以袖中物。一日逢舍弟。搜袖中。良久出一帙。投之曰。爾兄歸爲我示之。舍弟手其本。荒荒然無全紙。笑而應之曰。諾。予客歸。舍弟出其帙如叟旨。予性不敢妄測人。高下雖裼。夫星卜必凝思窮幅度。其所以筆起墨止。故得叟詩。卽屏人深讀。其蛩蛙之音。唾敗之習。已了半帙。予猶望其能佳。而最後乃得老夫病起三詩。如聞其呻吟。如見其枯槁。如扶筇待老友至。如白髮妻在旁喃喃不已。人固貴自重。予雖年如叟。病如叟。不能爲此。奧語也。自是始與叟往來。如三黨。久之閱一詩復佳。久之又閱一詩復佳。積之得二十三首。刻焉。叟僵羸如柴。舉止語氣如不識字人。聽予去。取其詩。皆茫然覺非其初意。叟名學。未有字。或呼爲訥菴。譚居士曰。安知古工詩者不盡如此。叟與。

懶仙云。此叟可以感動譚子。又能進于詩如此。正在如不識字人。一識字而詩之工拙未可知。而人之誠朴不可保矣。彼夫驕心傲氣。眼底無人。自以爲名士者。居然識字人也噫。

招隱篇引

魏學洙

淮南小山賦招隱。招隱。士使之出也。陸機招隱詩。招隱。士使之入也。王康琚從而反之。謂大隱隱朝市。則介出與入之間。嗟乎。入公山之草木。未必同升。而憔悴憶華亭之鶴。隱之難久矣。其孰從而招之。隱不獨有隱德。亦兼需隱才。考槃之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勿告。蓋既隱者。必不復招人。而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凡招人者。必其未隱者也。詎獨未隱而已。且懼終弗隱焉。曹生胤侯。余鄰也。夢寐恆在山水間。余樂其人。時與飲酒。出其所爲古文辭。相示曰。招隱篇。大都寫邁軸之娛。而余讀之。顧不勝雨雪之痛。愴然作而酌曰。子毋言。當今幽山叢桂之間。不待其招而往者。几何人矣。顧有不能隱如余者。日僕僕闐市。又有招隱如子者。與余爲比隣。得無復有招招隱者乎。悲夫。

懶仙云。易經三百八十四爻。首之以潛龍。龍德而隱。非大聖人不足當之。隱之道可
易言哉。

贈鶴引

詹兆恆

鶴一羽蟲耳。獨尊之曰僊。此錦鸞文鸞。不能得之美謚也。故與識字神僊。如逋
叟坡公。俱稱知己。藉其詩賦以傳。余在南中無所有。止有雙鶴。借以款仲昭。差
覺不俗。仲昭有贈言十二。不啻錫以虞廷十二章矣。然仲昭今之孺子。非重虞
廷十二章者。三寸昭華瑄。直作丹書綠字。繪太素而表太玄。僊僊乎九苞無輝。
八瑯失響矣。第仲昭亦自道耳。饑求夷樹。渴避盜泉。托物比興。遂覺鷄鶩爭餐。
鳩鷹相化。不足當九臯一唳。然則鶴而有知。入逋仙詩。入坡仙賦。不若分仲昭
筆花墨汁。盤旋青松白石間。庶不辱仙之一字也。請亦以此語爲贈。

曇隱云。衛懿好鶴。使之乘軒。仙禽之辱也。吾家濟川蓄六鶴。啣書。所謂神仙無不識
字。卽鶴應爾爾耶。素心相賞。豈許俗子作緣。

懶仙云。噲參行邁玄鶴。被傷收養。放後雌雄啣明珠以報。嚮值數萬緡。仲昭十二

章。亦應雙鶴脚珠爲贈。

放生池種竹木疏引

陳函輝

余既依庵僧修琮之請。爲諸檀信倡葺放生池于城東北隅。成勝事矣。第茅茨半畝。雖無華棟雕甍。而清淺一泓。未有紆盤仄道。在水中央。宛爾曲池澹澹。結塵外契。猶然宿翳茫茫。想蒹葭於秋水。空餘楊柳之烟。下牛羊于夕陽。執問僧寮之境。于是河伯獻嘲。鉢龍騰笑。莫之爲也。徒迂望蔭之思。豈無意乎。請效執爨之役。栽成新雨。徑低回寺裏之雲。剪出曉風。枝掩映池邊之日。陰陰翠樹叢蕙。芳而堤坂。流香隱隱。岡巒輕蕙。茂而庭臯。增勝真有雲水來親。會心自遠。江山相助。領略良深者矣。正爾一時興洽。拂檻觀魚。預知他日幽閒。入林把臂。度筏與猿池共永。恆沙並鷺嶺俱高。窮丘壑于林泉。布烟霞於澤國。短簷映水。乍新鐘磬之音。修檝留雲。嘗護江城之氣。聊憑短引。敢告中天。

嬾仙云。冷韻素心。兼老韻而出。近來四六第一手。

化造白衣大士像引

吳國琦

我聞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以耳根而成正覺。今諸衆生。造大士相。起恭敬心。是以眼根而作佛事。然大士以眼觀世間音。音聞于眼。音復何色。眼既聞音。色亦見耳。色見于耳。色又何音。是知世間聲色無主了。不可執以爲真實。今造相者。以色見佛。但見其色。佛則無有。故見色者。當以耳見耳根。圓通色所不住。以是見相。是名見佛。以是造佛。不爲佛造。以是布施。是不住相。不住相者。得福甚多。于是大士不可思議。舉心動念。與大士俱。如天無雲。舉頭見日。如鏡無塵。開匣得面。無所希求。大士入定。有所希求。大士出定。俾造相者。隨手卽成。方圓規矩。不事揣摩。俾募化者。不動十方。卽住本地。而獲多寶。俾布施者。永離窮貧。得如意珠。不聚而積。是故入聖。不捨六塵。于煩惱中。而得解脫。卽佛卽色。卽色卽聲。卽性卽眼。卽眼卽耳。卽衆生。卽大士。卽幻相。卽實相。卽有造。卽無造。卽善因。卽妙果。居士以是告諸住持。住持合掌發大歡喜。而受是言。

嬾仙云。舌本靈妙。色相皆空。令人不可思議。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余僻陋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跼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書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爲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詩雖埒之五經。而旨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知詩爲經。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遇以楊柳依依對公。所當乃在許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學雅頌更于國風有味。易入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

旦暮遇之者耶。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曇隱云。說詩真可解頤。可得讀詩法。尤可得一概讀書法。

嬾仙云。凝辯宏達。言能釋結。

女才子集分四部小引

卓人月

卓子曰。在人言人。故首人中。俊才部。中國人也。外國亦人也。則外國附焉。人不學仙學佛。其爲鬼焉。必矣。故次地下鬼才部。鬼之順爲妖。爲怪。爲獸。艸木器物。皆有之。則皆附焉。人可以仙。鬼可以仙。故次天上仙才部。仙不必皆天。而近于天神。不必皆仙。而近于仙。則星漢山川之神。附焉。天崩可憂。仙劫難避。溺天樂者。卽是頑仙。慕金仙者。終成佛子。故終之以出三界。無礙。辨才部。而一言半偈。之有省。其出不出。未可知者。亦附焉。卓子曰。四者之中。有詳有略。在人言人。其詳于人才宜也。然且遺佚湮沈。史傳莫收者。不知其凡幾矣。矧其出乎人。入乎非人者。吾安得而詳之。卓子曰。詳不詳。亦各言其女也。獨以最難度者。女身。而其成仙作佛之多。乃至非算數之所自詳。何彼男子甘自淪墮。是則深可憐。

愍者。

蓮旬云。一女子身中具足三界。出得此中三界。方得生彼無欲國中。蓮花不生高原。生于汙泥。行人就衆生身而取佛土。正當卽女子身而證佛果。此是女才子集宗趣所歸。

嬾仙云。女媧氏煉石補天。做出第一件奇事。將缺陷世界。一朝圓滿。真是頂天立地奇男子。何彼男子甘墮落耶。非卓生情種。應不具是慈腸。

碧雲篇題辭

魏大中

子性好藝文。爲藝文者三十年而無一字。性好友。生所居去遠之不五十里。得交者垂十五年。始一再相遇。而又不在于五十里之內。在數千里之外。性好山水。三入燕而碧雲諸勝未嘗過而問焉。如是而謂藝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子幾不自信。一日遠之緘。其碧雲篇見示。讀之如盡遇其所欲自吐。與其欲吐而不能吐者。而行墨之間。映見遠之眉宇。西山爽氣。撲几席間。嗟乎。非藝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何以遇其所欲自吐。與所欲吐而不能者。而見友生之。

眉宇於文章而攬西山之爽氣于几席乎。然則遠之其有以露吾性也已矣。吾幾不自信吾性而一日而露于遠之之文。遠之之文何如哉。吾得遠之而且以自信。遠之其無庸自疑矣。

嬾仙云。其經意處。全在落落不經意處。至性之文。政不求之尋常行墨間也。

煙波畫船題辭

李之椿

范蠡緣深。張騫興遠。五湖未去。何以收江南江北之春。萬里欲歸。聊且窮域外域中之趣。因寄遙懷于雙漿。足付玄想于片帆。烟中開明月之房。波上懸白雲之榻。遠山入畫時時。親京兆之眉。流水鳴絃處處。弄伯牙之曲。鴉啼問渡。浪吸長鯨。鷗睡澄空。霞爭孤鶩。露裊芙蓉閣上。恍如少婦凝粧。汗淋楊柳堤邊。更喚仙郎染袂。曾犯良朋之雪。還聽孺子之歌。雞犬桃花。欲問避秦之姓。鴛鴦苕帶。應逢出洛之神。錦纜亂疎星。斷岸遞傳漁唱。銀燈搖密雨。寒潭忽動龍吟。泛長嘯以登仙。載相思而入夢。豈羨緱山。之白鶴不誇函谷。之青牛神女弄珠。含情滴滴。鮫人淚。壯夫擊汰。乘興翩翩。鷗母風。我欲呼作梅檀。香生若縷。衆將憑以

桂。權。酒。送。如。泉。幾。年。觀。枚。叔。之。濤。玉。簫。招。玉。人。而。俱。至。一。日。鼓。祖。生。之。楫。青。天。
張。青。眼。以。凌。虛。行。將。砥。柱。乎。中。流。終。且。垂。綸。于。急。水。

倪鴻寶云。煙清硯沼。載明月于文江。波動墨池。御順風于筆海。青蓮啓祭。紫桂爲身。行奏濟川之功。更宏渡世之筏。

讀醉香室集題辭

陳元素

京師有五香丸。空朝服之。能令人名利心淡。事在劉學使集中。蓋滑稽寓言也。若如眉徵士所云。人間詩文。與貪慾氣等。上薰空畛。則郵酷于五香丸矣。一觸之。當令人著述心亦淡。語有之。蘭不受薰。以其香。故葱蒜不受薰。以其臭。故由前兩家所論。幾于受薰者絕少。而吳君聚名香。結特室。期往來者鼻之而醉。不亦過乎。雖然。古令之頌香德者。莫辯于香嚴童子。其曰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似有浩浩蕩蕩。得全于得酒之意。至于塵氣條滅。妙香密圓。則又似脫沉湎。游清涼。如病得蘇。如夢得覺。果能證香之妙。如此不謂之醉香。謂之醒香亦可也。是真能淡人一切心者也。

懶仙云。昔人有蕩槩空濛。而寶帟細縷。風吹別島。開襟皓月。而博山一片。展讀瓣
駘。其中皆有托而逃者。吳君之聚名香。古白先生謂能淡人一切心。猶黃筌翁香名聞
思。證內典從聞思修之義。非止作鼻觀已也。

唾心集跋

文翔鳳

傳遠度蚤歲夢異人。予金針云兒吞。吞則兒之妄心下。其後在三山。三夢唾心
出形如卵。血淋漓軟動掌際。顧鄰初曰。某亦嘗夢坐磐石而唾五藏。歷歷手自
搏之。撥去其滓。尋吞之而覺。尙彌日咽痛。太青子亦曰。大人未旣冠。亦夢五藏
墮地。而文章就。遂以其年冠解。造物者固不啻西方化人之機巧。善更人肺腸。
而俾之慧之。二客與某大人。三徵調於華胥。而泰詹之聘吉咸。若訪佛圖澄於
洗腸之池畔。造物良不啻琢玉冶金代之矣。然不解圖澄之奚以有腹孔而絮
之。至臨流卽洗其五藏。還復納着。夜讀書而光輒出孔如晝。此界當在幻不幻
之間。而大人三十聞道時。則輒內洞其五藏。并洞人五藏而立唾之。以爲腥穢
不可近。某時蓋五齡獨見其心際有光寸餘。朗映不他人。黑冥冥也。而又隔垣

質人面孔。不少誤。倘所謂長桑上池水者。固卽在紫庭之宇。亦不勞外索。耶某亦不解其所獲。至某鈍根弗大人。肯發念大早。結果殊大晚。已西北遊內觀。則心花都作青蓮瓣。恍惚有仁字流出。然幻弗以誥人。故其詩云。若話心似青蓮葉。笑落人間萬口涎。壬子在東海。政暇輒兀坐。見心開如水。晶塔層層都具。而空湛如玻璃之映月。他紀稱丘長春亦茹苦十二年。而見性如水。晶塔噫。匪塔蓋靈臺之九重梯。宜有此等相心之變化。不可殫形。若與予之夢。且觀者總性之影子。心界虛明。好相亦妄。若與予無心作好相。而好相現。文章又好相之一稱。再變亦無心爲好詞。而詞袞流不可禁。卽吾輩亦任之。如梵人之以腹充讀。安之若固然。不自怪。若心已唾矣。復拈其唾之飲示人。怪其人經神緯者。將無已幻而不可解。又安知若他日不復夢唾若之青蓮瓣。與水晶塔乎。若之詞將益見怪於世。卽予且或終以幻而不可解也。

嬾仙云。奇人。奇腸。幻爲奇夢。流爲奇文。以董仲舒之懷蛟。楊子雲之吐鳳。陸倕之青鏤。韓昌黎之丹篆。種種皆從文心現出。至太青之蓮瓣晶塔。尤是釋迦放大智光明也。

文姬歸漢圖跋

薛 案

文姬事古今悲之。謂名士女甘辱如此。嗟乎。名士身甘辱者衆。况復其女。卽女如文姬之被逼。而無其才。亦無曹公爲之贖。不能爲十八拍以寫哀。後世遂無圖之者。紅顏委白草。與駝鞭等朽。名亦不著。辱亦不深。世之悲文姬者。以其爲中郎女。幸得贖歸。又有十八拍傳世。故譽集而毀隨之。趙承旨之寫是圖。立意尤別。承旨固宋季名士。且魏王後。不幸被聘爲侍從。玉堂毳帳。自弔自憤。託之文姬。予謂文敏非文姬也。以才技則中郎以戚屬則烏孫公主耳。當日年年北駕。大幹耳。朵位下。繡幙蒲菊釀。胡姬花面。傀儡雜劇。強顏爲歡。遙見單于夜獵。弓刀旌節。一一目擊。而宋社已屋。終無贖之者。故其筆力扛鼎。思緯幾入神。而慘淡之色。亦在。故文姬可悲。而文敏尤可悲也。世皆苛責婦女。而自處特寬。丈夫一再娶妾。媵盈前。有子有孫。魚色不止。婦女則責之從一。謂往制實爾。曷思士當自捫寸心。安問往制。假使文姜秉國。夏姬爲之佐。鑄在令甲。曰女得置。侍夫數十。男子目挑必誅。亦將曰制實爾乎。予非敢苛責士。以士于時制無不曲。

從者顧獨貴婦女。士少年立節。晚喪者比比。中郎遁跡吳會。董卓迫脅。不忍族誅。以磨其寵。卓死竊歎。人情實然。亦何訝焉。伯喈才性一往而畏死。文姬似之矣。踐彼之土而食其毛。卽無穹廬筦絃之樂。亦漢女之被驅掠而草間求活者耳。未可以責文姬也。

曇隱云。秦吉了一鳥耳。猶能言身是漢禽。不願入夷。嗟乎。漢之李陵衛律之徒。其不如秦吉了者多矣。何尤于女子。然承旨豈文姬比哉。弔古者所以深爲之痛惜也。

懶仙云。松雪兄子固。隱居出入一小舟。有刺探得之者。輒飛棹去。一日松雪自茗來訪。閉門不納。夫人勸之。令從後門入。坐定。便問弁山笠澤佳否。松雪云佳。子固云弟奈山澤佳何。去卽令人濯其坐具。若使松雪舍玉堂而弁山笠澤。名士風流。真足千古矣。

虞美人花詞跋

錢 棻

若夫異卉編愁。人間植相思之樹。名姝負恨。天半峙望。夫之峰。蓋騷情貫艸木。故剩粉壽。千春。然若耶溪畔。波影空沉。響屐廊前。麗魂斯杳。帳內珊珊。遲莫定是。

非之狀。驛邊纖骨。徒堅伉儷之盟。至乃折腰方舞。黃鵠生悲。赤帝之髯甫落。紅顏之血爲殷。有美虞姬。化斯芳草。不隨桃李。常親魯國衣冠。獨爾掀翻。似笑炎劉。灰燼楚愁。默結葉底。歌聲隱隱。霸氣雖淪。枝頭暈重。重晨烟暮藹。恥嫁春風。素妝亭立。有同閨秀。名騅已逝。而常存漢殿。旣非而不變。洵葩隊貞姿。而詞壇勝韻也。吾友子一忠。希屈氏性僻。行吟氣壓。彌生憤時。罵坐恆握瑾。以表潔。每披荔而逞芬。爰騰雅奏。如聞幄裏。殘香曲寫。菡容似覩。花開欲語。家爾斐冰。雪爲肌。雲霞在手。溪光竹色。靜悟禪心。花氣烏言。盡歸筆浪。迺以同懷。麋茲佳什。觀其金銑遞振。幾銷柳七之魂。遂使玉貌如生。宛遶項王之膝。豈是情多。羞作山中連理。實因俠勝。永爲楚國忠臣。昔稽康述懷香之賦。宗測圖百花之帶。孰若表斯幽質。招彼風流。美人不死。曷咎天亡。妝鏡常留。自能憐我。真足破儕俗之目論。而維彩雲于絕代者矣。

嬾仙云。以虞美人爲花名。殊覺無端。得此麗筆。揚葩扞藻。當年芳魄。至今臨風欲舞。

書雪照詩首

葉燦

利欲如山。情塵若海。頭頭出沒。誰是透網之鱗。箇箇沉淪。幾見凌霄之鶴。雪照上人性地。通明慧根。捷疾早年學道。究極宗乘。教窮始終。文通性相。何微不探。何疑不析。滿字不落半字。佛果卽在佛因。高築法道之垣牆。闡揚一代之時教。其在斯人。與爾乃遊戲三昧。旁通義學。聰明橫溢。天籟自鳴。觸情生韻。斐然成章。宛清風之穆如。若冰壺之濯魄。可是無本。酬詩設脯。祭於除夜。似乎僧講。得句急鍾韻。於中宵。故是開士之微塵。具占畸人之逸韻。嗚乎。大法垂秋。門風若掃。飽飯安眠。稻麻竹葦。緣累多於有髮。垢濁甚於平人。見之傷心。聞之墮淚。孰有縹緲青霞之氣。擺落地上之塵。如上人之高超秀出者乎。真爲僧中之英奇。振頽綱於將墜者矣。上人將有竹霜草行世。余樂爲之序。以病不能捉筆。漫寫數句。置之簡端。亦見法門之有人。共作人天之懽喜。

懶仙云。標韻清微。有濯魄冰壺之致。

題李長蘅畫冊

文震孟

桃源

桃花與流水。一往隔千春。畏向外人道。如何重問津。

余嘗有山居詩云。無心只恐磯頭水。流出桃花事。又多桃源之樂。樂在不知有漢耳。漁郎一入。稍悉漢魏間事。滿腹憤盈。如何送日。

柴桑

乞食未足恥。折腰真可憐。若止愛一醉。還當戀秣田。

曩余官京師。曾偶成一詩云。督郵一揖裂冠裳。千古英風不可當。始信隱才真不易。北窗閒造小黃唐。爾時真覺求退之難。隱居之不易。

東臯

醉鄉既可居。東臯亦逆旅。不能學河汾。長當友河渚。眉公云。引河汾

門下諸將相入醉鄉。當以無功爲導師。

東臯子戀美醞三升。亦直是寓意耳。河汾登壇龍門獻策。醉眼迷離。不知幾許攢眉不痛飲。如何看得。若欲作阿兄門下諸君導師。東臯子直醉死矣。

竹谿

沉冥竟何意。興會亦偶然。竹林緬高風。繼軌得此賢。眉公云。太白風

流。猶不免着宮錦袍。巢父諸君見之。當低緬微笑。

謫仙人視着宮錦袍。猶着衲衣簑笠也。巢父若見太白着宮錦袍。亦那得笑。

鑑湖

朗官名亦好。賀監更風流。人皆營一曲。名可得千秋。眉公云。知章入

十始稱道士晚矣。

眉公尙未知有八十一不稱道士者。鑑湖一曲則屬多事。

輞川

吾愛華子岡。輞水流日夕。如何舍此去。傷心賦凝碧。

摩詰千古韻士。獨鬱輪袍一事。全無根據。小說妄傳。遂使輞川清流。不洗此垢。信是文人奇冤。

晤溪

我怪元道州。山水亦吾之。晤臺臨晤溪。汗漫良可思。

道州有杯湖詩。其序云。千進之士不能遊之。又云。爲人厭者勿汎杯湖。然則山水之友不綦難哉。晤溪晤臺只合吾之而已。

廬山

樂天作草堂。勝絕擬終老。出處不自決。空爲泉石道。

永明求祿差舛。遂成仙骨。忠州除書到而草堂藥鼎先一日敗矣。則夫經年隱居而學道未成。當繇入識田中。猶著祿與除書影子耶。

雪堂

繪雪着堂中。坡翁命名義。繪堂着雪中。安知非公意。眉公云。有雪堂

古玉印。余摹作印章。

長蘅此冊。清韻襲人。獨雪堂作雪景。所謂猶復爾耳。賴繪堂著雪一轉語。是點鐵成金手。雪堂古印亦非眉公不敢用也。

孤山

未能無所寄。養鶴復栽梅。鶴亦太多事。高飛候客來。

茂陵若使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自是千古高節然。遂欲以此薄文園。則有所不可。一生奇文。遇好文之主。烏忍不盡。對絕代佳人。彈琴著書。風流不朽。不遇漢武。便不草封禪書。不遇文君。便妻梅子鶴矣。

懶仙云。長蘅畫冊。迥絕塵境。略經湛持先生指點。更步步引人着勝地。

題畫冊

李流芳

維立兄以素綾小幀索畫。且戒之曰。爲我結想。世外勿作常景。余思世外之境。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驚嶺之類。不獨目所未經。亦意所不設也。其何能施筆墨。竊以爲景在人中。而人所不能有之者多矣。前人之所有。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夫人之所不得而有之。卽謂之世外之景。其可乎。俯仰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或目之所可經。而意之所可設。是可以畫畫。凡十幀。如淵明之柴桑。無功之東臯。六逸之竹溪。賀監之鑑湖。摩詰之輞川。次山之浯溪。樂天之廬山。子瞻之雪堂。君復之孤山。所謂今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如漁父之桃源。則所

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畫成偶有所觸。因各賦一詩。不咏其地。而咏其人。以爲地非人不能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非仙佛亦不能奇也。狀仙蹤佛跡不在世外。如桃源之類。往往有之。非其人自不遇耳。余所咏諸賢。亦其不能終保丘壑者。或老于丘壑。而文采風流。不足以傳。并山川之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如是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又將待其人。以有之。其人伊何。將求之世外乎。求之世間乎。請以此叩之。維立。

曇隱云。長蘅嘗言書畫本高人之事。非讀書萬卷。筆下無半點塵俗者。不能工。讀此跋。便可想見其風流高致。當在丹青碧落之間。

題畫

曾異撰

崇禎六年秋杪。病中過友人林參夫。因游印林寺。有客科頭瘖瘁。狀神氣殆。不猶人詢之。知爲陳君某。胸有丘壑。固可摸索而得也。某出行卷索題。走筆成此詩。予嘗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此千古畫家神手。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無不妙者。范曄多買胭脂濃描。靚抹此宮廟。畫人物手也。子書中惟韓非子神于畫鬼。

莊周如蒲永昇善畫水。兼能繪風。他如韓退之書。張中丞傳。柳子段大尉逸事。並英英寫生筆。子厚諸游記。絕妙山水。吾欲展而大之。陳壽三國志。歐陽公五代史。花卉翎毛。耳晉書。尙有一二筆。他史無足入譜者。因與某論圖附記于此。時同游者爲某某。皆文士而不能畫者也。

懶仙云。能畫不讀書。此工也。技也。知文與畫之一理。若胸無萬卷。未許輕落一筆。

書李山人畫冊

李陳玉

古今書法畫苑及文章家。三堂一門。同工異曲。大要筆墨之業。書先之。文章繼之。畫則最後。六書初。不過代結繩作註疏耳。一變而文章。則宛然有聲矣。再變而畫。則確然有色矣。畫者書法之終。文章之極也。亦猶絕律之有詩餘也。從來畫苑名家。半屬能文之士。何也。其人之精神。必有以取萬物之微。而後倒順橫斜。能轉折賦形。而出故書法。有正有勒。有側有臥。畫苑鵲啄魚遊。釘頭鼠尾。種種提放。卽其法也。文章家有神。有似。有斷。有續。有濃。有澹。有詳。有略。畫苑鬪牛。

踏驢加毛點睛。卽其致也。原其巧妙。同一關捩。是以東坡書法以塗竹。山谷竹法以作書。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精靈所映。千燈一輝。卽一類書也。魯么學之而爲真。道之學之而爲畫。楊惠學之而爲塑。真則猶草之類也。畫遠矣。至塑抑又遠矣。今有人謂塑法本之書法。不以爲迂乎。乃古之異人。往往以此尋梅而得杏。凝水以爲冰。豈非靈則妙。妙則傳。其原不可誣也。予不能畫。而稍知畫意。大略以莊周子長東坡太白少陵諸君子文章之妙。以當輞川龍眠雲林石田諸家之品評。許可卽不甚嚴。而大嚼快人。亦復絕少。此卷乃得之山人李墨匡氏。馳騁百科。模擬諸家。不僅肖其形似。且傳其神髓。摹輞川卽輞川。摹龍眠卽龍眠。摹雲林石田卽雲林石田。最可異者。唐六如畫苑之子瞻也。山人提筆落筆。無一不叔敖。此何異梁王苑中鄒陽。能以一人而兼諸人之賦乎。山人書不甚佳。文章不甚工。玄風道氣。確能領萬物之微。此亦雅士之風流也。持此轉工書法文章。又何異用棊爲齏。願人性安於所近耳。聲價藉甚。紈綺俗子持數十金不肯與一石。此卷解衣盤礴。閉門三月。予一貧士。不惜捐以與焉。則予平生好善之懷。惜美之私。有以大服其心。而破其所愛。因知夷門之椎。延陵之劍。

皆此一念感激。尙足以奪人生死之情。况區區哉。彼發塚據船。皆狡獪陋劣也。世間至寶。自足流傳。決非一人一姓所得。而私平泉刻石。貽譏達人。作蔡氏之秘抑。又愚矣。此卷予亦將公之。計非以贈平生一大知己。則卽予平生所服膺。爲當吾世不可少之人。凡以書畫文章。皆天下之公寶也。天下之公寶。應與天下公惜也。且因是而得以相天下之士也。

嶺仙云。羅浮二岳。以風雨爲合離。蓬萊三山。隨波濤而上下。精靈惚恍。莫可名狀。

跋益蘭卷

李流芳

己未春余北上。至濠梁病還。夜輒若不寐。獨處惘惘。非對友。生流連花酒。卽無以遣日。二月二日。與子薪爾。凝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值雨。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益蘭正開出。以共賞。子薪故有花癖。燒燭照之。嘖嘖不已。花雖數莖。然參差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黃或紫。或碧或素。其狀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或平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

如就。或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狂。或倚而如困。或羣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蓋子薪爲余言如此。非有詩腸畫筆者不能作此形容也。余旣以病不能作一詩記之。欲作數筆寫生而亦復不果。然是夜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落落一無所有。伏枕便酣睡。至曉從此病頓減。此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忘也。今日子薪邀過花癖齋。看鶯粟花。花旣爛熳。映帶新綠。時雨驟至。物色韶潤。小窗對飲。情境清適。迴思春夜賞花之樂。皆百年所未有。子薪出素卷相屬。因髣髴爲寫盆花并追紀其語于後。四月朔日也。

懶仙云。迴思追寫。境已往而情尙留。名花誇人。自應流連不能去。

書沈約傳後

李清

子嘗覽史傳。至弒主篡國事。輒勃然心忿。然必有一二宵小。爲之羽翼。其導前則如虎之隨俚。而簇後又如判之環鬼也。噫。若此輩者。安得震以沈約之一夢。斷以齊和帝之一劍哉。夫梁武之篡齊也。約實導篡。梁武之旣篡齊。又弒和帝。

也。約復導弑。毒哉。斯舌乎。彼和帝斷舌之劍。忽來夢中者。宋書所載。炳如也。予心快斯事。竊謂此一劍者。當與魏莊朝榮之刀。周武擊護之突。並懸陸間以落。奸首而寒賊膽。惜乎夢中物也。夢而痛覺而驚。視吾舌尚在否。其比王偉之噬侯景。弑簡文而卒。遭梁元釘舌戮者。則一以人刑。用一以鬼刑。用也。雖然。彼牽后之華歆。毆帝之崔季舒。其羽操而翼澄。皆約輩也。乃顏阮保首領以沒。而季舒之死。于昏虐猶冒忠諫名。若天道有知。恐二帝懸劍以待。當罪坐牽毆而斷手之刑。酷于斷舌矣。信斯言也。彼阮千里之無鬼論。安可復存。而顏之推之還冤記。安可不作。

嬾仙云。氣憤成雲。筆銳如鐵。借他酒杯。澆我塊壘。噫。安得齊和夢中劍。斬却萬世賊臣頭。庶掀髯一快乎。

讀高士傳書後

文德翼

觀逐貧送窮二作。未嘗不嘆其善戲謔。今而亦疑其尙不能忘情於茲也。一日計無復之。乃徐嘆曰。古之人何足疑哉。坐上尋皇甫謐高士傳讀之。相眎而笑。

莫逆於心。其吾師也哉。其吾師也哉。讀之而思。思之而疑。謚之傳也。其去取有不可曉者。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夷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腹。不備書於徐嚴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鵠鵠之舉。羨其仰青天。睹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嬾仙云。善讀書者。不求甚解。正得作者之意。

書韓信彭越英布傳後

姚宗昌

漢高帝十一年。上自將擊陳豨。呂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是年廢梁王彭越爲庶人。三月殺之。亦夷三族。十二年。帝擊破淮南王黥布于蘄西。長沙王臣誘而誅之。不二年間。而三將之頭懸于麾下。帝其少恩哉。自留侯之言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彭越與齊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關以東。

以與三人。楚可立破也。名爲薦。此三人。其尙得留漢室哉。破楚垓下。卽馳入信壁。奪其軍。良不以爲非也。僞遊雲夢。械信以歸。良不以爲諫也。舍人弟告。變。畢命鍾室。良不左右而曲全之也。信旣誅夷。而如越。如布。豈能逃死乎。布本黥徒。越亦羣盜。爲宗社計。剪夷而殄滅之。不爲無見。惟是帝以信而得天下。得之而疑信之。踵其後也。忘登壇之大略。懷失期之小怨。蓋自躡足數語之後。良已與帝定計。誅之。故信之危機。不發于縛載。後車之日。而發于從陳。傳海王。其故邑之日。惜乎信不之悟耳。帝誅信誠爲負義。故又假手呂后。以自謝于天下。運籌幃幄之中者。非子房而誰子房深人也。其跡遂始終不露。帝聞淮陰侯死。且喜且憐之。意可知矣。獨信越皆束手就誅。而布敢與上大戰。且兵甚精。置陣皆如項羽。法布亦盜之魁奇也哉。

彙隱云。高之破楚定天下。皆淮陰三人力也。留侯數語薦之。詎意胎三人後日之禍哉。帝自少恩負義。而以發縱歸之留侯。得無深文之筆。他日從赤松子遊。恐亦不無狐悲之慮也。

遜影後語

卓人月

吳余常有遊影之文。而卓子爲之說。客有難之者。曰。廉頗藺相如千載有生氣。曹蜎李志奄奄如九泉下。人人不可以無氣。可以無影乎。不知此英雄之語。而非至極之論也。客以氣喻影。余亦以氣喻影。芥茶佳者作蘭花氣。或作金石氣。最佳者無氣。此何以稱焉。按丙吉曰。真人無影。老人生子亦無影。崔少玄曰。光含影藏。形于自然。張處士曰。鬼怪無形。全乎陰也。神仙無影。全乎陽也。人知藏形見光之爲神。而不知銷聲滅影之爲至。鮮有不墮于鬼趣者。且夫無影者。固不獨壽麻玄俗已也。商王女昌容無影。周昭王舞女延娛無影。燕昭王美人旋娟提謨無影。梁武帝蕭衍無影。勃鞞國人衣羽毛能飛。壽千歲亦無影。頻斯國人多力。不食五穀。亦無影。昔寶曆中。王山人取人本命。曰。張燈相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使遇此輩。能無駭而反走乎。然則如介琰介象。受玄白之道。變化隱形。浮提國神通善書。佐老子撰經者。聞響出影。而形莫覩。其與武靈紅線之徒。皆非其至者也。張道陵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能分形散影。張微子師東華玉妃。受服霧之道。能散影入空。與雲氣合體。吾猶以爲妖。不免王方平。盱笑爲狡。儉耳。是故衛孔周之劍。其一曰宵練。晝見影而不見光。夜見光而

不見形。其一曰承影。昧爽昏旦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此有影無影之等差也。而道德之高下。亦若是則已矣。嗟乎。影亦多態矣。山有反影之山。縣有比影之縣。周有仄影之扇。秦有躡影之駕。漢有漏影之刀。昭華之瑄。吹之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花影之珠。一里內。花木皆現于中。穆王之馬。超光一形。十影。伊祁玄解所獻六合葵。一花千葉。一葉六影。瀛洲影。木日中視之一葉百影。純陽之鏡。美人照之。留影不散。咸陽宮方鏡。人影倒見。洞悉五臟。劉沔雙旌之上。有燭影。醴泉觀火珠之中。有真武影。此皆天下之大奇。而君子或存而不論者。爲其能以有爲奇。而不能以無爲奇。卽胡陽白壇寺。幡刺日中有影。月中無影。號爲怯夜幡。亦僅以有無不定爲奇。而終不能以無爲奇。無且不能。何況無。彼大智若愚。深藏若虛者。寧有是哉。且夫倒影之氣。去地四千里。氣之與影。原非二物。海市蜃樓。氣之爲也。而遂結而成影。然倏起倏滅。爲幻而已矣。李嶠夜臥。口鼻無息。息在耳中。相者以爲大壽。列子示其地文。而巫咸以爲見濕灰焉。則遯影之道。先須養氣。養氣而後。可以入於衡氣機。蓋修身立言者。皆不可不講也。不講于

養氣而第任其橫見側出之光影。以炫耀于人世。自謂吾能廢形而用神。上之不過爲玄宗之學隱。終露幙頭衣帶下之。則爲顧愷之之障葉。爲人所溺。而猶不勝其喜。且無論仙鬼之界甚懸。正恐求爲鬼而未可得耳。

仙人遙興輕舉。登遯倒影。注身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曰倒影。人身中九影神。一名右皇。二魍魎。三洩節樞。四赤鳧。五索關。六魄奴。七竈囚。八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鑄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

曇隱云。張安世憶亡書三篋。呂微之徵驢事數十。其博綜敏給。應不是過。